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司马迁

# 史记选译

[下]

译注 李国祥等  
审阅 安平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书 ★

Z121.7

16:9

77795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史记选译  
[三]

史名著选译丛书



★200322882★

责任编辑：梅锦辉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锦泽  
插 图：梅定开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史记选译(上、下)** 李国祥 李长弓 张三夕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06毫米1/32 印张19.25 字数30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元(50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 顾 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钢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

227/24 ■ □

## 廉颇蔺相如列传

本篇记述战国末赵国名将廉颇和良相蔺相如的事迹。

老将廉颇勇冠三军，屡立战功，名重当世；良相蔺相如为维护国家荣誉和利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迫使强秦完璧归赵，多次出色地完成使命，以智以勇同秦君臣较量。廉颇与蔺相如，一文一武，本是赵国的中坚，但因为廉颇气量较小，以致将相不和。作者司马迁突出了廉颇知过则改，负荆请罪和蔺相如豁达大度，不计前嫌的言行，阐发了两人精神与品质上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大敌当前，捐弃个人恩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这篇传文在描写人物和事态方面，做到了形象逼真，文字感人，并寓有深意，耐人回味。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sup>①</sup>，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sup>②</sup>，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sup>③</sup>，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sup>④</sup>。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sup>⑤</sup>。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sup>⑥</sup>，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三欲结于君。今君

---

①赵惠文王十六年：当公元前283年。赵惠文王，名何，赵武灵王的儿子。 ②阳晋：齐邑，地当今山东菏泽县西北。 ③蔺（lìn吝）。 ④宦者令：宫中宦官首领。舍人：战国至汉初，王公贵官的侍从宾客，左右亲近，通称舍人。 ⑤和氏璧：楚人卞和获得的一块宝玉。见《韩非子·和氏篇》。 ⑥遗（wèi畏）：给予。

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sup>①</sup>，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sup>②</sup>？”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sup>③</sup>，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sup>④</sup>，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sup>⑤</sup>，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

---

①肉袒（tǎn tǔ）伏斧质：解衣露出上身伏在刑具上。袒，露。斧质，刀斧和砧板，是杀头的刑具。 ②不：通“否”。 ③均之二策：权衡这两种做法。均，权衡。 ④奉：同“捧”。 ⑤章台：秦离宫，在今陕西长安县故城西南。

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

“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

“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sup>①</sup>，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sup>②</sup>。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sup>③</sup>，礼节甚倨<sup>④</sup>，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sup>⑤</sup>，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

---

①逆：拂逆，触犯。 ②庭：通“廷”，所政的朝廷或朝堂。 ③列观（guān 贯）：一般的台观，日常居住的宫观。 ④倨（jù 剧）：傲慢无礼。 ⑤睨（nì 逆），斜视。



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sup>①</sup>，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sup>②</sup>。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sup>③</sup>，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庭，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sup>④</sup>。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sup>⑤</sup>，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sup>⑥</sup>，惟大王与群臣计孰议之。”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

---

①设九宾于廷：朝廷上的一种隆重礼仪，由傧相九人依次传呼接引上殿。②舍：招待住宿。传（zhuan 撰）：传舍，客舍。③径道：便道，小路。④间：顷间。⑤一介之使：一个使臣。“介”通“个”。⑥汤镬（huò 获）：指烹刑。汤，热水，开水；镬，大锅。

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sup>①</sup>。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sup>②</sup>。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sup>③</sup>。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

---

①上大夫：大夫位列中的最高一级，仅次于卿。 ②石城：在今河南林县西南八十五里。 ③渑（mián）池：今河南渑池县西十三里。

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sup>①</sup>，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sup>②</sup>，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

---

①缶（fǒu 否）：一种瓦制的乐器。 ②不怿（yì 义）：不高兴。

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sup>①</sup>，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后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sup>②</sup>。七年<sup>③</sup>，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

①驽（nú奴）：本指劣马，走不快的马。这里指愚笨无能。②赵孝成王继位在公元前266年。③七年：当为六年之误。

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sup>①</sup>。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

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也，与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

---

<sup>①</sup>胶柱鼓瑟：柱是瑟上用来调弦的，若把它胶住，音阶无法调整，也就弹不成调了。这里比喻赵括只会纸上谈兵，死读父书，不知变通。

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佯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余，几不得脱。赖楚、魏诸侯来救，乃得解邯郸之围。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自邯郸围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谋，曰：“赵壮者尽于长平，其孤未壮”，举兵击赵。赵使廉颇将，击，大破燕军于鄡<sup>①</sup>，杀栗腹，遂围燕，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

---

①鄡(hào告)：县名，在今河北省高邑县。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①，拔之。

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拔武遂、方城②。

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③。”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①繁阳：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北。②武遂：在今河北省徐水县西遂城镇。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南。③三遗矢，拉屎三次。“矢”通“屎”。

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sup>①</sup>。……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sup>②</sup>，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廉颇是赵国的良将。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率赵国兵讨伐齐国，大败齐军，攻取了阳晋，被任为上卿，以勇气闻名于诸侯。藺相如是赵国人，是赵国宦官首领缪贤的门客。

赵惠文王时，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这事，派人送信给赵王，情愿把十五座城池给赵国，以换取这和氏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及各大臣商量：要是把璧给秦国，秦国的城市恐怕不可能得到，白白地被欺骗了；要是不给吧，又担心秦兵的到来。计策商定不下，征求能够出使去答复秦国的

---

①寿春：在今安徽省寿县。 ②信：通“伸”。



人，没有物色到。宦官首领缪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出使。”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呢？”缪贤答：“我曾犯罪，私下打算逃到燕国去。我的门客相如劝阻我，说：‘你凭什么知道燕王可以投奔呢？’我告诉他说：‘我曾随从大王与燕王在边境上会见，燕王私下握着我的手说：‘愿意交个朋友’。从此事知道可投奔燕国，所以想去燕国。’相如对我说：‘赵国强大而燕国弱小，而你得宠于赵王，所以燕王想和你结交。现在你是失宠于赵而逃奔燕国，燕国惧怕赵国，势必不敢留你，会把你拘捕起来送还赵国的。你不如解衣露膊，把头伏在铡刀上去请罪，这样就能侥幸得到赦免了。’我听从了他的话，大王也施恩赦免了我。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是勇士，有智谋，应该可以出使。”于是赵王召见，问蔺相如：“秦王以十五座城池请求交换我的和氏璧，可不可以给他？”相如说：“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不可不许。”赵王说：“如果拿了我的玉璧，不给我城池，怎么办？”相如说：“秦用城池请求换璧而赵不同意，理曲在赵国方面。赵给予玉璧而秦不给赵国城池，理曲在秦方面，权衡这两种做法，宁可答应秦的要求，使秦负理曲的责任。”赵王说：“谁可以出使呢？”相如说：“大王果真没合适的人，我愿捧璧出使秦

国，城归入赵国那么璧就留给秦，城若不归入赵国，我就把和氏璧仍旧完整无缺地归还赵国。”赵王于是就派遣相如捧璧向西出使秦国。

秦王在离宫章台接见相如，相如捧璧呈献秦王。秦王大喜，将璧依次传递给姬妾和左右近侍观赏，左右都高呼万岁。相如看秦王无意把城偿付给赵国，于是上前去说：“璧上有点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璧还给相如，相如手拿着璧，退了几步站定，把身子靠在庭柱上，怒发冲冠，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璧，使人送信给赵王，赵王把群臣都召集来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心，仗着强大而用空话来索取和氏璧，偿付城市恐怕不可能。’商议不打算给秦国玉璧。我认为平民交朋友尚且互不欺骗，何况大国呢？再说因一块玉璧的缘故，触犯强秦的欢心，不可取。于是赵王就斋戒五日，派我捧璧出使，呈递国书于朝堂。为什么呢，为的是尊重大国的威望，所以这样毕恭毕敬。现在到了秦国，大王在一般的台观之间接见我，礼节极为居傲，得到玉璧后传给姬妾观看而戏弄我。我看大王无意偿付赵国城邑，所以我又把璧要回来。大王一定要逼迫我，我的头今天就和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相如手持玉璧，眼斜看着柱子，就要往柱上撞去。秦王害怕他撞坏了玉璧，就连忙赔礼道

歉，再三恳求相如不要如此，召唤管理版图的官吏来查看地图，在图上指出从这儿到那儿的十五座城池划给赵国。相如估计秦王故意装作要把这几座城池偿付赵国，实际上赵国是得不到的，就对秦王说：

“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害怕，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现在大王也应斋戒五日，备大礼相迎，我才敢献上玉璧。”秦王考虑再三，认为终究不可强夺，于是同意斋戒五日，款留相如住在广成客馆中。相如考虑秦王虽然斋戒，必然背约不偿付城邑，就让自己的随从穿上粗布衣，把和氏璧藏在怀中，经由小路逃走，把玉璧带回了赵国。

秦王斋戒五日后，于是在朝廷上设九宾大礼，延请赵使者蔺相如。相如到了，对秦王说：“秦自缪公以来二十多位君主，不曾有过坚守信用恪守条约的人。我实在害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国，所以派人拿着璧回去，此刻已到了赵国了。况且秦强而赵弱，大王只须派一个使者到赵国，赵国立即就会捧璧来秦；现在以秦国的强大而先割十五座城给赵国，赵国岂敢留下玉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罪当诛杀，我愿接受烹刑，希望大王和群臣仔细商议吧！”秦王与群臣面面相觑，发出一片唏嘘之声。秦王左右的侍卫，有的要把相如拉下去。

秦王乘机说：“现在杀了相如，终究不能得到玉璧，而又断绝了秦、赵的交情，倒不如就这机会好好款待他，让他回赵国，赵王难道会因一块玉璧的缘故欺骗秦国吗！”终于在朝廷上接见相如，完成大礼，然后让相如回赵国。

相如已回到赵国，赵王认为是贤能大夫出使外国，不被诸侯所侮辱，就任命相如为上大夫。秦国也不把城邑给赵国，赵国也终于不给秦国玉璧。

后来秦国侵伐赵国，攻取了石城。第二年，又攻赵，杀两万人。

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想与赵王在西河外渑池进行友好会见。赵王害怕秦国，想不去。廉颇、蔺相如商议说：“大王不去，就显得赵国软弱而且胆怯。”赵王于是就出发，相如随从。廉颇送到边境，与赵王诀别说：“从王出发日起，计算道路里程和会见的礼仪结束，再回来，不过三十天。三十天若还不回来，就请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要挟的想法。”赵王同意了，于是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畅饮到高潮的时候，说：“我听说赵王喜欢音乐，请弹奏瑟吧。”赵王弹奏了瑟。秦国御史走向前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一起饮酒，令赵王奏瑟。”蔺相如走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奏乐，愿呈献盆缶给秦王，请你击缶互相娱

乐。”秦王发怒，不答应。于是蔺相如向前进献缶，便跪下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击缶。相如说：

“五步之内，我可以把颈血溅洒在你大王身上了。”秦王左右侍卫想要刺杀相如，相如瞪大眼睛大声呵叱他们。左右侍卫都吓倒了。于是秦王很不高兴地击了一下缶。相如回头召赵国御史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国的群臣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送给秦王作为献礼。”蔺相如也说：“请把秦国的咸阳城送给赵王作为献礼。”秦王直到酒宴结束，终究不能压倒赵国。赵国也严整兵卫，防备秦国，秦国不敢行动。

渑池之会结束，赵王一行归国。因为相如功大，授官为上卿，位居廉颇之上。廉颇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仅能依靠口舌为功，却位居我的上面，况且相如素来是低贱的人，我感到羞耻，不甘心位居他之下。”扬言说：

“我见到相如一定污辱他。”相如听说，不肯与廉颇见面。相如每当上朝时，常称说有病，不想同廉颇争位次先后。后来相如外出，望见廉颇，相如掉转车子回避躲开。于是相如的门客都劝谏说：“我们所以离开亲属投奔来事奉你，只是因为仰慕你的崇高义气。现在你和廉颇官位相同，廉颇恶言中伤而你却害怕躲藏，恐惧得太厉害了，平庸的人尚且

以为羞耻，何况身为将相的人呢！我们都是无能的人，请求告辞而去！”蔺相如再三挽留他们，说：

“诸位认为廉将军与秦王谁强？”门客说：“廉将军不如秦王。”相如说：“以秦王的威严，而相如敢在秦廷上叱骂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虽然愚劣，难道就怕廉将军么！但我考虑到，强秦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只是由于有我们两个人在。现在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先考虑国家的危难而后再顾及个人的私怨。”廉颇听说这些，解衣露膊，背着荆杖，由宾客送到相如门上去请罪，说：“我是鄙贱的人，不知将军宽大到如此地步！”终于和相如交欢，结为生死之交。

.....

四年后，赵惠文王去世，儿子赵孝成王继位。赵孝成王七年，秦军与赵军在长平对峙。当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重。赵让廉颇率军攻秦，秦几次击败赵军，赵军坚壁不战。秦多次挑战，廉颇不肯接战。赵王听信了秦国的离间。秦国离间的话说：

“秦国所担心畏忌的，仅仅是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做统帅而已。”赵王于是就任命赵括为统帅，代替廉颇。蔺相如说：“大王根据赵括的虚名来任用他，就象胶住弦柱鼓瑟一样，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留传下来的兵书，却不知应变。”赵王不听，终究

以赵括为将。

赵括从少年时学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人没有能抵得过他的。曾与其父赵奢谈军事，赵奢驳不倒他，但也不称好。赵括的母亲问赵奢其中的缘故，赵奢说：“用兵打仗，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赵括却说得很轻巧。假若赵国不以他为将也就罢了，若一定以他为将，使赵军失败的人必定就是他。”等到赵括将要出发的时候，他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可为将。”赵王说：“凭什么？”回答说：“当初我事奉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时常为将，他亲自捧着饮食进献的人数以十计，当朋友看待的数以百计，大王及宗室所赏赐的东西全部送给军吏大夫。一旦接到命令，就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刚做了大将，面向东坐而接见部下，部下没有敢抬头看他的，大王所赏赐的金钱布帛，他都带回来收在家中，而天天注意哪里有合适的田地房屋，可以买下来。大王以为他哪一点象他父亲？父子心思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遣他！”赵王说：“你不要多说了，我已经决定下来了。”赵括的母亲便说：“大王一定要派他去，倘若有不称职的地方，我能不受他株连坐罪吗？”赵王答应了。

赵括代替廉颇后，把原来的章程尽都改了，撤换了许多军吏。秦将白起听到这些情况，派出一支

奇兵，假装败走，断绝了赵军的粮道，把赵军分割为两部分，赵军军心涣散。四十多天，赵军饥饿难当，赵括便亲率精锐部队与秦军搏斗，秦军射杀赵括。赵括军队大败，数十万大军于是投降秦军，秦军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赵国前后所损失的兵员共四十五万。第二年，秦军包围了邯郸，达一年多，赵国几乎无法解脱。幸亏靠楚、魏诸侯来救援，才得以解除邯郸之围。赵王也因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终于没诛杀她。

邯郸解围五年后，燕国听从栗腹的计谋，说：“赵国的丁壮都死在长平了，他们遗留的孤儿还未长大成人。”便发兵击赵。赵使廉颇率兵还击，大破燕军于鄡地，杀栗腹，于是包围了燕国。燕国割让五座城邑请和。赵国于是同意了。赵国把尉文地方封给廉颇为信平君，担任名誉相国。

当年廉颇被免职从长平归来，失势之时，原来的门客全部离去了。等到再被任命为将，门客又都回来了。廉颇说：“你们都走吧！”门客说：“哎呀！你的见识怎么这样陈旧呀？天下朋友相交就象市场交易，你有势，我就跟从你；你无势，我就离开你。这本是通常的道理，又有什么怨恨呢？”过了六年，赵国让廉颇攻打魏国的繁阳，攻取了它。

赵孝成王死，儿子悼襄王继位。派乐乘代替廉



颇，廉颇发怒，攻打乐乘，乐乘逃走。廉颇于是投奔到魏国首都大梁。第二年，赵国就用李牧为将攻打燕国。攻取了武遂、方城。

廉颇居住大梁时间久了，魏国不能信用他。赵国因多次被秦兵困扰，赵王想再次起用廉颇。廉颇也想再为赵国效力。赵王派使者探视廉颇是不是还可以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用很多钱财贿赂出使的人，叫他诽谤廉颇。赵使者见了廉颇后，廉颇为了表示自己健壮，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披甲上马，显示自己还可任用。赵使者回来报告赵王说“廉将军虽然老了，饭量还好，但和我交谈，一会儿的功夫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老了，终于没有招回廉颇。

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悄悄地派人迎接他。廉颇竟当了楚将，但没有什么功劳，说：“我想指挥赵国士兵。”廉颇最后死在寿春。……

太史公说：知道将要死去，必定会更加英勇，去死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对待死。当蔺相如手持玉璧，眼瞟着柱子，以及呵叱秦王左右的时候，充其量不过是被处死而已，但一般人有的因胆怯而不敢这样做。相如竟能奋其勇气，威慑敌国，退让廉颇，名重泰山，他对于智和勇，可以说是兼而得之了。



## 田单列传

在中国军事史上，有过许多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本篇所记述的田单智用“火牛阵”的事迹，就是其中的一次。当齐国面临城破国亡的危难时刻，田单为了扭转十分被动的战局，深思熟虑，挫伤燕军斗志、松懈燕军警惕，同时激励守城军民的士气；在决战条件成熟后，田单巧用“火牛阵”实行奇袭，一举大破燕军，取得了全部收复齐国失地的辉煌胜利。这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重要作用。

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①。湣王时，单为临菑市掾②，不见知。及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③。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④，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途，以辘折车败⑤，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⑥。燕即尽降齐城，唯独莒、即墨不下。燕军闻齐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齿既杀湣王于莒⑦，因坚守，距燕军，数年不下。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与战⑧，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习兵。”立以为将军，以即墨距燕。

---

①诸田疏属：齐王宗室中的远房子弟。因为当时齐国田姓的贵族很多，所以称诸田。 ②掾(yuàn院)：古代官署属员的通称。 ③莒(jǔ矩)城：在今山东省莒县。

④安平：旧城在今山东省临淄县东十九里。 ⑤辘(wèi谓)：车轴的两头。 ⑥即墨：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 ⑦淖(nào闹)齿：楚国将领，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楚国派淖齿率军队救齐，并且辅助齐湣王，淖齿于是杀掉湣王与燕国共同瓜分了侵占的土地和东西。 ⑧即墨大夫：即墨邑的行政长官。

顷之，燕昭王卒<sup>①</sup>，惠王立<sup>②</sup>，与乐毅有隙<sup>③</sup>。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

“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sup>④</sup>。

乐毅因归赵，燕人士卒忿。而田单人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向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诚无能也。”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剿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

---

①燕昭王：名平，在位三十三年（公元前311——前279年），是战国时期燕国最有作为的国君。②惠王：昭王之子，在位七年（公元前278——前272年）。③乐毅，赵国人，燕昭王时为燕国的上将军。④骑劫：燕国将领。

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sup>①</sup>，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sup>②</sup>，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sup>③</sup>，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

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sup>④</sup>，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餼士<sup>⑤</sup>。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sup>⑥</sup>。”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sup>⑦</sup>，画以五彩龙纹，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

---

①劓(yì易)：古代割掉鼻子的一种刑罚。②僇(lù路)先人：凌辱先人(指祖先的尸骸)。③垄墓：即坟墓。④版插：建筑用具。筑墙时，用版夹土，用杵捣紧。插，同“锸”，用以挖土。⑤餼(xiǎng响)士：用酒饷赏士卒。⑥安堵：平安稳固没象墙一样。堵：墙。⑦绛缯(jiàngzēng降曾)衣：深红色丝绸衣物。绛：深红色；缯：丝织品的总称。

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纹，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sup>①</sup>，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sup>②</sup>。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卒至河上，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乃迎襄王于莒<sup>③</sup>，入临淄而听政。

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sup>④</sup>，后如脱兔，适不及距<sup>⑤</sup>。其田单之谓邪！

初淖齿之杀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嬖之家<sup>⑥</sup>，为人灌园。嬖女怜而

---

①衔枚：古代行军袭击敌人时，让士兵口衔短筷，系在耳朵上，以禁止喧哗，叫做衔枚。 ②夷杀：如说“斩杀”，夷和杀同义。 ③襄王：名法章，湣王子，在位十九年（公元前283——前265年。） ④适：通“敌”。 ⑤距：通“拒”。 ⑥太史嬖（jiāo 交）：姓太史，名嬖。

善遇之。后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sup>①</sup>，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sup>②</sup>，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sup>③</sup>。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sup>④</sup>，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sup>⑤</sup>，立为襄王。

---

①画邑：齐邑名，在今山东省临淄西北。王蠋（Zhú 逐）：生平不详。 ②高：推重。 ③自奋绝脰（dòu 豆）：奋，跳动；绝脰，弄断脖子，脰，颈，脖子。 ④北面：指臣服于人。古代帝王皆面向南坐，群臣向北而拜，故称臣服为“北面”。 ⑤求诸子：此文句不通，据崔适说，“诸子”应作“其子”。

田单是齐国宗室中的远房子弟。齐湣王时，田单做了都城临菑城的官署属吏，没有人知道他的才能。等到燕王派乐毅攻破齐国，齐湣王仓惶出逃，随后退守莒城。燕国的军队长驱直入，平定齐国，田单逃到安平，教他的族人都把车轴两端突出的部分砍掉，用铁箍包好车轴。接着燕军攻打安平，城墙毁坏，齐国人争先恐后地夺路而逃，结果因车轴折断，车子损坏，被燕国的军队俘虏了，只有田单的族人，因为事先用铁皮包好了车轴，全部逃了出来，往东退守即墨城。燕军几乎全部降服了齐国城池，只有莒、即墨没有攻下。燕军听说齐湣王在莒地，合力攻打莒。淖齿在莒城杀死了齐湣王，便固守莒城，抗击燕军，好几年未被攻克。燕军又东进围困即墨，即墨大夫出兵抗战，兵败被杀。城里的人都推举田单，说：“安平战斗中，田单的宗族因事先用铁皮包好了车轴，所以全部脱逃，他一定熟悉兵法。”推举他做了将军，凭借即墨抵抗燕国的军队。

不久，燕昭王去世，他的儿子惠王继位，和乐毅有矛盾。田单听说了这件事，便派人到燕国去行反间计，扬言说：“齐王已经死了，城邑却还有两座没有攻下来。乐毅害怕得罪被杀，不敢回国，以讨伐齐国为名，实际上是想在南面联合军队，称王



于齐。齐国人没有归附，所以他暂缓进攻即墨以等待时机。齐国人所害怕的，只是别的将领来取代乐毅，即墨就会破灭了。”燕惠王信以为真，用骑劫代替了乐毅。

乐毅因而投奔赵国，燕国士兵为乐毅忿忿不平。田单于是命令城中的居民吃饭时一定要在庭院中祭祀祖先，飞鸟都在城的上空盘旋飞翔，下来啄食。燕国人对此感到很奇怪。田单因而扬言，“有天神下来指教我。”于是命令城中的人说：“一定有神人作我的老师。”有一个士兵说：“我可以做老师吗？”说罢回头就跑。田单站起来，把这个士兵拉回来，让他坐在朝东的尊位上，以师礼来事奉那个士兵。那个士兵却说：“我是欺骗你的，实际我没有什么本事。”田单说：“你别说出去了！”于是以他作为老师。每当发号施令，必定说是神师的指示。同时又扬言：“我们只是担心燕军割掉所俘虏的齐国士兵的鼻子，并把他们安置在队伍的前列和我们打仗，那样即墨就要灭亡了。”燕军听到这些话，就照着做了。城中的人看到齐国那些投降的人都被割了鼻子，都很愤怒，坚守城池，唯恐被俘。田单又行反间计说：“我们害怕燕国人挖我们城外的坟墓，凌辱我们的先人，那真叫人心寒。”燕军把齐人在城外的坟墓都挖了，并且焚烧尸骨。

即墨的居民在城上望见了这种场面，痛哭流涕，都要求出战，倍加忿怒。

田单知道这时士卒可用，于是亲自拿起筑城的工具，和士卒分担劳苦，妻妾也编入了军队之中，散发许多饮食犒赏士卒。命令披甲的战士都埋伏起来，让老弱妇儿登城守望，派人约定向燕军投降，燕军都高呼万岁。田单又收集民间黄金，得到千镒，命令即墨城内的富豪送给燕军将领，说：“即墨投降，希望不要掠夺我们的家族妻妾，让我们平安无事。”燕将非常欢喜，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燕国的军队从此更加松懈。

田单征集城中的牛，共得一千多头，给牛裹上深红色的绸衣，画上五彩龙纹，牛角上绑着尖刀，牛尾上捆扎好浸透油脂的茅草，点燃茅草的末端。在城墙的脚下挖掘了几十个大洞，晚上放出这些牛，五千名精壮的士兵跟在牛群的后面。牛的尾巴灼热，狂怒地奔向燕军，燕军在黑夜中惊恐万分。牛尾巴的火把光亮耀眼，燕军看到的都是龙纹怪物，凡被碰上的都死的死，伤的伤。五千壮士随后突袭冲杀，同时城中的士兵也喊杀声震天，跟着冲杀出来，老弱百姓也都敲响铜器，声音惊天动地，燕军惊恐万状，大败而逃。齐兵于是斩杀了燕将骑劫。燕军自相践踏，扰乱奔逃，齐国人紧追不舍，

所经过的城邑都背叛燕国而归附田单，军队一天天增加，乘胜前进，燕军一天天地败退逃散，最后抵达河上，齐国被占领的七十多座城池都收复了。于是从莒城迎接襄王，进入临淄治理政事。

齐襄王册封田单，名号叫安平君。

太史公说：以正兵和敌人交战，以奇兵战胜敌人。善于用兵的能设想出无穷的奇谋。由奇而得正，因正而得奇，相互递生，好比玉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用兵的开始可装作象处女那样的安静怯懦，麻痹敌人，敞开营门，其后出兵就象脱逃的兔子那样迅速敏捷，使敌人来不及抵抗，田单正是这样的啊！

当初淖齿杀了齐湣王，莒人寻找湣王的儿子法章，在太史嬖家找到了他，当时他替人家种菜园，太史嬖的女儿同情而厚待他。后来法章偷偷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她，于是太史嬖的女儿便和法章私通。等到莒人共同拥立法章做齐王，凭借莒城抗拒燕军，太史嬖的女儿于是做了王后，就是所谓“君王后。”

燕军当初侵入齐国，听说画邑人王蠋贤能，便命令军队说：“画邑周围三十里不准进入”，这是因为王蠋的缘故。后来派人对王蠋说：“齐国人都推崇你的节义，我们任命你为将领，封给你万户采

邑。”王蠋再三谢绝。燕人说：“你如果不服从，我们就降三军屠杀画邑。”王蠋说：“忠臣不事奉二君，贞女不改嫁二夫，齐王不听我的劝谏，所以我隐退而耕作于田野。国家已经灭亡，我不能挽救它；现在你们又用武力胁迫我做你们的将领，这是助桀为虐啊！与其偷生而无义，还不如被烹杀。”于是将颈项缠吊于树枝上，自己用力挣扎，把脖子折断而死。齐国逃亡在外的士大夫听说了这事，都说：“王蠋是平民百姓，尚且守节义，不臣服燕国，何况我们这些身居官位享受国家俸禄的人呢！”于是相约来到莒地，寻找湣王的儿子，推立他做了襄王。

## 刺客列传

本篇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著名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的侠义事迹。曹沫是鲁国将领，在齐鲁订盟约时劫持齐桓公，迫使他退还他所侵占的鲁国领土。专诸由伍子胥引荐给吴国公子光，协助公子光杀死吴王僚夺取王位。豫让感戴智伯的知遇之恩，不惜残身破相为智伯报仇。聂政忠信骁勇，单枪匹马刺杀韩相，为严仲子雪恨。聂政的姐姐聂荣，是一个平凡妇女，却刚强不惧，视死如归。

司马迁着重描写的是荆轲：荆轲与鲁勾践赌博发生争执离去，与盖聂论剑，因意见不合遭呵斥，又默默而退，表现了他的忍让；结交高渐离，饮酒而歌于市中，表现了他怀才不遇，抑郁愤恨的心

情；受命行刺秦王，悲歌易水之上，表现了他一无反顾的壮士气概。这些描写，已是淋漓尽致，十分动人。最后对荆轲刺秦王的具体场面的细致描绘，不仅活现出不可一世的秦王的虚弱、狼狈，而且突出地渲染了荆轲的镇定自若、机智勇敢及视死如归。读了之后，使人对这脍炙人口的故事，不能忘怀。

《刺客列传》写的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人物，他们的事迹，他们那种守志不屈的精神，印记着当时的道德观念，我们今天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sup>①</sup>。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sup>②</sup>，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sup>③</sup>。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

---

①鲁庄公：名同，春秋时鲁国国君，公元前693—前662年在位。 ②遂邑：地名，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 ③柯：齐邑，即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五十里的阿城镇。柯之会在鲁庄公十三年，即公元前680年。

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①。管仲曰②：“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③。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④，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⑤，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⑥：“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以为报私仇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

①倍：通“背”。 ②管仲：春秋时齐国人，名夷吾，字仲，齐桓公时任相职。 ③堂邑：本是楚国的棠邑，后属吴，故城在今江苏省六合县北。 ④伍子胥：名员，楚人，为避父兄之祸，逃到吴国，任吴相，率兵破楚，后遭谗自杀。 ⑤吴王僚：号州于，公元前526——前515在位。 ⑥公子光：吴王诸樊之子，即吴王阖闾，公元前514——前496在位。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诸樊既死，传余祭。余祭死，传夷昧。夷昧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昧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适嗣<sup>①</sup>，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sup>②</sup>。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余、属庸将兵围楚之濠<sup>③</sup>；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余、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

“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

---

①适嗣（sì四）：嫡传的后代。适，同嫡。嗣，子孙。

②楚平王：名弃疾，后改名居，公元前528——前516年在位。③濠（qián前）：楚邑，故城在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三十里。



臣①，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②。酒既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③，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④，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⑤，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⑥，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⑦，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

---

①骨鲠之臣：见前《陈丞相世家》注。 ②长铍（pī 披），长柄两刃刀。 ③擘（pī 辟），拆开。 ④范氏、中行氏：都是晋国大夫。 ⑤智伯：名瑤，也称智襄子，晋国大夫。 ⑥赵襄子：名毋卹，晋大夫赵衰之后。 ⑦韩、魏，即韩氏、魏氏，与范、中行、智、赵共同执掌晋政，叫六卿。

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sup>①</sup>，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sup>②</sup>，襄子必近幸子<sup>③</sup>。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sup>④</sup>？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

---

①厉（lài赖）：癞。 ②委：托付。质：形质，即身体。 ③近幸：得宠而亲近。 ④顾：反邪，通“耶”。

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①：“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

①数：斥责。

于是襄子大义之<sup>①</sup>，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其后四十余年而辄有聂政之事。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sup>②</sup>。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

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sup>③</sup>，与韩相侠累有郤<sup>④</sup>。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sup>⑤</sup>，然后具酒自畅聂政母前<sup>⑥</sup>。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因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

---

①义：同情。感动。 ②轵（zhǐ 止）：魏邑，故城在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十三里的轵城镇。深井里：轵邑里名。③韩哀侯：韩国第四君，在位六年（公元前376——前371年）。濮阳：卫地，在今山东鄄城县。严仲子：名遂。

④郤：同隙，矛盾。 ⑤反：通“返”。 ⑥自畅聂政母前：亲自捧酒进奉聂政的母亲。畅，当为“觴”，

得甘毳以养亲<sup>①</sup>；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sup>②</sup>，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驩，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sup>③</sup>。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sup>④</sup>，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sup>⑤</sup>！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

---

①甘毳：甘，甜；毳(cuī翠)：通“脆”，较硬易碎的食物。②辟：通“避”。③除服：三年服丧期满，换去丧服。④睚眦(yázi牙字)：发怒时瞪眼。⑤嘿：同默。

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

“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悬购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悬之千金，乃于邑曰①：

“其是吾弟与②？嗟呼！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轶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悬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因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殒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

---

①于邑：同呜咽，悲哽。 ②与：通“欤”。

名，姊弟俱僂于韩市者①，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其后二百二十余年②，秦有荆轲之事。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③。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④，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⑤。

荆轲尝游过榆次⑥，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

“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⑦，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

---

①僂：通“戮”。 ②二百二十余年：实为一百七十一年。 ③庆卿 齐：国有庆氏，荆轲的先世是齐人，可能原姓庆。④卫元君：卫国第四十一位君主，公元前251——前230年在位。 ⑤野王：在今河南沁阳县。 ⑥榆次：即今山东省榆次县。 ⑦曩（nāng 囊第三声）：以往，从前。



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sup>①</sup>。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sup>②</sup>，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sup>③</sup>。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驩。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

---

①筑：一种打击乐器，形象琴，有弦。 ②沈：同沉。 ③燕太子丹：燕王喜之子。秦王政即位，丹到秦国为人质，王喜二十三年（公元前232年），燕丹从秦国逃回燕国。

丹患之，问其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①，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②，欲批其逆鳞哉③！”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

居有间，秦将樊于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④，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

---

①甘泉，山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谷口，即寒门，在今陕西省醴泉县东北。②陵：“通凌”，欺侮。③批：触动。逆鳞，相传龙的喉下有逆鳞，触到它，就要杀人，这里比喻秦王的凶残。④惛然：烦乱。惛通“昏”。

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

“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雕鸇之秦<sup>①</sup>，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sup>②</sup>。

太子逢迎，卻行为导<sup>③</sup>，跪而蔽席<sup>④</sup>。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弩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

---

①雕鸇（zhī 智）：雕与鸇都是猛兽，这里用来比喻秦朝的凶狠残暴。 ②造：去，前往。 ③卻：即却。

④蔽：拂拭。

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

“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sup>①</sup>，曰：“诺。”俚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

“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

“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

---

<sup>①</sup>俛：同俯。

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sup>①</sup>。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sup>②</sup>，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阙以重利<sup>③</sup>；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弩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

---

①厌：通“餍”，满足。 ②漳、邺：漳水、邺邑，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和河南省安阳县之间一带地区。 ③阙：窥的异体字。

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sup>①</sup>，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sup>②</sup>，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于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于期仰天太息流涕曰：“于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

---

①太牢具：见前《陈丞相世家》注。 ②督亢：燕国南界的肥沃之地，在今河北省易县东南。

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于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匈<sup>①</sup>，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于期偏袒搯腕而进曰<sup>②</sup>：“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于期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sup>③</sup>，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sup>④</sup>。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

---

①搯（zhèn振），用刀剑刺。匈：即胸。②搯：同扼。③徐夫人：男子，姓徐，名夫人。④忤（wǔ午）视：反目而视。

遣，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sup>①</sup>，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sup>②</sup>，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职贡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于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于期头函，而秦舞

---

<sup>①</sup>变徵（zhǐ 止）古代基本音律分宫、商、角、徵、羽五音，变徵相当于简谱“4”，这里指音调，相当于“E”，下文的羽声也指音调。 <sup>②</sup>振怖：震动，恐怖。振，同震。



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

“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sup>①</sup>。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sup>②</sup>，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sup>③</sup>。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sup>④</sup>，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

---

①见：即现。 ②卒：通“猝”，突然。 ③提：投击。 ④擗：同掷。

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sup>①</sup>，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sup>②</sup>。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sup>③</sup>。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sup>④</sup>。”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上，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sup>⑤</sup>，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

---

①夏无且(jū居)：秦始皇的侍医。 ②蓟城：燕都城，在今北京市德胜门外土城关。 ③辽东：辽河以东，即今辽宁省辽阳县一带。 ④血食：享受肉食。这里指祭祀。 ⑤后五年：即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

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sup>①</sup>。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

“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

“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sup>②</sup>，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sup>③</sup>，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

---

①宋子，地名，故址在今河北省赵县北二十五里。

②矐（huò霍）：使人失明。 ③朴：通“扑”，撞击。

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曹沫，是鲁国人，凭勇敢力大事奉鲁庄公。庄公喜欢力大勇猛之士。曹沫为鲁国将领，与齐国作战，三次被打败逃走。鲁庄公很惧怕，便献上遂邑这块地方以求和，仍又任他为将领。

齐桓公答应和鲁国在柯地盟会订立和约。桓公和庄公在坛上订立了盟约后，曹沫手执匕首劫持齐桓公，桓公左右的人没有敢动的，问道：“你想干什么？”曹沫说：“齐国强大鲁国弱小，大国侵犯鲁国也太过分了。现在鲁国的城墙倒塌就要压在齐国境上，希望大王想想！”桓公于是答应全部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桓公说完，曹沫扔掉匕首，走下坛台，朝北回到群臣的位置上，脸色不变，言辞和先前一样从容。桓公愤怒，想背弃自己的诺言。管仲说：“不可以。贪图小便宜来满足自己的快意，在诸侯面前失去信义，失去诸侯各国的帮助，不如给

它。”这样桓公就归还了所侵占的鲁国领土，曹沫在三次战役中所失去的土地，都全部还给了鲁国。

曹沫之后一百六十七年，吴国有关于专诸的事迹。

专诸，是吴国堂邑人。伍子胥逃离楚国，来到吴国，了解到了专诸的才能。伍子胥谒见吴王僚以后，向他游说攻打楚国的好处，公子吴光说：“那伍员的父亲、哥哥都死在楚国，而伍员献计攻打楚国，是想为自己报私仇，不是替吴国打算。”吴王于是作罢。伍子胥了解到公子光想杀吴王僚，就说：“那公子光有夺位的念头，不能以伐楚等其他事情游说他。”于是向公子光引荐了专诸。

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大弟叫余祭，二弟叫夷昧，三弟叫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贤明便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把王位依次传给三个弟弟，想最后把国家交给季子札。诸樊死后，王位传给余祭。余祭死后，传给夷昧。夷昧死后，应当传给季子札，季子札逃走不肯继位，吴国人就立了夷昧的儿子僚为吴王。公子光说：“假使依照兄弟相传的次序，那么季子札应该立为王，如果一定要立儿子的话，那么我公子光是真正的嫡传后代，应当继承王位。”因此经常私养谋士以图将来谋取王位。

公子光得到专诸之后，当作上客来款待他。九年后楚平王死。这年春天，吴王僚想趁楚国大丧，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余、属庸率兵包围了楚国的濠地，派延陵季子到晋国，观察其他诸侯国的反应。楚国出兵切断了吴将盖余、属庸的后路，吴兵不能回国。这时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机会不可失去，不争取会获得什么呢！而且我公子光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应当立为王，季子虽然回来了，也不会废掉我。”专诸说：“吴王僚可以杀掉。母亲年迈，孩子弱小，而两个弟弟率兵伐楚，楚国断绝了他们的退路。眼下吴国在外面受楚国的困扰，而国君左右空虚，没有一个正直的大臣。这样就不能奈何我们了。”公子光叩头说：“我公子光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

四月丙子这天，公子光把全副武装的兵士埋伏在地下室里，准备了酒饭宴请吴王。吴王僚派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到公子光的家中，门户台阶的两旁，都是吴王僚的亲属。卫队夹道站立侍候，个个手执长铍。酒喝到了酣畅时，公子光假装脚有病，离席而进入地下室中，让专诸把匕首放在熟鱼的腹中端上去。当走到吴王僚面前时，专诸剖开鱼，趁机用匕首刺杀吴王僚，吴王僚当即死去。左右侍卫也杀死了专诸。吴王僚的卫士骚乱。公子光派出埋伏的

士兵攻击吴王僚的随从，将他们全部杀死，随后便自立为吴王，这就是阖闾。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此后七十多年晋国有关于豫让的事迹。

豫让是晋国人，原曾事奉范氏和中行氏，但不为世人所知。后离去而事奉智伯，智伯非常敬重宠爱他。等到智伯讨伐赵襄子，赵襄子和韩氏、魏氏合谋攻灭了智伯，灭了智伯后三家瓜分了智伯的领地。赵襄子极其怨恨智伯，把智伯的头骨漆做饮酒的器具。豫让逃进山里，悲叹道：“唉呀！士人为理解自己的人而死，女人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打扮。现在智伯理解我，我定要为他报仇而死，以报答智伯，那样我死而无憾了！”于是改名换姓装扮为刑徒，混入赵襄子的宫里修理厕所，衣内暗藏着匕首，想刺杀襄子。襄子上厕所，心里有一种预感，抓来修理厕所的刑徒审问，就是豫让，他衣服里藏着匕首，说：“要为智伯报仇！”襄王的侍从要杀了他。襄子说：“他是重义气的人，我小心防备就是了。况且智伯死了没有后代，而他的臣僚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明之士。”最终放他走了。

过了不久，豫让又用漆涂身，让全身长疮，吞炭毁嗓，把声音变哑，使自己的形貌叫人认不出，在街市上行乞，他的妻子也认不出来了。在路上遇

到了他的朋友，朋友认出了他，说：“你不是豫让吗？”豫让说：“我是。”朋友对他哭着说：“凭你的才能，以臣子的身分委身事奉襄子，襄子一定会亲近宠信你。亲近宠信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反过来不是更容易报仇吗？何必摧残身体糟蹋形貌，想以此谋求向襄子报仇，不也是很困难的吗！”豫让说：“既然已经委身以臣子的身分事奉他人，却谋求杀害他，这是心怀二心事奉其主。况且我所做的事极其艰难啊！然而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要以我的行为使天下后世做人臣而心怀二心以事奉其主的人感到惭愧。”

豫让走了后，不久，襄子要外出，豫让埋伏在赵襄子要经过的桥下。赵襄子走到桥上，马受惊，赵襄子说：“这肯定又是豫让。”派人问他，果然是豫让，于是襄子斥责豫让说：“你不是曾经事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灭了，而你不替他们报仇，却反而委身臣事智伯；智伯也已经死了，可你为什么单单为智伯报仇这样深切呢？”豫让说：“我事奉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都以对待普通人的礼节来待我，我因此也以普通人的礼节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以对待国士的礼节对待我，我因此以国士的礼节报答他。”赵襄子喟然叹息而哭泣道：“唉呀！豫子，你为智伯报仇，已经



成名了，而我饶恕你也已经够了！你自己想办法，我不再放你了！”命令卫兵包围他。豫让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埋没别人的美德，而忠诚的臣子有为名而死的道义。前一次你已经宽恕我了，天下没有人不称道你的贤明。今天的事情，我本应就死，但我希望讨得你的衣而刺击它，以表达我报仇的心愿，那么我就是死了也不遗憾，不敢奢望你一定答应，但我冒昧地表露我的衷心！”于是赵襄子为他的这番话大受感动，就派人把衣服拿给豫让，豫让拔剑三次跳起来击斩衣服，说道：“我可以到九泉之下报答智伯了。”随即引剑自杀。豫让自杀的那天，赵国的仁人志士听说这件事后，都为他哭泣。

豫让之后四十多年，軹地有关于聂政的事迹。

聂政，是軹地深井里人。因杀了人躲避仇人，和母亲、姐姐到了齐国，以屠宰业为生。

过了许久，濮阳人严仲子事奉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矛盾。严仲子害怕被杀，就逃走了，四处访求可以替他向侠累报仇的人。到了齐国，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一位英勇敢为的人，躲避仇人隐藏在屠夫中间。严仲子便登门拜访，多次往返，然后准备了酒食，亲自捧酒敬奉聂政的母亲。酒喝到酣畅时，严仲子奉上黄金百镒，上前为聂政的母亲祝

寿。聂政惊异他的厚礼相待，坚决辞谢严仲子。严仲子坚持进奉，聂政辞谢道：“我有幸老母在堂，家境贫寒，游居他乡做屠狗的营生，可以早晚得到些干脆的食物奉养母亲；老母的供养不缺，不敢接受仲子你的馈赠。”严仲子避开旁人，于是对聂政说道：“我有私仇，在外游历各国访求的人已很多了；然而到了齐国，私下听说你重义气，名气很高，所以进献黄金百镒的目的，只是作为供给你母亲一些粗茶淡饭的费用，得以与你交好，怎么敢因此心存别有所求的奢望呢！”聂政说：“我之所以降志辱身居住在市井屠夫中间，仅仅希望赡养老母亲，老母健在，我聂政不敢以身许事他人。”严仲子再三推让，聂政终究不肯接受。然而严仲子最后备行了宾主礼节而离去。

过了许久，聂政的母亲去世了，安葬了以后，服丧完毕。聂政说：“唉呀！我聂政是市井平民，操刀屠宰，而严仲子却是诸侯的卿相，不远千里，屈尊车驾而下交于我。而我对待他，却极为浅薄，没有大功可以当得起这样的厚遇，但严仲子以黄金百镒给我母亲作献礼，我虽然没有接受，但他这样做，就表明只有他深深地赏识我聂政。贤达的人因小小的恩怨之情而感愤，就来亲信穷困疏远的人，而我聂政怎么能默不作声就算了呢！况且前一次邀

请我，我仅仅以老母亲健在不忍离去；老母如今寿终正寝，我要为知己效力了。”于是西行到了濮阳，谒见仲子，说：“前一次所以不答应仲子你的邀请，只是由于母亲健在；现在不幸母亲已终其天年。仲子你想报仇的人是谁？我愿意立即去干这件事！”严仲子详细地讲述了事由说：“我的仇人，是韩国的国相侠累，侠累又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人多势众，住所防卫严密。我想派人刺杀他，始终没有成功。如今有幸你看得起我，答应下来，我请求多派车骑壮士，作为你的辅助。”聂政说：

“韩国和卫国相距不很远，现在要刺杀韩相，而韩相又是国君的亲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多人同行；人多了难免不出差错，出现差错就会泄露风声。风声泄露了，韩国上下都要与你仲子为仇，这难道不危险吗！”于是谢绝车骑随从，聂政便告辞只身上路了。

聂政手持刀剑到了韩国，韩相侠累正坐在府上，手执兵器担任护卫的士卒很多。聂政径直进去，踏上台阶刺杀侠累，左右的人乱作一团。聂政大声呼喊，被击刺杀死的有数十人。然后自己剥去脸皮，剜出眼睛，剖腹出肠，便死去了。

韩国把聂政的尸体暴露在街市上，悬赏查问，没人知道死者是谁家的人。于是韩国悬重赏，访求

刺客的姓名，“有能说出刺杀国相侠累的人姓名的赏一千金。”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

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人刺杀韩国国相，凶手身世不明，国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陈尸并悬赏千金，便呜咽着说：“他是我弟弟吧？哎呀，严仲子真正理解我弟弟！”立刻动身到韩国的街市上去，而死者果然是聂政。聂荣伏在尸体上痛哭，极为悲哀，说：“这是轵邑深井里的叫做聂政的人。”街市上过路的众人都说：“这人暴戾虐杀我国相，君王悬赏千金查问他的姓名，夫人没有听说吗？怎敢来认尸呢？”聂荣回答说：“听说了。然而聂政之所以甘受污辱把自己混迹街市商贩之间，是因为老母健在，我尚未出嫁。母亲已经享尽天年而下世，我也已经出嫁，严仲子在我弟弟身处困厄污辱之时看上了他并和他交游，对他恩情深厚，可有什么办法呢！有志之士本来应为知己者而死，如今竟因为我还在的缘故，自残毁形来断绝连累别人的线索，我怎么能畏惧杀身之祸，永远埋灭了我贤弟的声名！”这使韩国街市上的人非常吃惊。聂荣于是大声喊天三声，终于抽泣悲哀地死在聂政的身旁。

晋国、楚国、齐国、卫国的人听说这事，都说：“不只是聂政贤能啊，就是他姐姐也是刚烈的

女性。早先假使聂政真正知道他姐姐没有软弱容忍的性格，不怕暴露尸骨的难，断然越过千里险阻来显露他的声名，姐弟共同死在韩国的街市上的话，那么聂政也未必敢以身许诺严仲子。严仲子也可说是善于了解人并能得到有志之士了！”

聂政之后二百二十多年，秦国有关于荆轲的事迹。

荆轲，是卫国人。他的先世是齐国人，迁居到卫国，卫国人叫他庆卿。后来到了燕国，燕国人叫他荆卿。

荆卿喜爱读书和击剑，以击剑术游说卫元君，卫元君不任用。此后秦国攻打魏国，设置东郡，把卫元君的支属迁移到野王地方。

荆轲曾经出游经过榆次，和盖聂讨论剑术。盖聂发怒而用眼睛瞪他，荆轲便离去了。有人劝盖聂再召回荆卿，盖聂说：“起先我和他讨论剑术，有看法不同的地方，我对他瞪眼睛。去试试看，本来他应当离去，不敢留在这里。”派人前去荆轲寄居的主人家，荆轲却已经驾车离开榆次了。使者回来报告，盖聂说：“肯定离开了，我早先的眼光把他镇摄住了。”

荆轲出游到邯郸，鲁国句践和荆轲赌博，较量输赢，鲁句践气愤得大声呵斥他，荆轲不声不响地

逃走了，此后不再见面。

荆轲到了燕国，喜欢燕国以杀狗为业和擅长敲筑的人高渐离。荆轲喜欢喝酒，每天和杀狗的屠夫及高渐离在燕国的街市上喝酒，饮到酣畅以后，高渐离敲筑，荆轲在市中和着节拍歌唱，互相为乐。然后相对而泣，旁若无人。荆轲虽然和酒徒交游，但他的为人却是稳重沉着而且喜欢读书；他出游诸侯国，都跟当地的贤达豪杰有名望的人结交。他到了燕国，燕国的隐士田光先生也待他很好，知道他不是平庸的人。

过了不久，恰逢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逃亡回到燕国。燕国太子丹，过去曾在赵国做过人质，秦王政出生在赵国，他年幼时和太子丹交好。等到嬴政被立为秦王，而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秦王对太子丹不友好，因此太子丹怨恨而逃回燕国。回国后寻求向秦王报仇的人，国家弱小，力不从心。此后秦国时常出兵崤山以东讨伐齐国、楚国、三晋，逐渐蚕食诸侯国，将要到达燕国。燕国的君臣都惊恐大祸临头。太子丹很忧虑，询问他的师傅鞠武。鞠武回答说：“秦国的领土遍及天下，威胁韩氏、魏氏、赵氏，它的北面有坚固的甘泉山、谷口隘，南面有肥沃的泾河、渭水流域，拥有巴郡、汉中郡那样富饶的地方，西面有陇山、蜀山那样的高

山峻岭，东面有函谷关、崤山那样的险要地带，百姓众多而士卒勇猛，军备充裕。一旦有向外扩张的意图，那么长城以南、易水以北的地带，就没有安定之日了。何苦因被欺凌的怨恨，便要去触犯他激怒他呢！”太子丹说：“那么该走什么路呢？”鞠武回答道：“请再仔细想想！”

过了一些时候，秦国将领樊于期得罪秦王，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并留他住了下来。鞠武进谏说：“不可以！因为秦王的暴虐，已把怨恨累积在燕国，够使我们寒心的了，更何况听说樊将军藏身在这里呢！这是‘把肉抛掷在饿虎过往的路上’啊，祸害一定不能挽救了！即使有管仲、晏子这样的贤人也不能替你出主意了。希望太子你赶快遣送樊将军到匈奴以便消除别人的口实。请向西联络三晋，向南联合齐国、楚国，北与匈奴单于讲和，然后才可以谋划对付秦国的办法。”太子说：“老师的计策，实行起来，旷日持久，我心里烦乱，恐怕不能再等片刻了。况且不仅如此，樊将军在世间遭受穷困，逃命到我这里来，我终不能因为受强秦的胁迫而抛弃哀愁可怜的朋友，把樊将军送到匈奴，这种事情是我生命终结之前不会做的。希望老师重新考虑！”鞠武说：“你行危险的事而想求得安全，制造祸患而寻求得福，计谋短浅而结怨很深，连结

一个人将来的交谊，不顾及国家的大害，这就是所谓‘加深仇怨而助长祸患’了。把鸿毛放在炉火上烧烤，必然无济于事。况且如雕鸟鸷禽那样凶猛的秦国，发泄它怨恨粗暴的怒火，难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吗？燕国有位田光先生，他为人智谋深远而勇敢沉着，可以和他谋划。”太子说：“希望通过老师得以与田先生交往，可以吗？”鞠武说：“遵命。”说完就出去会见田先生，说道：“太子希望与田先生商讨国家大事。”田光说：“敬请指教。”于是前往太子家。

太子出门迎接，退着引导田光，跪下来拂扫座席。田光坐下来。旁边没有人，太子起身请求道：

“燕国、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多费心！”田光说：“我听说好马强壮的时候，一日驰骋千里；到它衰老时，连最差的马也能跑在它的前面。如今太子只听说我强壮时的事情，不了解我的精力已经消耗完了！虽然我田光不敢参与谋划国家大事，但我所交好的荆卿可以为你任用。”太子说道：“希望通过先生结识荆卿，可以吗？”田光道：“遵命。”立即起身快步走出。太子送到门口，告诫说：“我所告知你的，以及先生所说的话，都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漏出去！”田光低着头笑了，说：“是。”弯腰走着去见荆卿，说：“我和你交情很



深，燕国没有人不知道。现在太子听说了我年青力壮的事情，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宠幸而教诲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多费心。’

我私下不客气，把你荐举给了太子，希望足下到宫中去见太子。”荆轲说：“我恭敬地接受你的教诲。”

田光道：“我听说，有德行的人办事，不使别人怀疑自己。今天太子告诫我说：‘所说的是国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漏。’这是太子不放心我。办事叫人不放心，不算是节义豪侠之士啊。”于是想以自杀来激励荆卿，说：“希望足下赶快去见太子，告诉他我田光已经自杀，表明我没有泄密”。因此就自杀而死。

荆轲于是谒见太子，告知田光已经自杀，转述了田光临死时说的话。太子连拜了两拜后跪下，边跪着向前移动边流泪，过了一会儿之后说：“我之所以告诫田先生不要泄密，是因为想保证这件大事的谋划成功。现在田光先生以自杀表明他没有说出去，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啊！”荆轲坐定，太子离开席位叩头说：“田先生不了解我的不才，使我能得以来到你面前，敢烦有所指教，这是上天哀怜燕国而不抛弃我啊。现在秦国有贪利之心，而且欲壑难填。不并吞尽天下的土地，征服海内的诸王，它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现在秦国已经俘虏了韩王，把

韩国土地全部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又发兵向南攻伐楚国，向北逼近赵国；王翦率领数十万兵力抵达漳水和邺地，而李信出兵太原、云中。赵国抵挡不住秦国，必然会去称臣，赵国臣服于秦国那祸患就降临到燕国了。燕国国小势弱，多次遭受战乱困苦，现在估计即使竭尽燕国全力也不足以抵挡秦国。诸侯屈服于秦国，没有谁敢合纵抗秦。我个人的打算很笨，以为真正能募得天下的勇士出使到秦国，以重利诱惑它；秦王贪婪，他势必被重利所打动而使我能如愿以偿。果真能劫持秦王，迫使他归还侵占的全部诸侯领土，就象曹沫胁迫齐桓公那样，那就最好了。假若秦王不肯，就伺机刺杀他。秦国的大将们专揽兵权在外而国内又有动乱，那么君臣便会互相怀疑，利用这混乱的空隙诸侯得以合纵，那就一定能破秦了。这是我的最高愿望，但不知道应该把这一使命委托给谁，只有靠你荆卿费心啊！”过了好久，荆轲说：“这是国家大事，我才智低劣，恐怕不配担当这个使命。”太子上前叩头，坚决请他不要推辞，这样荆卿才答应了。于是太子尊荆卿为上卿，住上等的馆舍。太子每天到荆轲住的地方问候，供奉丰盛的食物，珍奇异物时时进献，又选送车马、美女尽量满足荆轲的欲望，用以顺从适应他的愿望。

过了很久，荆轲没有起身赴秦的意思。秦将王

翦攻破赵国，俘虏赵王，全部侵占了赵国的土地，向北进军攻城略地到达燕国南边的边境。太子丹很恐惧，就去请求荆轲说：“秦兵早晚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样的话即使想长久侍奉你，难道还可能吗！”荆轲说：“太子不说，我也要去看你了。如今前往秦国却没有取信的凭证，那么就没有接近秦王的可能。樊将军，秦王为了捉拿他悬赏千金及万户人家的采邑。要是能得到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奉献给秦王，秦王一定高兴会见我，我才得有机会报效您。”太子说：“樊将军穷厄困顿来投奔我，我不忍心因为自己的私事而伤害长者的心意，希望足下另作考虑！”

荆轲知道太子不忍心，于是便私下会见樊于期，说：“秦王对待将军可说太刻毒了，父母宗族都被杀戮及没为官奴婢。如今听说以千金、万户采邑悬赏，要得到将军的首级，该怎么办？”于期仰天叹息流泪道：“我于期每当想到这些，常常痛入骨髓，只是想不出什么办法！”荆轲说：“现在有一句话可以解除燕国的祸患，报将军的仇恨，怎么样？”于期便上前问道：“该怎么做？”荆轲回答说：“我愿得到将军的首级去献给秦王，秦王一定高兴而召见我，我用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执刀刺他的胸膛，这样，那么将军的仇报了，而燕国被

欺侮的耻辱也消除了。将军有这样的想法吗？”樊于期袒露右臂，用左手握着右腕说道：“这是我天天切齿痛心的事，今天方才得到你的开导！”于是自杀。太子听说后，乘车驰往，伏在尸体上痛哭，极为悲哀。既然人已死了，也就无可奈何。于是便把樊于期的首级装在匣子里封藏起来。

于是太子预先访求各处锋利的匕首，得到赵国徐夫人的匕首，用一百金购取，让工匠用毒药汁淬练在匕首的锋刃上。用人作试验，只要有一缕血渗透出来，人便没有不立刻死去的。于是整治行装来派遣荆卿。燕国有一个勇士叫秦舞阳，十三岁，杀过人，人们不敢对他反目相看。便令秦舞阳作为副手。荆轲等待一个朋友，想和他同行；这个人住得很远，还没有到来，便替他准备行装。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动身。太子认为荆轲拖延了时间，怀疑他反悔，就又请求道：“太阳已经落山了，荆卿有动身的意思吗？我请求先派秦舞阳走。”荆轲气愤地大声呵斥太子说：“你怎么这样派遣人呢？受命前往而不能返回复命的人，是小人！将带一把匕首进入凶多吉少的强秦，我之所以拖延，就是要等待我的客人同行。如今太子认为我拖延，请就此辞行诀别吧！”于是就出发。

太子及其宾客中知道这事的，都穿着白色的衣

服为他送行。到达易水之上，饯行后，上了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着节拍歌唱，是变徵调的哀歌，人们都垂泪哭泣。荆轲又边往前走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唱起激昂慷慨的羽调，人们都瞪大眼睛，怒发冲冠。于是荆轲登车而去，始终没再回头。

不久到了秦国，拿着价值千金的礼物，厚赠给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替荆轲先向秦王说：

“燕王实在惧怕大王的威严，不敢兴兵抵抗大王的将士，愿意使全国上下都隶属于秦国作为内臣，排在朝秦的诸侯队伍里，纳贡应差象直属的郡县一样，而得以供奉保卫先王的宗庙。因害怕大王而不敢擅自陈说，谨斩樊于期的头，以及献上燕国督亢的地图，装在匣子里，燕王在朝堂上拜送，特地派了使臣来报知大王，请大王指示！”秦王听后大喜，于是穿上上朝的服装，布置最隆重的礼仪，在咸阳宫召见燕国使臣。荆轲捧着盛有樊于期头颅的匣子，秦舞阳捧着盛有地图的匣子，依次进入。到殿前的台阶下，秦舞阳惊恐失色，大臣们都觉得奇怪。荆轲回头讥笑舞阳，走上前谢罪说：“北方外族粗野的人，不曾见过天子，因而紧张。愿大王稍为宽恕他一下，让他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秦王对荆轲说：“拿他所持的地图来。”荆轲取过地图

奉献给秦王，秦王展开地图来看，地图展到尾端而匕首显露出来。荆轲趁机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握着匕首直刺秦王。没有刺到秦王的身体，秦王大惊，自己抽身而起，袖子被扯断了。秦王拔剑，剑太长，只握住了剑鞘。当时惊惶性急，剑又紧插在鞘里，因而不能立刻拔出来。荆轲追赶秦王，秦王绕柱躲避。大臣们都愣住了，事起仓促出乎意外，群臣都失去了常态。而秦国的法律规定，大臣们在朝庭上侍奉君王，不许携带任何武器；侍卫君王的郎中们手持武器，都只能列队站在殿下，没有诏令宣召不能上殿。在这危急时刻，来不及召令殿下的卫兵，因此荆轲便追赶着秦王，而大臣们终于惊慌着急，没有办法击杀荆轲，只好一同徒手和他搏斗。这时，侍医夏无且用他捧着的药袋投击荆轲。秦王正绕柱而跑，始终惊惶失措不知怎么办，左右的人于是喊道：“大王背起剑！”秦王把剑背起，顺势拔出剑直砍荆轲，砍断了他的左腿，荆轲残废，于是拿起匕首掷击秦王。没有掷中，却刺中了铜柱。秦王又砍击荆轲，荆轲被砍伤了八处。荆轲自知谋刺不能成功，靠着柱子而笑，又蹲坐在地上骂道：“我的事情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想生擒你秦王，一定要得到归还各国侵地的诺言，以便回报太子。”这时秦王左右的人上前杀死了荆轲。

秦王很久心里都不高兴。过后评论功罪，对当赏当罚的群臣按照不同等次给予赏罚，赏赐复无且黄金二百镒，说：“无且爱护我，就用药袋投击荆轲。”

因此秦王大怒，增派军队前往赵国，诏令王翦的军队攻伐燕国。十个月攻占了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都率精兵在东面保卫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很急，代王嘉便送书信给燕王喜说：“秦军之所以追击燕军格外急迫，是因为太子丹的缘故。现在大王要是能杀死太子丹献给秦王，秦王必然和解，而国家侥幸可以不亡，宗庙得以祭祀。”此后李信追击太子丹，太子丹隐匿在衍水一带。燕王就派人斩了太子丹，想献给秦国。秦国又进兵攻燕。五年后，秦国终于灭亡了燕国，俘虏了燕王喜。

第二年，秦王吞并了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王朝追捕太子丹、荆轲的党羽，这些人都逃亡了。高渐离改名换姓替人家作佣工，隐匿在宋子地方。过了很久，他劳作得辛苦的时候，听到主人家堂上客人敲筑，徘徊不愿离去。常常脱口而说道：

“那击筑的有的击得好有的不怎么样。”一道做工的佣人把这些话告诉主人，说：“那个庸工是个懂音乐的人，背地里评论击筑的好坏。”主人招呼他上前敲筑，堂上满座的客人都叫好。主人赏赐酒给他喝。高渐离思忖，长久地隐匿躲藏是没有尽头

的，就退出来，拿出行装匣子的筑和好衣服，改装整容而走上前来。满座的客人都吃了一惊，走下座席用平等的礼节待他，尊为贵客。让高渐离敲筑唱歌，客人们没有一个不是流着眼泪离去的。宋子那个地方的人轮流请他做客，有人把这事告诉了秦始皇。秦始皇召见，有人认识他，就说：“他就是高渐离啊。”秦皇帝爱惜他擅长敲筑，于是就特别赦免他，只弄瞎了他的眼睛。让他敲筑，没有一次不称善叫好的。逐渐地秦始皇更加接近他，高渐离便把铅块放在筑里面，又进而接近始皇帝，他举起筑扑向秦始皇，没有击中。秦始皇于是便杀了高渐离，终身不再接近诸侯国的遗民。

鲁句践听说荆轲刺秦王的事情后，私下叹道：

“唉！可惜他不能精通刺剑的技术啊！真是呀，我实在不了解他！从前我斥责他，他是把我看成外人了！”

太史公评论道：世人谈论荆轲的故事，称说太子丹的命运是“天降粟米，马儿长角”，太过分了。又说荆轲刺伤了秦王，都不正确。当初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交游，详细了解事情的始末，他们向我讲的就是这样。从曹沫到荆轲这五个人，他们行节义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然而他们所立的志愿都很显明，都没有改变自己的志愿，英名流芳后世，难道是虚妄的么！



## 淮阴侯列传

韩信是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在豪杰纷起中出现的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将。他先是追随项梁、项羽，因没能得到信用，转而投入汉王刘邦麾下，他辅助刘邦一举平定三秦，为日后的东进打开了通道。接着又东奔西逐、南征北战，拔魏、破代、平赵、取燕、定齐，南摧楚军二十万，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威盛功高，矜才自负，而又热衷于裂土称王，终于被吕后诛灭。

司马迁曾亲自到淮阴实地考察过韩信的事迹。他在本篇中用不多的笔墨，通过对韩信在早年潦倒中受辱、葬母的记述，表现了韩信的非凡志向。又用主要笔触，通过对他一系列征战的着意描写，揭示了楚汉战争的发展过程及纷纭复杂的形势变化，同时

盛赞了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佐汉破楚的巨大历史功勋。文中也不惜笔墨对刘邦、韩信、吕后、萧何等人为人处世的特点进行了勾画和对比，对韩信的悲惨结局寄予了无限的惋惜和同情。而且，在行文着笔上，详略相参、疏密互见，极尽流畅活泼之妙。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sup>①</sup>，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饮食，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sup>②</sup>。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sup>③</sup>，吾哀王孙而进食<sup>④</sup>，岂望报乎！”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

---

①行(xíng幸)：德行，善行。 ②蓐(rù辱去声)食：在床上吃饭。蓐，草垫子。 ③食(sì饲)：供养。  
④王孙：古代对贵族子弟的通称，也是对青年人的一种尊称，相当于称“公子”。

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①。”于是信孰视之②，俛出袴下③，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④，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⑤，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⑥。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⑦，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⑧，上未之奇也。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

---

① 袴：通“胯”， ② 孰：通“熟”。 ③ 俛，同俯。 ④ 戏(huī灰)下：麾下，部下。 ⑤ 干：求，进说。 ⑥ 连敖：掌管仓库粮餉的小官。 ⑦ 滕公：即夏侯婴，是刘邦的好友，因曾为滕县令，故称。 ⑧ 治粟都尉：管理全国盐铁事务的官。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 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 怒且喜，骂何曰：“若 亡，何也？”何曰：

“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 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 曰：

“诸将亡者以十 数，公无所 追，追 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 信 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 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 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 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 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 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 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 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 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 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 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 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 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

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噤叱咤①，千人皆废②，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③，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刳弊④，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

① 暗噤（yīnwù 因务）：满怀怒气的样子。② 废：瘫痪。③ 呕呕（xūxū 嘘嘘）：和悦的样子。④ 刳（wán 玩）弊：刳，磨去棱角；弊，损坏。

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sup>①</sup>，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sup>②</sup>。”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sup>③</sup>，定三秦。汉二年<sup>④</sup>，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sup>⑤</sup>。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

---

①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②传檄（xi 习）：发布声讨罪行的文告。③陈仓：秦置陈仓县，陈仓地当今陕西宝鸡市。④汉二年：公元前205年。⑤韩、殷王：项羽所封的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

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酈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瓠渡军<sup>①</sup>，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阓与<sup>②</sup>。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成安君陈余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阓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sup>③</sup>，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sup>④</sup>。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

---

①木罌瓠(yīng hóu 英否)：形状象盆、罌一类的渡河木器。②阓与(yù yù 玉与)：城邑名。③馈：通“馈”，运送。④樵苏后爨(cuān 窜)：樵，打柴；苏，打草；爨，做饭。宿，久，经常。

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

“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蓐山而望赵军<sup>①</sup>，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飧<sup>②</sup>，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裨将曰：“诺。”谓军

---

①蓐：同蔽，遮掩，隐蔽。②裨（bì 避）将：偏将、副将。飧（sūn 孙）：食物。



吏固：“起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蹇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sup>①</sup>，禽赵王歇。

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

---

<sup>①</sup>泜（chī池）水，即槐河，在今河北省。

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sup>①</sup>，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于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将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

---

<sup>①</sup>拊循：抚慰，安抚。拊（fǔ 府）通“抚”。

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愿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鄢下，身死泜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阏与，一举而下井陘，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褊衣甘食<sup>①</sup>，倾耳以待命者。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sup>②</sup>，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饷士大夫饬兵<sup>③</sup>，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

①褊(yu余)：美好。②顿：屯，驻扎。③饬(xiān 响)：犒劳。饬(yì异)，醉酒。

不听从。燕已从，使诒言者东告齐<sup>①</sup>，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sup>②</sup>。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南出，之宛、叶间，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复急围之。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sup>③</sup>，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

①诒言者：即辩士。 ②靡（mǐ 米），倒下。 ③相国：相当于丞相，这里指赵相国。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sup>①</sup>，闻汉王使酈食其已说下齐<sup>②</sup>，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酈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sup>③</sup>，遂至临菑。齐王田广以酈生卖己，乃烹之<sup>④</sup>，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韩信已定临菑，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sup>⑤</sup>，号称二十万，救齐。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

---

①平原，“古邑名，汉置平原县。治所在今山东平原县南。 ②酈食其：酈（lì 利），食（yì 义），其（jī 基）。 ③历下：地名。在今山东省历城县西。 ④烹：同烹。 ⑤龙且：人名，且（jū 居）。

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sup>①</sup>，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陈<sup>②</sup>。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汉四年<sup>③</sup>，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sup>④</sup>，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

①知韩信为人：指韩信年轻时曾受胯下之辱的事，龙且也认为韩信胆小。 ②潍水：俗称淮河，在今山东省境内。 ③汉四年：公元前203年。 ④假王：名义上的王，代理王。

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①“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②，项亡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

①盱眙（xūyí虚夷）地名，故址在今安徽盱眙县东北。②右投、左投，当时齐对汉、楚而言，汉在右，楚在左，所以才说“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与楚连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如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①，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间②。”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③，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

---

①参：参验。 ②少间：短暂的空隙。 ③背：言背，这里又暗指背叛。



杰建号一呼①，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沓②，燔至风起③。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纷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鞏、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④，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⑤。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⑥。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

---

①建号：即称王。 ②杂沓（tà 踏）：众多的样子。

③燔至风起：像火飞腾、风卷起一样。 ④折北：折，挫折；北，失败。 ⑤容容：动荡不安的样子。 ⑥悬（xuán 玄），悬的本字，维系、决定的意思。

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黈、陈泽之事①，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

①张黈（yān掩）、陈泽之事：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张耳、陈余立赵歇为赵王，共同辅佐。后秦军把赵歇、张耳围困在巨鹿城内，当时陈余驻军城北，以为寡不敌众而不敢出兵。张耳派张黈、陈泽去责备陈余，陈余迫不得已，让他们两人带五千人试攻秦军，结果两人都战死。解围后，张耳因此怨恨陈余，陈余一气之下出走，两人从此结仇。

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泚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sup>①</sup>。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敖、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陘，诛成安君，徇赵，协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

<sup>①</sup>驩：同欢。

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后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①；守儋石之禄者②，阙卿相之位③。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毫釐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④；骐驎之踟蹰⑤，不如弩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⑥，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倍

---

①万乘：指君王。②儋（dān旦）石之禄：微少的俸禄。儋，同担。一百斤为一担，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③阙：缺。④虿（chài柴四声）：蝎子一类的毒虫。螫（shì世），刺。⑤踟蹰：局促。⑥孟贲（bēn奔），古代的勇士。

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蒯通说不听，已佯狂为巫。

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sup>①</sup>，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sup>②</sup>，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

---

①固陵：即固始，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西北。②张良计：为了召集各地的军队，张良建议把自陈以东到海的地方都给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给彭越，让他们各为自己打仗，借以灭楚。③汉五年：公元前202年。

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昧计事，昧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①，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

---

①不（fǒu否），同“否”

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陈豨拜为钜鹿守<sup>①</sup>，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一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

<sup>①</sup>陈豨：豨（xī）。

弟上变<sup>①</sup>，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絳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给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sup>②</sup>，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从絳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sup>③</sup>，山东大扰<sup>④</sup>，异姓并起，英俊乌

---

①上变：上书告发变故。 ②儿女子：小孩、妇女，这里指太子和吕后。 ③纲绝而维弛：纲，网上的大绳；维，系车盖的绳子；纲、维，借指国家的法度。 ④山东：崤山以东原来六国的土地。



集。秦失其鹿<sup>①</sup>，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sup>②</sup>，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

①鹿：比喻国家政权。 ②锐精持锋：精，精铁；锋，利刃；都指武器。

淮阴侯韩信，是淮阴人。当初还是平民的时候，贫穷而又没有善行，不能够被推选为官吏，也不会从事生产或经营商业。经常投靠在别人家里吃闲饭，别人大都不喜欢他。他曾经多次投靠在下乡南昌亭长家里求食，一连几个月，亭长的妻子很厌恶他，于是很早就起来做了饭在床上吃了。等到吃饭的时候韩信来，没有给他准备饭。韩信也就明白了她的用意，很生气，从此再也不去他家了。

韩信到城边钓鱼，有几位老大娘在漂洗丝绵，其中有一位老大娘看到韩信饥饿的样子，就拿饭给他吃，在她漂洗的几十天内，天天如此。韩信很高兴，对这位老大娘说道：“我将来一定加倍报答你。”老大娘却生气地说：“一个堂堂男子汉自己养不活自己，我只不过是看你可怜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什么报答吗！”

淮阴屠户中有个年轻人侮辱韩信道：“你虽然身材高大，喜欢带刀剑，实际上是个胆小鬼。”并当众侮辱他说：“你要是有胆量，就刺我一刀；要是不敢，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韩信注视了他好一会，就低头俯身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满街的人都因此嘲笑他，以为他胆小怕事。

等到项梁率兵渡过淮河，韩信杖剑从军，投到他的部下，一直没有什么名气。项梁兵败后，又隶

属于项羽，项羽任命他为郎中。他曾多次向项羽献计策，项羽都没有采纳。汉王刘邦率兵进入蜀地后，韩信从楚军中逃出来投奔了汉军，不过也没有什么名气，只担任了一个管理粮仓的小官。因犯法要处斩，他的同伙十三人都被斩首后，轮到他，他抬头仰望，恰巧看到了滕公夏侯婴，说道：“汉王不是想要得到天下吗？为什么斩壮士呢！”夏侯婴对他的话很惊奇，对他的仪容也很赞赏，于是放开他不杀。和他交谈，对他所说的很欣赏，并把此事告诉了汉王，汉王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但并不看重他。

韩信曾多次和萧何交谈，萧何很赏识他。去南郑时，将领们在半路上逃亡了几十人，韩信猜想萧何等人已经多次把自己推荐给汉王，汉王不重用自己，随即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跑了，来不及报告刘邦，就亲自去追赶他。有人禀报汉王说：“丞相萧何逃走了。”汉王大怒，就象少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回来进见汉王，汉王又气又喜，骂萧何道：“你逃跑，为什么？”萧何答道：“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了。”汉王问道：“你所追的是谁？”萧何道：“韩信。”汉王又骂道：“将领中逃走了的数以十计，你没去追；追韩信，不过是借口。”萧何答道：“那些将领容易得到，至

于象韩信这样的人，那可是举国无双的奇才。你要是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那倒用不着韩信，但如果必想争夺天下，那除了韩信就没有能共商大计的人了。这要看你的计算怎么决定了！”汉王说：“我也想向东进啊，哪能长久住在这里郁郁不乐呢！”萧何道：“你既然打算一定要东进，要是能够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要是不能重用他，他终究还是会逃跑的。”汉王道：“我就因你的推荐，任命他为将军吧。”萧何道：“虽然任命他为将军，他也肯定不会留下来。”汉王道：“用作大将。”萧何道：“很好！”于是汉王准备把韩信召来任命。萧何阻止道：“你平时待人傲慢，没有礼貌，如今任命大将，就象叫小孩一样，这就是韩信所以要离去的原因。如果你真要任用他为大将，就选一个好日子，亲自斋戒，设立坛场，具备礼节，那才行。”汉王同意了。将领们听到这消息都非常高兴，人人都自以为会担任大将。等到任命大将的时候，就只韩信一个人，全军都很吃惊。

韩信的任命仪式结束后，汉王坐了下来。汉王问道：“丞相经常说起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来指教我？”韩信谦让了一番，于是问汉王道：“现在大王向东去争夺天下，对手不就是项王呢？”汉王道：“是的。”韩信又问：“你自己估计在勇猛仁

爱等方面与项王比较哪个强？”汉王沉默了好一会，说道：“我比不上他。”韩信作了两个揖称赞道：“就是我也认为大王你比不上他。不过我曾跟随过他，请让我说说他的为人吧。项王发怒咆哮，千百人都怕他，但是他不能信用贤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说话客气；有人病了，他泪流满面，端茶送水；可是假如到了有人因功应当封官授爵的时候，他把印拿在手里，直到玩弄得磨去了棱角，还舍不得给人家。这样的仁爱也就是所谓女人的仁慈罢了。他虽然称霸天下而统治诸侯，但不占据关中而在彭城建立都城。他又违背义帝‘先破秦入关者为王’的约定，而把自己亲近喜爱的人封王，诸侯都不满。诸侯见他把义帝迁赶到了江南，也都在受封回去后赶走原来的王而自己占领好地方称王。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残毁灭绝的，天下的怨愤很大，老百姓都不拥护他，只不过是慑于他的威力勉强屈从罢了。他名义上虽称霸王，实际上不得人心，因而他的强大容易削弱。现在大王你要是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英勇善战的人才，有哪里不能平定！将天下的城邑分封功臣，又有哪个不服！用义兵跟着想东归的士卒，谁的军队又不能击溃！而且项羽分封在秦国旧地的三个王都是原来的秦将，率领秦国子弟已

经多年了，被杀死和逃亡了的不可胜数，他们又欺骗部下投降诸侯，到达新安后，项羽用欺骗的手段埋杀了秦军投降的士兵二十多万，唯独章邯、司马欣、董翳脱身了，秦地父老兄弟怨恨这三个人，恨之入骨。现在楚借用威势勉强把他们三人立为王，因而秦地百姓并不拥护。你进入武关，秋毫无犯，废除秦朝苛刻的法律，和秦人约定，订立三条法规，秦人没有不希望你为秦王的。按照诸侯事先的约定，你应当在关中为王，这是关中百姓都知道的。你失去应得的职位进入汉中，秦人没有不感到遗憾的。现在你率军东进，三秦一带只要发布一道文告就能收服。”于是汉王很高兴，只恨相见太晚，因而听从他的计谋，部署各路将领准备向东进攻。

八月，汉王率兵东出陈仓，平定了三秦。汉二年，出函谷关，收服了魏王魏豹、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也都投降了。接着，又联合齐、赵共同进攻楚。四月，到达彭城，汉军兵败离散撤退。韩信又收集部队和汉王在滎阳会合，再次组织进攻，在京县、索城之间打败楚军，致使楚军再也不能西进了。

汉军在彭城失败撤退后，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背叛汉而投降了楚，齐、赵两国也叛汉而与楚讲

和。六月，魏王魏豹请求回去探望生病的母亲，一到自己的封地，就断绝黄河渡口临晋关的交通，背叛汉王，与楚相约讲和。汉王派酈食其去劝说魏豹，没有成功。当年八月，任命韩信为左丞相，攻打魏。魏王聚集重兵驻扎在蒲坂，封锁临晋关，于是韩信布置了许多疑兵，结集船队假装要渡过临晋关，而伏兵则在夏阳用木盆、木桶偷渡黄河，袭击魏都安邑。魏豹惊慌失措，带兵迎击韩信，韩信于是俘虏了魏豹，平定魏地，设置了河东郡。汉王派张耳与韩信同行，率兵向东攻赵，往北攻代。这年的闰九月，击败代军，在阏与擒获代相夏说。韩信攻下赵、打败代军后，汉王立即派人收编了他的精锐部队，到荥阳抵抗楚军。

韩信和张耳率兵数万，准备东下井陉隘击赵。赵王赵歇和成安君陈余听说汉军要来袭击他们，在井陉隘口聚集军队，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向陈余献计说：“听说韩信渡过黄河，俘虏魏王、活捉夏说，最近又血洗阏与；现在又加上张耳辅佐，企图攻下赵国，这是乘胜离开本土到远处作战，锋芒是不可阻挡的。我听说从千里之外运粮食，士兵就会有饥色；到吃饭时才打柴做饭，部队就会经常吃不饱。而现在井陉隘路窄，车辆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成排，行军的行列要拉长几百里，粮

草一定远远落在后面。请你暂时拨给我三万精兵，从小道去截住他们的輜重；你则挖成深沟，筑起高墙，坚守着不和他们对阵。他们向前不能作战，向后又退不回，我的奇兵截断他们的后路，使他们在荒野里也抢不到东西，不到十天，韩信、张耳两个将领的头就可以送到你的旗下。希望你考虑我的计策！要不然，肯定会被这两个小子抓住！”陈余本是一介书生，一向声称“仁义之师不搞阴谋诡计”，即说道：“我听兵法说十倍于敌则围困，两倍则作战，如今韩信的军队号称数万，实际上不过几千人，他们跋涉上千里来袭击我们，已经极为疲惫。现在象这样还避而不出击，以后再有更强大的敌人，那又怎么对付！而这样做，诸侯说我们胆小，而轻易来攻打我们。”陈余不听从李左车的计策。广武君李左车的计策终不被采用。

韩信派人暗中侦察，知道陈余不用李左车的计策，回来报告，韩信很高兴，于是就大胆地率军直下井陉隘。离井陉口三十里，停下来宿营。半夜里传令出发，选择了两千名轻骑兵，每人拿着一面红旗，从小路隐蔽到山上观望赵军，韩信告诫他们说：“赵军看到我军后退，必定会倾巢出动来追赶我们，到时候你们迅速突入他们的营垒，拔下赵军的旗帜，换上我们的红旗。”又命令副将传送干



粮，并说：“今天打败赵军会餐！”所有将领都不相信，假装答应道：“好。”韩信对执事的军官说道：“赵军已先占领有利地形构筑营垒，而且他们没有见到我们的大将旗鼓，肯定不会攻打我军的先行部队，怕我们到了路狭山险的地方遇到阻击而退回去。”韩信于是派一万人打先锋，出了隘口，背靠河水列阵。赵军看见大笑。凌晨时分，韩信打起大将旗鼓，擂着鼓开出井陘口，赵军打开营垒出击他们，大战了好久。于是韩信、张耳假装战败，丢弃旗鼓，奔向河边的阵地。河边驻军打开营门迎接，接着又和赵军急战。赵军果然倾巢出动去争夺汉军旗鼓，追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经进入水边军营，士兵都殊死奋战，赵军无法打败他们。韩信派出的两千轻骑兵，等到赵军全跑出营地去追求战利品时，就迅速冲入赵军背垒，纷纷拔掉赵军旗帜而树起两千面汉军红旗。赵军没有打胜，又不能捉到韩信、张耳等人，想要撤回营地，却见营垒中全是汉军的红旗，因而大惊失色，以为汉军已全部抓获了赵王的将领，于是军队大乱，士兵纷纷逃跑。赵将虽然斩杀一些士兵，还是禁止不住。于是汉军前后夹攻，大败赵军，在泜水边斩了成安君陈余，活捉了赵王赵歇。

韩信传令军中，不得杀害广武君李左车，有能

活抱他的赏一千金。于是有人拥着广武君李左车送到了韩信的将旗下，韩信亲自为李左车松绑，让他坐在向东南尊位上，自己面向西坐着，象对待老师一样对待他。

将领们呈献完首级和战俘，纷纷庆贺，并问韩信道：“兵法上说布列阵地要右倚和背靠山陵，左面和前方临近水泽，现在你反而命令我们背靠着水列阵，宣布打败赵军会餐，当时我们并不信服。可是结果竟取得了胜利，这是什么战术？”韩信道：

“这也出于兵法，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于死地而结果得生，置于亡地反而得存’吗？况且我平时不能亲近爱抚将士，这也就等于是带领一群乌合之众去作战，自然就不得不置于死地，使每个人都为了保全自己而努力奋战；要是留下生路，他们都会临阵脱逃，哪里还能指挥他们去拼杀呢！”将领们都佩服地说道：“有道理。将军的谋略不是我们比得上的。”

于是韩信问李左车：“我想向北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怎样才能够取胜？”李左车推辞道：

“我听说打了败仗的将领，没有资格谈论勇敢；亡了国的士大夫，不能谋划国家的存亡。如今我是个兵败国亡的俘虏，怎能参谋大事！”韩信说：“我曾听说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在秦国而秦国

却称了霸，这并不是他在虞国笨而到秦国就聪明了，而在于国君任不任用他，听不听从他的意见。假使陈余听从你的计策，那我韩信也就当了俘虏了。正因为他不用你的计策，才使我韩信能够在这里听从你的指教。”于是再三恳求道：“我诚心诚意地求教，希望你不要推辞！”李左车道：“我听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俗话说‘即使是一个狂人的话，圣人也有考虑选择的价值。’只怕我的计策不足以采用，不过我愿意尽心效力。陈余有百战百胜的计谋，但一旦失算，就失败在郿城之下，身死在泝水之上。如今你渡过黄河，俘虏魏王，活捉夏说，平定阙与，一举又攻下井陉，不到一个上午就击破二十万赵军，处死陈余，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没有不放下农具，停止耕作，穿好吃好，侧起耳朵听候命令的。这就是你的长处。不过当前民众劳苦，士卒疲惫，难以继续作战。如果将军打算用这样劳苦疲惫的军队，去围攻燕国的坚固城池，恐怕拖长了时间而攻不下来，情况暴露而陷入被动，时间长了粮食也会缺乏，而弱小的燕国不降服，齐国必定在边境上坚守自卫。和燕、齐相持不下，刘邦、项羽双方的悬殊也就分不出来。这就是你的不足。我虽然不聪明，但私下也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会用兵的人不以

自己的不足去攻击敌人的长处，而是用长处去攻击短处。”韩信又问道：“那怎么办呢？”李左车答道：“如今替将军打算，不如按兵不动，安定赵国，抚恤赵国阵亡者的后代，那么百里之内，每天有酒肉送来，慰问、犒劳将士。把部队摆成北上攻燕的架势，然后派能言善辩的人带上书信，向燕国说明自己的长处，燕国必定不敢不听从。燕国服从了，再派能言善辩的人往东通告齐国，齐国也一定会象草随风倒那样很快降服，虽然有聪明人，也不知该怎样为齐国出谋画策了。如果这样，则天下事都可以图谋了。用兵所谓先虚张声势，而后加以实力，就是说的这个道理。”韩信说道：“好。”听从了他的计策，派遣使者出使燕国，燕国随即投降。韩信派使者报告汉王，请立张耳为赵王，来镇抚赵国。汉王同意了，于是就立张耳为赵王。

楚国多次派奇兵渡过黄河袭击赵国，赵王张耳、韩信往返援救，因而边行军边安定了赵国所有的城邑，调发各城邑的军队去接济汉王。楚军正在荥阳加紧包围汉王，汉王从南边突围，到达宛县和叶县之间，降服黥布，退到成皋，楚军又团团把成皋包围起来。六月，汉王突出成皋，东渡黄河，只有滕公夏侯婴同行，跟随张耳的军队到修武。到了修武后，住宿在驿站的客舍里。第二天凌晨自称是

汉王的使者，纵马进入赵军营垒。张耳、韩信还没起床，汉王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取了他们的印信和兵符，用令旗召集诸将，更换了他们的职位。韩信、张耳起来后，才知道汉王来了，非常吃惊。汉王夺过他们两人的军队，就命令张耳守卫赵地，任命韩信为赵相国，让他收集赵军中还没有发往荥阳的部队，去进攻齐国。

韩信率兵东进，还没有从平原县渡过黄河，就听说汉王派酈食其已经说服齐国投降，韩信准备停止进军。范阳辩士蒯通劝韩信道：“将军奉命进攻齐国，而汉王只不过派密使说服齐国，难道有命令让将军停下来吗？为什么不再进军！况且酈生不过是一个书生，乘车到齐国，只凭一张嘴就轻而易举地收服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将军率领几万人，一年多才攻下赵国五十多座城邑，当了多年的大将军，难道反而比不上一个小儒生的功劳吗？”韩信觉得有理，于是听从他的计策，渡过黄河。齐国已经听从酈食其的劝说，就留下他纵酒作乐，撤除了防备汉军的部队和设施。韩信乘机袭击齐国在历下的军队，因而抵达临菑。齐王田广认为酈生出卖了自己，就烹杀了酈生而逃往高密，派使者到楚国请求救兵。韩信已经平定了临菑，于是东追田广到达高密西边。楚国也派龙且率兵，号称二十万，援救齐

国。

齐王田广、龙且把军队合并在一起和韩信对阵，尚未交锋，有人劝龙且道：“汉军远离本土作战，必定是全力以赴，势不可挡；齐、楚军队在自己的家乡作战，士兵都恋家，容易逃散。倒还不如加强营垒，叫齐王派他亲信的人去招附被汉军攻克了的城邑。那些城邑的人听说他们的国王还在，又有楚军来救援，必定会背叛汉军。汉军驻扎在远离本土两千里之外，齐国的城邑又都反抗他们，他们势必得不到给养，那就可以用不着作战就使他们投降了。”龙且说道：“我素来熟悉韩信的为人，容易对付。况且援救齐国，没打仗就使他投了降，那我又有什麼功劳！假使经过战斗而取胜，那么我就可以得到半个齐国，我为什么不打！”于是决定交战，和韩信隔着潍水相对列阵。韩信令人在夜间做了一万多只袋子，盛满沙土，在河的上游把水堵住，带一半军队渡河，攻打龙且。假装打不赢，后退。龙且果然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韩信胆小。”于是渡河追击韩信。韩信派人决开上游堵水的袋子，河水汹涌而来，龙且的军队大部分过不了河，韩信立即迅速反击，杀了龙且。龙且在河对面的军队溃散逃走，齐王田广也逃跑了。韩信于是追击败兵到城阳，全部俘虏了楚军士卒。

汉四年，齐国城邑全部投降，韩信平定了齐国，派人上书汉王说：“齐国是狡诈多变，反复无常的国家，南边又靠近楚国，不暂时设立一个代理的王来镇抚，它的局势就很难安定。请允许我暂时代理齐王。”当时，楚军正把汉王团团包围在荥阳，韩信的使者到后，汉王打开书信一看，非常生气，骂道：“我被围困在这里，日夜盼望你来援助我，可你倒想自己称王！”张良、陈平暗中踩了踩汉王的脚，并附在汉王耳边悄悄地说道：“现在汉军正处于劣势，怎么能禁止韩信称王呢！不如乘机立他为齐王，好好地对待他，让他自己去镇守齐国；否则，就会发生变故！”汉王也明白过来了，于是又故意骂道：“男子汉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国，做就做正式的王，又何必做暂时代理的王呢！”于是派张良去立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部队进攻楚军。

楚国已经失去了龙且，项王担忧起来了，派盱眙人武涉去争取韩信道：“天下共受暴秦之苦很久了，因此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秦王朝。秦被推翻了，按功劳分配土地，分别为王，停止战事。可如今汉王又兴兵东征，侵略别人的封国，占领别人的土地；已经打败三秦，率兵出函谷关，收集诸侯的兵向东进攻楚国，其意图就在于不全部并吞天下诸

侯就不罢休，他的不知足到了这个地步，真是太过分了。而且汉王不可相信，他多次落到项王的手里，项王可怜他而把他放了，可他只要一脱身，就背信弃义，又来攻打项王，他的不可亲近、不可信任也就是这样子。现在你虽然自以为和汉王交情深厚，为他尽力作战，终究还是会被他捉拿的。你之所以可以延续到现在，原因就在于项王还存在。眼下在他们两个人争夺天下的事业中，举足轻重的是你。你向右边倒则汉王取胜，向左边靠则项王取胜。项王今天死，明天就轮到你了。你和项王原来有过交往，为什么不叛汉与楚讲和，三分天下而自立为王呢？现在错过这个时机，死心塌地地帮助汉王去攻打楚国，难道一个有智谋的人应该这样做吗！”韩信辞谢道：“我过去事奉项王，官不过就是个郎中，职位也不过就是搞搞守卫而已，我的意见他不听从，我出的计策他也不采纳，所以才背楚而归附汉。汉王授给我大将军印，让我带数万人马，把衣服脱给我穿，把好饭让给我吃，言听计从，所以我才有了今天。别人对我很好，很信任我，我背叛他不会有好的结果，就是死也不改变主意了。还望你替我向项王表示歉意！”

武涉走后，齐国人蒯通明白天下的胜负取决于韩信，想用妙计打动他，就以看相人的身份对韩信



说：“我曾学了看相术。”韩信问道：“你看相的技术怎样？”蒯通答道：“人的贵贱取决于骨格，运气取决于气色，成败取决于果断，用这三方面互相参照，绝没有不准的。”韩信道：“不错。请先生看我的相怎么样？”蒯通答道：“请屏退旁人。”韩信就命令道：“旁人都出去！”蒯通说道：“从你的脸面看起来，不过封侯罢了，而且还有危险。而从你的背看起来，那可真是贵不可言了。”韩信问道：“那是什么意思？”蒯通答道：“天下才起义的时候，只要英雄豪杰建立名号，振臂一呼，天下的勇士就象云雾一样会合，鱼鳞一样骤集，如火焰般燃烧，狂风般骤起。在那个时候，大家所考虑的只是怎样推翻秦王朝。现在楚汉纷争，使天下无罪的人肝胆涂地，父子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中，不可胜数。楚军在彭城起兵，转战追击，到达荥阳，乘胜席卷，威震天下。然而被围困在京县、索亭之间，阻挡于成皋以西的山地而不能进军，在这里已停留了三年。汉王统率数十万人马，依据巩、洛两地，凭借山河的险阻，虽然一天几战，却无法推进，甚至受到挫败而无法自救，先在荥阳失败，后又在成皋受伤，于是逃奔到宛县、叶县之间，这正是有智的智用尽，有力的力使完。锐气在险阻中受挫，而仓库中的粮食耗尽，老百姓疲

急不堪，怨声载道，人心惶惶，无所依靠。据我看，这形势表明，不是天下的贤圣就不能平息天下的动乱。当前刘、项二王的命运就惟系在你身上。你帮助汉则汉胜，加入到楚则楚胜。我愿披肝沥胆，奉献愚计，只怕你不愿用。假如你能够听从我的计策，不如两边都不损害，让他们共存下来，你与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在这种形势下，谁也不敢先动。以你的贤才圣德，又拥有众多的军队，占据强大的齐国，率领燕、赵，出兵控制楚汉双方兵力空虚的地方，牵制他们的后方，顺应民众的愿望，向西要求楚汉停战，结束连年的战祸，为百姓求得生存，则天下将迅速响应，谁还敢不听从！进而削弱强大的国家，分割其地封立诸侯，诸侯封立起来了，天下就会感恩戴德，归服听命于齐国。安定好齐国现有的地盘，占据胶州、泗水一带，以恩德安抚诸侯，从容有礼，那么天下的君王都会相继到齐国朝见了。我听说‘上天赐予的好处不要，反而受害；时机到了不行动，反而遭殃。’希望你仔细考虑。”

韩信道：“汉王对我恩德深厚，把他自己的车给我坐，把他自己的衣服给我穿，把他自己的食物给我吃。我听说：乘别人的车就要替别人承受患难，穿别人的衣服就要替别人操心，吃别人的饭就

要为别人的事尽力，我怎么能为了追求私利而背信弃义呢！”蒯通道：“你自以为和汉王交情深厚，要因此而建立不朽的功业，我私下认为这种想法错了。当初常山王张耳、成安君陈余还在平民时，彼此结成了生死之交。可后来因为张廌、陈泽的事发生争执，两人互相责怪。张耳背叛项羽，带了项羽使者项婴的脑袋逃走，归附了汉王。汉王派他领兵东下，在泜水之南杀了陈余，使陈余身首分离，结果为天下人耻笑。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天下最融洽的了，可最后还是反日为仇，互相攻打，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忧患产生于欲望太多，人心难测。现在你要忠诚守信和汉王交往，你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不能比他们两个人更强，而你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则大多比张廌、陈泽的事大。所以我认为你相信汉王不会加害你，也错了。大夫文种、范蠡复兴了即将灭亡的越国，辅佐越王勾践称霸诸侯，立了功，成了名，但最后还是一个被杀，一个被迫逃亡。野兽打尽了，猎狗也就烹杀了。以交友而论，你与汉王的关系比不上张耳和陈余的关系；以忠臣守信而论，你与汉王也超不过文种、范蠡与勾践。这两件人和事，就足以借鉴了。望你仔细考虑。况且我曾听说，勇敢和谋略震慑君主的人自身就有危险，而功劳太大的人则得不到奖赏。请允许我说说

你的功勋和谋略吧：你横渡黄河，俘虏魏豹，活捉夏说，率兵下井陘隘，处死陈余，灭掉赵国，逼降燕国，平定齐国，南下打垮楚军二十万，在东方杀了龙且，向西报捷。这可以说是功劳之大，举世无双；谋略之强，世间少有。如今你蒙着震动主上的威势，带着无法行赏的功劳，归附楚，楚国人不信任；归附汉，汉人又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你准备往哪边走？作为臣下而有震动君主的威势，誉满天下，真替你担心！”韩信婉转地说道：“你不必说了，我会考虑的。”

几天后，蒯通又对韩信说道：“能听取意见，是事情成功的征兆；能仔细考虑，是事情成功的关键，不听取意见，不考虑得失，而能够长期安定的，很少。听取建议，如果误解的不超过一两成，那就不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考虑周全，能权衡主次轻重，就不会受到别人议论的干扰。安于作劈柴养马差事的人，就会失去当君王的可能；满足于微薄俸禄的人，就得不到卿相的高职。所以说，办事坚决，是智者果断的表现，而犹豫不决，则是误事的根源，斤斤计较一毫一厘的小利，而忘记了天下的大局，心里虽然明白，但不敢下决心实行，那就是不能成就任何事情的祸根。所以说：‘猛虎的游移不前，还不如蜂蝎的施用毒刺；良马的徘徊不

前，还比不上劣马的稳步前进；孟贲那样的勇士优柔寡断，还不如一般的人决意为事情的成功而苦干；虽然有舜和禹那样的智慧，但闭口不言，还不如聋哑人的用手示意。”这也就是说可贵在于能行动。功业难于建立而容易失败，时机难于得到却容易丧失。时机啊，时机，失去了不再来。希望你还是仔细考虑。”韩信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又自认为功劳大，汉王终究不会来夺走自己的齐国，于是辞谢蒯通。蒯通的建议没被采纳，后来他就装疯做巫师去了。

汉王在固陵受到困阻，采纳张良的计策，召齐王韩信，韩信率兵在垓下会战。汉王又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走了齐王的军队。汉五年正月，迁齐王韩信为楚王，定都下邳。

韩信到达封国楚地，找来曾经给过食物给他的那位漂母，赐黄金一千作为报酬。又找到下乡南昌亭长，赐给一百钱，说道：“你是个小人，做好事有始无终。”召来曾让他从胯下钻过去侮辱他的那个年轻人，任命他为楚国中尉。并对将领们说道：

“这真是个壮士。当时他侮辱我时，我难道真不敢杀他吗？杀了他不能成名，所以就忍辱而达到了现在的境地。”

项羽的逃将钟离昧家在伊庐邑，平素和韩信相

好。项羽死后，逃亡归附韩信。汉王怨恨钟离昧。韩信刚到楚国，巡视县邑，出入带兵护卫。汉六年，有人上书控告楚王韩信谋反。高帝刘邦采纳陈平的计策，以天子巡视的名义会见诸侯，南方有个云梦泽，派使者通知各诸侯王到陈地相会说：“我将到云梦泽游玩。”实际上是想袭击韩信，韩信并不知道。高帝将到楚国时，韩信准备率兵反叛，但又自以为没有罪，用不着；想进见高帝，又担心被擒拿。有人建议韩信道：“斩了钟离昧进见高帝，高帝必定高兴，也就不会有祸患了。”韩信和钟离昧商量，钟离昧说道：“汉所以不派兵用武力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在你这里。你要是抓了我去向汉王献媚，我现在死了，你也随着就没命了。”于是又骂韩信道：“你并不是一个忠厚长者！”说罢，自刎而死。韩信带了他的首级，在陈县进见了高帝。高帝命令武士把韩信捆了起来，关在随行的囚车上。韩信道：“果然象别人所说的，‘狡兔死了，良狗就被烹杀；飞鸟射尽了，良弓也就被收藏起来；敌国灭了，谋将也就要被处杀。’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本是我要被烹杀的时候了！”高帝道：“有人告你谋反。”于是把韩信扣上刑具。到洛阳后，赦免了韩信的罪，降封为淮阴侯。

韩信知道高帝害怕和嫉妒他的才能，经常称病

不来朝见和侍从。韩信因此整天牢骚满腹，抱怨不迭，经常闷闷不乐，羞于和周勃、灌婴等处于同等地位。韩信曾到将军樊哙家，樊哙跪拜迎送，自称为臣，并说：“真没想到大王你竟然愿意屈驾光临臣下家门！”韩信出来后，笑道：“想不到我竟然可与樊哙等人为伍！”高帝曾和韩信闲聊诸将能力的大小，评价各有短长。高帝问道：“象我这样能带多少军队？”韩信道：“陛下不过能带十万而已。”高帝又问道：“你又怎么样？”韩信道：“我多多益善。”高帝笑道：“多多益善，为什么又被我抓获了？”韩信答道：“陛下不擅长领兵，但善于带将，这就是我韩信之所以被你捉拿的原因了。况且你是上天授予的，并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

陈豨被任命为钜鹿郡守，向韩信告别。韩信握着他的手，摒退旁边的人，和他在庭中散步，仰天而叹道：“能和你谈一谈吗？我有话要跟你说。”陈豨道：“你就请讲吧。”韩信道：“你所处的地方，是天下精兵骤集的要地；而你，是皇上亲信宠幸的人。如果有人说你谋反，皇上肯定不会相信；要是再有人说，皇上就会怀疑了；待到第三个人这么说时，皇上就会大为发怒并亲自带兵来攻打你了。我替你作内应，那么天下就有希望夺到手

了。”陈豨素来知道韩信有才能，就相信了，并说道：“还望多多指教！”汉十年，陈豨果然反叛。高帝亲自率兵去攻打，韩信称病没有同去。悄悄派人到陈豨那里，告诉他：“尽管起兵，我在这里助你一臂之力。”韩信于是和随从亲信商量晚上作假诏令赦免各衙署领有的苦役和官奴，准备派去袭击吕后、太子。部署好以后，等着陈豨的回信。他的门客中有个人得罪了韩信，韩信把他关了起来，准备杀了他。这人的弟弟上书，把韩信要谋反的事报告了吕后。吕后想把韩信召来，又怕他的党羽不肯就范。于是和相国萧何谋画，派人假装从高帝那里来，说陈豨已经被捕处死了，诸侯百官纷纷朝贺。萧何骗韩信道：“虽然有病，还是勉强支持着进宫来祝贺。”韩信进宫后，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了起来，在长乐宫中挂钟的屋子里斩了他。韩信临斩时，说道：“我真后悔不采纳蒯通的计策，而被女人小孩欺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灭了韩信的三族。

后来高帝打败陈豨的军队回来，到宫后，见韩信已死，感到既高兴又可怜，问道：“韩信死时说了什么？”吕后答道：“韩信说悔恨没有用蒯通的计策。”高帝道：“那是一个齐国辩士。”于是下令齐国捉拿蒯通。蒯通到后，高帝问道：“是你怂



“愚韩信背叛我吗？”蒯通答道：“是的，我确实劝过他。这小子不采用我的计策，所以才在这里身死族灭。倘若那小子听从我的计谋，那你又怎么能把他抓起来杀了呢！”高帝怒道：“烹了他！”蒯通叹道：“唉，烹死我，冤枉啊！”高帝问道：“你怂恿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蒯通答道：“秦朝纲纪废弛，崤山以东大乱，异姓纷纷起兵，天下英雄豪杰如乌鸦似的群集起来。秦政权崩溃，天下纷纷争夺，于是才智高超、行动敏捷的人就取得了胜利。‘跖的狗对着尧狂叫，并不是尧帝不仁，狗的生性本来就是对着不是自己的主人吠叫。’在那个时候，我只熟悉韩信，而不熟悉陛下。况且天下磨刀执剑要象你一样争夺天下的人很多，只是力不能及罢了，难道你又能够把他们全部烹杀呢！”高帝于是命令：“放了他。”赦免了蒯通的罪过。

太史公道：我到淮阴去，淮阴人对我说，韩信还是普通百姓的时候，志向就与众不同。他的母亲去世，家里穷得无法安葬，可他还是四出谋求地势高而宽敞的地方，要让旁边可以居下上万户人家。我看了他母亲的坟地，确实是这样。假使韩信明理谦让，不居功自傲，不自夸才高，那么他在汉朝的功勋就差不多可以和古代的周公、召公、太公等人相媲美了，封国也就可以传之不绝，他也可以享

受到后世的祭祀了。他不这样做，而在天下已经统一时，还图谋反叛，被灭掉宗族，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 季布栾布列传

季布和栾布是汉初两位很有侠义风度的勇士。本篇写季布，着意刻画他那种大丈夫能屈能伸，直言不讳，嫉恶如仇，注重信誉的品格。写栾布，侧重描述他对彭越的忠诚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作者在写这篇传记时，正象写《刺客列传》等篇一样，融入了个人对人生世事的深沉感慨。“太史公曰”中所说的“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贤者诚重其死”这些话，正是司马迁忍辱重死，以成《史记》的自我写照，读者在欣赏本篇时，联系《史记》中与这篇相类似的论述，当可认识到司马迁所说的“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并不是偶然激愤的话。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sup>①</sup>衣赭衣，置广柳车中<sup>②</sup>，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心与同食。”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sup>③</sup>，见汝阴侯滕公<sup>④</sup>。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

---

①髡(kūn昆)钳：秦时的刑罚。髡是去发，钳是用铁箍扎着脖子。②广柳车：当时运输用的大牛车，一说是装棺柩的丧车。③轺(yáo窑)车：赶路用的轻便车。

④滕公：即夏侯婴。

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sup>①</sup>，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待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sup>②</sup>，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后<sup>③</sup>，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祖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sup>④</sup>，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瘳<sup>⑤</sup>，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

---

①伍子胥鞭荆平王之墓：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平王杀了，他逃到吴国，帮助吴国打败楚国，于是把平王的尸骨挖出，鞭打三百，以泄私仇。②诸公：泛指当时一般评论的人。多，推重，赞扬。③嫚（mān慢）：轻视，侮辱。④困于平城：事见《陈丞相世家》。⑤瘳（chōu抽）：病愈。

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季布为河东守<sup>①</sup>。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sup>②</sup>，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阹陛下也<sup>③</sup>。”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sup>④</sup>，故特召君耳。”布辞之官。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sup>⑤</sup>。事贵人赵同等<sup>⑥</sup>，与窦长君善<sup>⑦</sup>。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sup>⑧</sup>，欲得书请季

---

①河东守：即河东郡的郡守。河东郡在今山西省西南。②待罪：谦词，指任职。意为在职恐惧，时时警惕自己的罪过。③有以阹陛下：有人通过这窥见陛下的深浅来。④股肱(gōng公)股是大腿，肱是胳膊。这里是比喻河东郡的地理位置很重要。⑤招权：倚仗权势，顾金钱，取钱财。⑥赵同：即当时的宦官赵谈，因司马迁避父司马谈之讳而改谈为同。⑦窦长君：文帝窦后的哥哥。⑧归：自京城回楚。

布<sup>①</sup>。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尝杀人，亡之吴，从袁丝匿。长事袁丝<sup>②</sup>弟畜灌夫、籍福之属<sup>③</sup>。尝为中司马<sup>④</sup>，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礼，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sup>⑤</sup>。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

---

①欲得书请季布，要窦长君给他一封介绍信，求见季布。请，谒见。 ②长事袁丝：象对待长辈那样来对待袁丝。 ③弟畜灌夫、籍福之属：把灌夫、籍福等人当着弟辈来看待。 ④中司马：中尉所属的司马，即后文所提到的中尉郅都的下属。 ⑤窃籍其名以行：暗地里打着他的招牌来行事。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 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 公曰：

“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 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 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栾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sup>①</sup>，尝与布游。穷困，赁佣于齐，为酒人保<sup>②</sup>，数岁彭越去之臣野中为盗，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家主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臧荼后为燕王，以布为将。及臧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以为梁大夫。

使于齐，未还，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头于洛阳下，诏曰：

“有敢收视者，辄捕之。”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sup>③</sup>，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

---

①家人：一般的平民。 ②保：雇员。 ③奏事彭越头下：指受彭越之命出使齐国的栾布从齐返回，仍照旧在彭越的头下回报。



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sup>①</sup>。”方提趣汤<sup>②</sup>，布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sup>③</sup>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亨。”于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布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吴楚反时<sup>④</sup>以军功封俞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sup>⑤</sup>，号曰栾

<sup>①</sup>趣（cù促）亨之：立即烹杀你。趣，同促，急也。<sup>②</sup>趣（qū趋）：这里同趋。<sup>③</sup>微：无。<sup>④</sup>吴楚反：指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sup>⑤</sup>立社：相当于后世的建造祠堂。

公社。

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军搴旗者数矣<sup>①</sup>，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sup>②</sup>，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sup>③</sup>。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

①身屡（jū锯）军搴旗者数矣：亲自多次消灭敌军、拔取敌旗。搴，拔取。屡，本当作覆，覆灭。②欲有所用其未足也：要去发挥和完成他还没有施展出来的才能和抱负。③其计画无复之耳：只是他们觉得没有任何别的出路罢了。

季布是楚国人。喜欢仗义行侠，在楚国很有声望。项羽派他带兵打仗，多次围困汉王刘邦。因此到了项羽兵败身亡时，汉高祖就悬千金捉拿季布，谁胆敢窝藏季布就灭绝他的三族。季布逃亡到了濮阳人姓周的家里。周氏对季布说：“汉王朝正急于捉拿将军，此时快要搜寻到我家了，倘若将军能听我一言，我就冒昧地献上一计；倘若不能的话，我情愿先在你面前自杀算了。”季布答应了周氏。于是周氏剃去他的头发，用铁箍扎着他的脖子，让他穿上粗布衣，装进广柳车里，并和他的几十名家奴装在一起，运到鲁国一个叫朱家的家里把他们卖掉，朱家心里明白其中谁是季布，就把他买了下来放进庄园里劳动。他告诫自己的儿子说：“种田的事情要听这个奴隶的，你一定让他和你吃一样的饭菜。”朱家自己便乘坐轻便的快车赶到洛阳，去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朱家住下，款待了好几天，朱家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询问滕公：“季布犯了什么大罪，皇上却这样急于捉拿他？”滕公答道：“季布曾多次为项羽卖命围困皇上，皇上很恨他，所以一定要捉拿到他。”朱家又问：“你觉得季布这个人怎么样？”滕公回答说：“他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朱家于是进言：“做臣子的各被自己的君主所用，季布被项籍起用，只不过是尽职罢了。难道项氏的

臣子都要杀尽吗？今天皇上才得到天下，难道仅仅因为自己的私仇就去捉拿一个人，何必要向天下人表明自己这种狭小的气度呢？况且凭着季布的德才而汉王朝又这么急于抓拿他，这样一来他不是北投匈奴就是南奔南越了。忌恨豪杰，就会帮助敌国，这就是荆平王的尸骨为什么遭到伍子胥鞭笞的原因。你为什么不从中斡旋向皇上进言呢？”汝阴侯滕公知道朱家是个仗义的大侠，猜测季布就藏在他的家里，于是答应说：“好吧。”等有一个机会时，果然照朱家的意思向皇上讲了，汉高祖于是赦免了季布。这时，社会上的舆论都赞扬季布刚柔相济，能屈能伸，朱家也由于这件事而闻名于世。季布受到召见，谢罪。于是高祖任命他为郎中。

孝惠帝时，季布任中郎将。匈奴单于曾写信侮辱吕后，语气不恭。吕后勃然大怒，召集大将们讨论如何对付这件事。上将军樊哙说：“我只要率十万兵马，就能荡平匈奴。”大将们都迎合吕后的旨意，说：“是这样的。”季布反驳道：“樊哙该杀！高帝曾率兵四十多万，却被匈奴围困在平城，今天樊哙怎么能用十万兵马去荡平匈奴，这是当面撒谎！况且秦朝就是因为对匈奴用兵，才引起了陈胜等人的起义。而在今天战争的创伤还没有医治好，樊哙又当面说谎逢迎，这是要毁掉我们的国

家。”这时在座的无不心惊胆寒，太后于是退朝，再也不议论出击匈奴的事了。

季布任河东守，在孝文帝时，有人赞扬他是个德才兼备的人，于是孝文帝召见他，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后又有人说他勇悍，好发酒性使人难以接近。所以季布到了京城，在客馆里住了一个月，受到接见后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任命就要他回去。季布因此上言道：“我没有功劳却窃取了皇上的宠爱，因此能在河东任郡守。陛下无故召我来，这必然有人称赞我有才能来欺骗陛下。现在我来了，却没有接受任何新的任命就要我回去，这必然又有人在陛下的面前诋毁我。陛下因为一个人的赞美就召我来，又因为一个人的诽谤打发我走，我害怕天下有识之士听说这件事，从而能窥测到陛下的好恶了。”文帝默不作声内心惭愧，过了许久才说：“河东郡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郡，所以我是特地召你来询问一下的。”季布告别了文帝，去河东郡就任原职。

楚国人曹丘生，是个辩士，多次依仗权势夺取钱财。事奉宦官赵谈等，和窦长君要好。季布听说这事，寄信去规劝窦长君：“我听说曹丘生不是个德行好的人，请不要和他来往了。”到曹丘生回楚国时，他要窦长君向季布写封信引荐一下他，窦长

君劝道：“季将军不喜欢你，请你不要去了。”曹丘生执意请求给他写了介绍信，于是起程去楚国。他叫人先送去这封信，季布见信后果然怒火中烧，等着曹丘生登门时发作。曹丘生一到，就向季布长揖道：“楚国人有一句歌谣说：‘得到一百黄金，还不如得到季布的一句许诺。’你知道你是怎样在梁楚一带得到这样好的名声吗？况且我是个楚国人，你也是楚国人。我把你的大名到处传播，难道就没有一点可看重的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拒绝我！”季布于是大喜，引入内室，留曹丘生住了几个月，把他当上宾款待，厚礼送别。季布的名声后来愈发大振的原因，是曹丘生宣扬传播的结果。

季布的弟弟季心，他的勇气过人称雄关中，待人恭谨，好仗义行侠，方圆几千里以内，壮士们都争着为他效死。季心曾杀过人，逃亡到吴国，躲在袁丝的家里。他象对待长辈那样对待袁丝，象对待弟弟一样对待灌夫、籍福等人。曾做过中司马，就是他的直接上司中尉郅都也不敢对他不礼貌。少年们大多常常私下用他的名义来行事。在那时，季心以他的勇气，季布以他的信誉，闻名于关中一带。

季布的舅舅丁公，是楚项羽的将领。丁公有次追逼汉高祖刘邦到彭城西南，两军短兵相接，高祖被追急了，回头对丁公说道：“两位好汉何苦这样

彼此厮杀，相互困斗哟！”于是丁公领兵而去，汉高祖才得以脱险逃出。到了项羽被灭时，丁公来求见高祖，高祖却把丁公抓了起来巡示军中，说道：

“丁公作为一个项王的臣子却不忠诚，使项王失掉了天下的人，就是这个丁公。”于是杀了丁公，告诫全军：“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后来当臣子的人不要去仿效丁公！”

栾布为梁国人。当初，梁王彭越为普通老百姓时，曾和栾布有过交游。由于贫困，他们去齐国做工，当了酒家的佣人。几年后，彭越跑到巨野大泽中当了强盗，栾布却被人掠去出卖，在燕国当家奴。因为他为自己的家主报了仇，被燕国将领臧荼推荐当了都尉。臧荼后来做了燕王，起用栾布为将。到了臧荼谋反时，汉朝击败了燕王，俘虏了栾布。梁王彭越听到这一消息，于是向高祖说情，恳求赎回栾布，并任命他为梁国的大夫。

栾布受彭越之命出使齐国，还没有返回，汉朝就召去彭越，以谋反为名加罪于他，诛灭了他的三族。不久就把彭越的头砍下悬挂在洛阳城下，高祖并下诏告示天下：“有谁敢来收尸或者来哀悼祭祀的，立即捉拿。”栾布从齐国返回，赶到洛阳城下，照旧在彭越的头下禀告出使齐国的情况，接着又是痛哭流涕的拜祭。官吏立即捉拿了栾布，报告

汉高祖。高祖召见栾布，大声骂道：“你要跟随彭越造反吗？我禁止任何人收敛彭越的头颅，只有你一人为他拜祭而且还为他痛哭流涕，很显然你是要跟彭越造反了。我要立即把你烹了。”刑吏正要架起栾布走向那烧着开水的鼎镬时，栾布回头对高祖说：“我想在死前说一句话。”高祖问：“你要讲什么？”栾布说：“当初你在彭城受困，在荥阳、成皋一带受挫时，项王所以最终不能西逃，只是因为彭越王据守梁国一带与汉王你联合起来牵制了楚军而已。当时，彭越王只要偏向一方，或者帮助楚国，汉就灭亡，或者帮助汉国，楚便灭亡。再说垓下会战，没有彭越王，项羽就不会失败。天下已经平定了，彭越王与你盟誓剖符，接受你的册封，也是想把你给的封赐传给子孙万代罢了。如今陛下向梁国征兵，彭越王有病不能带兵前来，于是陛下就怀疑他有谋反之心，没有拿到谋反的证据，就用那些微不足道的小过失为理由来诛灭他，我害怕这样一来功臣们会人人自危。现在彭越王已经死了，我活着还不如死了，请你把我烹了吧。”听到这里，高祖于是便赦免了栾布的罪过，任命他为都尉。

孝文帝时，栾布做了燕国的宰相，后来又升为将军。于是栾布向世人宣称：“贫困的时候，如果不能委曲求全降低志向，就是不知道做人的道理；



富贵的时候，如果不能扬眉吐气施展自己的抱负，就不是一个有德才的人。”于是他就加倍报答那些曾给过他恩德的人，而用刑法去诛灭那些曾和他结过怨仇的人。吴楚叛乱时，他因为有军功受封为俞侯，又作了燕国的宰相。燕国齐国一带都为栾布建造祠堂，取名为栾公社。

景帝中五年时，栾布去世，他的侯国由儿子栾贲继承，栾贲被任命为太常，后因祭祀时所用的牲畜没有按照法令的要求，侯国就被废除了。

太史公评论道：由于项羽崇尚气力，所以季布得以用他的勇气在楚国一带扬名，他亲自多次率兵消灭敌军，拔取敌军战旗，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壮士。然而到了将要受刑被诛杀时，他却躲藏在别人家中为奴偷生，这是何等的低下哟！他一定是认为自己才志远大，所以屈身受辱却不感到羞耻，这是想要发挥他那还没有充分施展出来的抱负和才能，因此后来他终于成了汉代的名将。有才志的人是不愿轻易丧生的。而那些女奴贱人们因为一时的怨愤就自杀寻死，不是他们有什么勇气，而只是他们觉得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和希望罢了。栾布哀哭彭越，走向就要烹杀他的鼎镬却从容自在，这是因为他确实知道自己该怎样来安排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对死并不畏惧。即使是古代的英烈们，也不能超过他了呀！

## 张释之冯唐列传

张释之事奉汉文帝，善于进言应对。特别是熟悉秦汉之际的历史，能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得到汉文帝的信任，职位一再提升，最后任为廷尉。这篇列传以生动的事例，流畅的语言，记叙张释之尽力职事，持议公平，对于触犯法令者，无论太子王侯、平民百姓，一概以法为准绳加以处置。他出任廷尉后，自知“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因此，断案务求平允，不迎合皇上的意旨。他谏说汉文帝：法是天子与天下庶民共有共遵的。他问罪以法为准，量刑不随意轻重。通篇传文把张释之为人处世的态度及个性特点，写得形象动人，栩栩如生。这篇传记也展现了社会矛盾，显示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冯唐好直言，在传文中着重载列了他与汉文帝的对话，述说了委任、信用将帅，给予在外指挥作战的将帅以职权的重要性，从中可见他对在战争中应重视将帅作用的问题，确有真知灼见。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sup>①</sup>，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sup>②</sup>，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sup>③</sup>，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sup>④</sup>。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sup>⑤</sup>。

释之从行，登虎圈<sup>⑥</sup>。上问上林尉诸禽

---

①堵阳：即堵阳县，其地在今河南省西南部唐河上游。 ②訾（zǐ紫）：同“资”，本指家财，这里指家财殷实，合于出任官职的条件。骑郎：负责侍卫的官员。

③中郎将：皇帝的侍卫武官，属郎中令。 ④谒者：皇帝的侍从人员，职掌接收文奏，通报传达，是郎中令的属官。 ⑤仆射（púyè菩夜）：官名。是领管某一职事的官员。谒者仆射，是领管谒者的长官。 ⑥虎圈：上林苑养禽兽的地方。

兽簿<sup>①</sup>，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sup>②</sup>，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绾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

“东阳侯张敖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绾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sup>③</sup>，岂教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sup>④</sup>！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sup>⑤</sup>，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

---

①上林尉：管理上林苑的官员。禽兽簿：“指登记禽兽的各种簿册。” ②啬（sè色）夫：官名，这里指管理虎圈事务的小官吏。 ③曾不能出口：文帝曾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年内决狱多少，钱、谷出入多少。周勃不能回答。“曾不能出口”就是指的此事。参看《陈丞相世家》。 ④教（xiào孝）：效法。谍谍：亦作喋喋，形容快嘴多言。 ⑤陵迟：或作陵夷、凌迟，这里指衰颓。

之化上疾于景响①，举错不可不审也②。”

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

上就车，召释之参乘③，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④。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⑤。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⑥。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依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⑦，用纁絮斲

①疾于景响：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还要快。景，同“影”。 ②错（cù）：通“措”。 ③参乘（cānshèng）：陪乘。参或作“骖”。 ④公车令：掌管司马门屯卫的官员。 ⑤中大夫：郎中令的属官，掌管议论。 ⑥居：登。临：亲临。厕：同侧。 ⑦椁（guǒ）：棺外的套棺，俗称外棺。

陈<sup>①</sup>，蓼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sup>②</sup>，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sup>③</sup>。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蹕<sup>④</sup>，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蹕，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

---

① 紵絮斲陈：斲切紵丝布列于缝隙之间。斲，斫的异体字，切，斲。陈：布列。 ② 有可欲者：有能引起人们欲望的东西，这里指珍宝一类的随葬品。张释之的意思是反对文帝厚葬。 ③ 廷尉：最高的法官。 ④ 蹕：帝王出行时清道，禁止行人来往的戒严令。

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sup>①</sup>，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sup>②</sup>，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

后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

---

①案律：依照法律规定，案，同按。 ②长陵：汉高祖的陵墓，一抔（póu）土，一捧土。后世因此用“一抔土”代称坟墓。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①？”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张廷尉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②。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③，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④，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

①结袜：把袜子系（jì）好。 ②大父：祖父。

③中郎署长：官名，中郎署之长。中郎是侍从皇帝的。

④尚食监：官名。掌管供给王者的膳食。



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率将<sup>①</sup>，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sup>②</sup>，而搏髀曰<sup>③</sup>：“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sup>④</sup>！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sup>⑤</sup>？”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那<sup>⑥</sup>，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

“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sup>⑦</sup>，寡人制之；阃以外者，

①官率将：又称“官士将”，是统率百人的队长。  
②说：通“悦”。 ③搏髀（bì 婢）：拍大腿。 ④主臣：对皇帝说话时惶恐而恭敬的称谓，与称“昧死”相当。 ⑤间处：这里指没有旁人在场、彼此可以直率地谈话的地方。 ⑥朝（zhā朱）那：县名，西汉置。县治在今宁夏固原东南。 ⑦阃（kǔn捆）：门槛，这里指城门。



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sup>①</sup>，百金之士十万<sup>②</sup>，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sup>③</sup>，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飧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sup>④</sup>，飧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人，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sup>⑤</sup>，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sup>⑥</sup>，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sup>⑦</sup>，一言不相应，

①彀（gòu够）骑：骑射之士。彀：张弓。②百金之士：出战能立功，其功可赏百金的战士。③澹（dàn淡）林：古族名，或作儋林、檀濫。④椎牛：杀牛。⑤家人：平民百姓。⑥尺籍：古代书写军令的簿册。伍符：古代军中各伍互相作保的符信。五人为“伍”。⑦莫府：即幕府。

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sup>①</sup>，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太史公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sup>②</sup>。《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sup>③</sup>。张季、冯公近之矣。

<sup>①</sup>车骑都尉：管领京师及各地方政府的车战之士。

<sup>②</sup>廊庙：朝廷。 <sup>③</sup>不偏不党句：见《尚书·洪范》。原文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不。

张释之廷尉是堵阳人，字季。与兄张仲居住在一起。因家庭殷实，得以选拔为皇帝的侍从，侍奉孝文帝，整整十年没有升迁，没有什么名声。释之道：“骑郎当久了，消耗了我哥哥的家产，真不顺心啊。”想自动请求免职归家。中郎将袁盎知道释之的贤能，舍不得让他离去，于是请求升调释之，让他担任负责上传下达职事的谒者。释之在朝见皇帝后，上前向皇帝陈说国家当前应做的事情。文帝说：“说些浅显易晓的道理，不要发太高的议论，所议论的应是当前切实可行的啊。”于是释之谈论秦、汉之间的旧事，论说秦灭亡和汉兴起的原因，谈了许久。文帝称赞说得好，于是任命释之为谒者的长官。

释之随从文帝出行，临观上林苑中畜养禽兽的地方——虎圈。文帝问主管上林苑的尉官，苑中各种禽兽登录在册的情况，问了十多个问题，尉官左边瞅瞅，右边看看，全不能回答。而在这时，料理虎圈的小官从旁代替尉官回答文帝所问禽兽登录在册情况，十分详尽，他想以此表现自己能随口对答问题，就象回声那样有迅速响应的本领。文帝说：“难道当官主事的不应该这样啊？尉官才能低下，不足任使。”于是诏令释之将啬夫提升为上林苑的令长。过了一会后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

勃是什么样的人？”文帝说：“他是有德行、有名望的人。”释之又问道：“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文帝回答说：“他也是有德行、有名望的人。”释之说：“那绛侯、东阳侯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人，但这两个人在回答问题时，也曾经是不能脱口出言应对，难道都要效法啬夫那样滔滔不绝、能言善对吗！再说秦朝因为信任捉刀弄笔办理文牒的官吏，这些官吏以办事紧急、督察苛刻来争胜，而秦朝的弊端正是空具有其官样文书，却毫无关心怜悯黎民百姓的实际举措。因此缘故，秦始皇不能听说到他的过失，破坏到二世君临天下之时，秦王朝便土崩瓦解了。而今陛下因为虎圈啬夫能言善对而越级提拔他，我唯恐天下的人随风行事，形成不良的风尚，人们竞相注重应对善辩而无实际的才干。况且下面接受上面的教化，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还要快。因此赏罚举措不可不谨慎啊！”文帝听后说：“说得对”。于是废除了升迁啬夫的命令，不任命啬夫为上林令。

文帝上车，召令释之与他同车陪坐。车乘慢慢地行进，文帝向释之询问秦朝的弊政，释之详尽地以实情禀告。回到宫中后，文帝任命释之为掌管司马门的公车令。

过了不久，太子和梁王同车入朝，进入司马门

时竟不下车，释之当即追上前去阻拦太子和梁王，不许乘车进入殿门。于是释之弹劾太子、梁王入司马门不下车，是大不敬，上奏皇帝。薄太后听说了这一弹劾太子的事，文帝摘下皇冠向太后请罪道：

“是我教子不严。”薄太后于是派使者传诏令赦太子和梁王。然后释之才准许他们入宫。文帝由这件事的处理而看出释之有奇才，任命他为掌管议论的中大夫。

过了不久，释之又升调为中郎将。随从文帝出行到了霸陵。文帝登上霸陵，亲临陵北的霸水侧畔眺望。当时文帝宠爱的慎夫人随行，文帝指着去新丰的道路给慎夫人看，感慨地说：“这就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啊。”文帝命慎夫人弹瑟，自己和着瑟调歌咏，意境凄惋悲凉，回头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美石做外棺，将纒丝絮绵填塞其缝隙，涂上漆胶，又怎能振憾它！”左右随从都同声称好。释之上前进言说：“假若棺槨中有珍宝金银，即使是将整座南山浇铸起来，那它也还是有缝隙的；假若棺内没有奇物异宝，虽然没有石槨，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啊！”说得文帝连声称赞。此后文帝又任命释之为廷尉。

不久，文帝出行经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来，皇帝御辇的驭马受惊。文帝于是派骑士捕捉

这惊驾的人，将他交给廷尉。释之审问查究。惊驾人交代说：“我是长安县人，来到中渭桥，听到清道戒严令，只得藏匿桥下。过了好久，以为皇上御驾已过了中渭桥，便从桥下出来，看见了皇帝的御车，只好马上转身奔跑。”廷尉奏上判决结果：此人干犯戒严，应处罚金。文帝愤怒地说：“此人直接使我的马受惊，幸亏我的马温顺，假使是别的马匹，不就要翻车伤我么！可是廷尉却仅仅判处他罚金！”释之进言说：“法律是天子和老百姓共有共守的。现在按法律规定是判罚金，而如果改判重罪，那么这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再说假使在当时，你派人立即把他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下交给我廷尉，而廷尉正是天下的公平执法人。廷尉一有偏差，全国的执法用律就都会跟着偏轻偏重，这样，平民百姓将何处措手足？请陛下体察考虑这用法的事情。”过了好久，文帝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后来有人偷盗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盗窃者被捕获，文帝发怒，将犯人交给廷尉治罪。释之依照法律规定，援引盗取宗庙内供用物的罪名上奏，奏上的判决是处以死刑。皇上大怒，说道：“此人无道至极，竟然盗窃先帝庙里的供奉器物，我将此案交给廷尉的意思，是要诛杀他和他的父母兄弟妻

子，而你却援引法律奏请判处死刑，这不是我所要恭敬奉承先人宗庙的本意啊。”释之脱帽叩头说：

“依法决断处死已经足够了，况且即使是罪名相等的，也要以顺逆程度的差异来确定判刑的轻重。而今因为罪犯偷窃了宗庙供奉器物竟诛杀他们父母兄弟妻子，那么万一有蠢人在长陵上取走一把土，你又怎样去加重处罚他呢？”过了许久，文帝与太后谈到这件事，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判决。当时，中尉条侯周亚夫和梁王的相山都侯王恬开，亲见释之议事执法公平，便与他结为亲友。因此天下称赞张廷尉的为人。

后来文帝逝世，景帝继立为帝，释之因为景帝为太子时，自己曾有呵止他人朝一事，心中恐惧，便托病请假。想要辞官离开吧，怕更大更重的罪责会随之而来；想要进见景帝当面谢罪吧，又不知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后来他听了王生的计谋，终于拜见了景帝，当面谢罪，景帝并不谴责他。

王生其人，精通黄、老学说，是隐居之士，他曾经被召参加朝廷的大会，王生得居中坐，而三公九卿全都站着。王生年迈，说：“我的袜带松脱了。”回头吩咐张廷尉：“替我把袜子系上！”释之当即跪下替他系上袜带。事后，有人对王生说：

“怎么单单在朝廷上当众羞辱张廷尉，要他跪下系



袜？”王生说：“我年迈并且身份卑贱，自己付度对张廷尉不会有什么帮助。张廷尉是当今天下的名臣，我故意随便屈辱廷尉，使他跪下结袜，想以此来推重他。”各位公卿听了这番话，都认为王生贤明并且尊重张廷尉。

张廷尉事奉景帝一年多，由廷尉外调为淮南国相，仍然还是因为从前有呵止太子入朝的过错。过了一段时间，释之逝世。他的儿子叫张挚，字长公，任官职到大夫后，被罢免。因为他不能阿附世俗以求容身于当朝，所以免官之后，直至身死没有再任官职。

冯唐，他的祖父是赵国人。父亲迁徙到代地。汉王朝建立后，又迁徙到了安陵。冯唐因为能尽孝道而著称，任职为中郎署的署长，事奉汉文帝。文帝乘辇车经过郎署，问冯唐道：“您年老，是怎样任为郎官的？家住在哪里？”冯唐完完全全地据实回答。文帝说：“当我任代王时，我的膳食官高祛多次对我讲起赵将李齐的贤能，以及他大战于钜鹿城下的一段故事。现在当我每次进餐时，心里总是联想到李齐大战钜鹿城下的事，您知道这事吗？”冯唐回答说：“李齐还比不上廉颇、李牧那样的为将勇猛贤能。”文帝问：“根据什么？”冯唐说：“我祖父在赵国时，担任带兵的队长，与李牧交

好。我的父亲曾任过代国的国相，同赵将李齐是好友，知道他的为人。”文帝既已听说了廉颇、李牧的为人，很是喜悦，并且拍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现在为我的将帅，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忧虑匈奴的进犯呢？”冯唐说：“主臣！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可能任用他们的。”文帝听后恼怒，起身进入宫中。过了好一会，文帝召见冯唐责备说：“您为什么当众侮辱我，难道就没有我们彼此说话的僻静地方吗？”冯唐谢罪说：“我这人不知道忌讳。”

就在这时，匈奴又大举进犯朝那，并击杀北地都尉孙印。文帝因匈奴的骚扰而思虑，于是再召冯唐问道：“您何以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冯唐回答说：“我听说古时的王者派遣将帅出师，亲自跪着为大将推车，并且宣布说：‘城门以内的事情，我自己来处置；城门以外的事情，都由将军你处置。’按军功的大小给予的爵位及奖赏，都由将领在外定夺，回朝后再奏给皇帝。这些并不是虚假之言。我的祖父说：李牧担任赵将驻扎在边关的时候，军中市场上所收入的租税都是自己支配用以犒劳士卒，赏赐由在外的将领决定，朝廷不从中干扰。国君只是委任将领并督责他们成功。所以李牧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派遣经过挑选的兵车一

千三百辆，骑射之士一万三千人，能立功受赏的猛士十万人，因此能北逐匈奴、大败东胡、攻灭澹林。西面能抑制强秦，南面能控制韩、魏。当时，赵国几乎可以称霸了。后来正值赵王迁继位，王迁的母亲是歌舞艺人。王迁继立即位后，竟听信了郭开的谗言，终于杀害李牧，命令颜聚代李牧为将。因此军队失败，士卒逃散，颜聚被秦军擒获诛杀。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任云中郡的郡守，他那里军市的租税都拿来慰劳士卒，并把自己积蓄的钱财都拿出来，每五日宰杀一次牛，以奉飧宾客及属下的军吏和左右亲近人等，因此匈奴远远地避开，不敢接近云中郡的边塞。匈奴曾有一次进犯，魏尚率领车骑出击匈奴，杀伤了许多进犯者。士卒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从农田耕作中出来从军，哪里知道军令簿册、部伍符信。他们只是终日竭力作战，斩获敌人的首级、捕捉俘虏，向幕府报功，可是只要所报的事状有一言半语不相合，办案的官吏便援引法规来惩治他们。这样，军功奖赏不能施行，而办案官吏搬出来的法规却不折不扣地施用。我愚昧无知，认为陛下的法律订得太繁琐，赏赐太微薄，惩罚太苛重。而且云中郡守魏尚因为报功状上多报了六颗首级而被判罪，陛下把他交付给狱吏去制裁，革除了他的爵位，判徒刑服劳役。由此说来，陛下纵使

能得到廉颇、李牧，也不可能任用。我确实愚陋，这些陈言，触犯了忌讳，真是死罪，死罪！”文帝听得十分高兴。当天就命令冯唐手持符节传达旨意，赦魏尚无罪出狱，重新担任云中郡守，而任用冯唐为车骑都尉，主管中尉及各郡、各侯国的车战之士。

汉文帝后元七年，景帝继立即位，任命冯唐为楚国相，后来被免职。武帝继位后，征举贤良之士，有人推举了冯唐。冯唐当时已有九十余岁，不能再出任官职，于是任命冯唐的儿子冯遂为郎。冯遂字王孙，也是杰出之士，同我交好。

太史公评论说：“张释之评说周勃、张敖如长者的故事，坚守法律，不阿附皇帝的意旨；冯唐谈论任用将帅的故事，有意味啊！真意味啊！谚语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很对。张、冯二君所称诵的长者和将帅的故事，都可以记录在朝廷的案卷里。《尚书》说：“不偏邪、不结私党，圣王之道就能开拓光大；不结私党、不偏邪，圣王之道就能井然有序地实行。”张季和冯唐够得上这不偏不党的品格啊！

## 魏其武安侯列传

本文虽题为《魏其武安侯列传》，实则是窦婴、田蚡、灌夫三人的合传。

作品通过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之间的矛盾斗争，揭露了汉代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相互残杀的黑暗现实。由于这场贵族之间的互相倾轧是与宫廷内皇帝与太后的矛盾相联系的，具有了更典型和深刻的意义。

窦婴为人正直，有战功，能荐进贤士；灌夫性倔强、尚侠义，不凌侮弱小，在强权面前不低头，这些都是作者赞赏的。但他们同时又具有豪强贵族骄横的劣性。田蚡是势利小人，倚靠裙带关系飞黄腾达，专横跋扈，贪婪骄奢，仗势害人，气焰极盛，甚至武帝也难以忍受。田蚡及其靠山王太后，是作

者极力鞭挞的对象。作品在表现汉景帝与窦太后，王太后与窦太后，汉武帝与王太后之间的权力之争时，用笔虽很含蓄，当时的真实情况还是一目了然的。

魏其侯窦婴者<sup>①</sup>，孝文后从兄子也<sup>②</sup>。父世观津人<sup>③</sup>。喜宾客。孝文时，婴为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sup>④</sup>。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太后由此憎窦婴。窦婴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如

---

①魏其(jī 击)侯窦婴：魏其侯是窦婴在击败吴楚七国叛乱后所得到的封号，见下文。 ②观津：战国赵地，故城在今河北武邑县东南。 ③孝文后：即景帝母窦太后。 ④詹事：掌管皇后、太子宫中事务的官。

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庑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sup>①</sup>，金無入家者。竇嬰守荊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sup>②</sup>。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

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sup>③</sup>，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

---

①財取為用：酌量用度，隨便取去。財通“裁”，裁酌。 ②亢禮：平等的礼仪。亢同抗。 ③自引謝病：托病走開。

两宫螫将军①，则妻子毋类矣②。”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

桃侯免相③，窦太后数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④！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⑤。难以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⑥，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长陵。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⑦。及孝景晚节，蚡益贵幸，为太中大夫。蚡辩有口，学槃盂诸书⑧，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⑨，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蚡弟田胜，皆以太后弟，孝景后三年封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

①两宫：这里指太后和景帝。螫（shì 释），蜂、蝎用针刺刺人，这里指忌恨、加害。②妻子毋类：妻和子都被诛灭。毋类，绝种，一个不留。③桃侯：名刘舍。④爱：爱惜，吝惜。⑤多易：常常草率从事。⑥武安侯田蚡（féng 坟）：武安侯是田蚡在汉武帝初年得到的封号。⑦子姓：相当于说子孙。⑧槃盂诸书：相传为黄帝史官孔甲所作的铭文，书写在槃盂等器物上。⑨称制：代行皇帝的职权。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建元元年，丞相绌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sup>①</sup>，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贺魏其侯，因吊曰<sup>②</sup>：“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人誉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恶，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则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魏其不听。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轂赵绌为御史大夫<sup>③</sup>，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sup>④</sup>，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

---

①微言：委婉地说。风，同“讽”，暗示的意思。

②吊：贺的反义，这里指告诫，警告、提醒。③推轂（gǔ古），本指推车前进，这里借以比喻推荐人才。轂，车轴。④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

兴太平。举適诸窦宗室毋节行者<sup>①</sup>，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sup>②</sup>。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者，貌侵<sup>③</sup>，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

“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sup>④</sup>。”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

---

①举適：指摘。“適”通“滴”。 ②东宫：当时太后居于长乐宫，长乐宫在大内东部。这里借指太后。 ③貌侵：其貌不扬。侵同寝，容貌丑陋。

④除吏：除去旧职换新职，后来以新授官职叫除授。

后乃退。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饶。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sup>①</sup>。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将军独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sup>②</sup>。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吴楚反时，颍阴侯灌何为将军，属太尉，请灌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灌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遂死吴军中。军法：父子俱从军，有死事，得与丧归。灌夫不肯随丧归，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仇。”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

---

①属（Zhǔ烛）：连接。 ②颍阴：今河南许昌。

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夫创少瘳，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请复往。”将军壮义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吴已破，灌夫以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言之上，上以夫为中郎将。数月，坐法去。后家居长安，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孝景时，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交，劲兵处，故徙夫为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入为太仆。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诛夫，徙为燕相。数岁，坐法去官，家居长安。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钩<sup>①</sup>。稠人广

---

<sup>①</sup>钩：通“均”。

众，荐宠下辈。士亦以此多之①。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②。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灌夫有服③，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④，将军旦日早临！”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

---

①多：推重。 ②引绳批根：互相合力，排斥异己。  
③有服：服指旧时丧礼规定穿戴的丧服。有服即居丧的意思。 ④帐具：指一切陈设用的器具。

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sup>①</sup>，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愕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sup>②</sup>，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欢而去。

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sup>③</sup>，曰：“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籍福恶两人有郤，乃谩自好谢丞相曰<sup>④</sup>：“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闻魏

---

①不怿(yì)：不高兴。怿，悦。 ②起舞属丞相：起舞完毕，请丞相田蚡起舞。这是一种礼节。属，请。 ③望：怨望，怨恨。 ④谩：欺蒙、诡诈。

其、灌夫实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吾不敢复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sup>①</sup>！”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宾客居间，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魏其侯过灌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郅。”魏其曰：“事已解。”强与俱。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

---

<sup>①</sup>案：案问，检查、核实。

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咕囁耳语！”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曰：“今日斩头陷匈<sup>①</sup>，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sup>②</sup>，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乃令骑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夫愈怒，不肯谢。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舍，召长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愧，为资使宾客请，莫能解。武安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

---

①匈：通胸。 ②更衣：婉辞，指上厕所。



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魏其食，曰：“东朝廷辩之①。”

魏其之东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他事诬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②，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于是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载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③，

①东朝：即太后居住的东宫。②辟倪：通“脾睨（pí nì）”。③凌轹（lì lì），糟蹋。凌，凌驾，欺压。轹，本指车轮碾压，这里指欺凌。

侵犯骨肉，此所谓‘枝大于本，脰大于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

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对。余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

“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sup>①</sup>，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sup>②</sup>；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碌碌，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曰：

“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

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sup>③</sup>，召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韩御史良久谓丞相曰：“君何不

---

①局趣：即局促，拘束。趣，通“促”。 ②藉（jī及）：践踏，欺凌。 ③止车门：宫禁的外门，百官到此下车。步行入宫。

自喜<sup>①</sup>？夫魏其毀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不废君。魏其必内愧，杜门齞舌自杀<sup>②</sup>。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贾豎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武安谢罪曰：“争时急，不知出此。”

于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颇不仇，欺谩。劾系都司空。孝景时，魏其常受遗诏<sup>③</sup>，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幸得复召见。书奏上，而案尚书大行无遗诏。诏书独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矫先帝诏。罪当弃市。五年十月，悉论灌夫及家属。魏其良久乃闻，闻即恚<sup>④</sup>，病瘵<sup>⑤</sup>，不食欲死。或闻上无意杀魏其，魏其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

---

①不自喜：不自重，不自爱。 ②齞(zé 择)舌：指缄唇不说话。齞：啃，咬。 ③常：通“尝”，曾经。 ④恚(huì 汇)：恼恨、发怒。 ⑤瘵(fei 费)：风病，小肿。

晦论弃市渭城。

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 谢罪。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赭赍入宫，不敬。

淮南王安谋反觉，治。王前朝，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特为太后故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

魏其侯窦婴，是孝文皇后的堂侄。他父亲以前世代是观津人，喜欢交结宾客。孝文帝时，窦婴是吴国国相，因病免职。孝景帝刚继位时，他担任詹事官。

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弟弟，他的母亲窦太后很喜欢他。梁孝王入朝觐见，以亲兄弟的身分出席皇帝的宴会。当时皇上还没有立太子，喝酒喝到高兴时，景帝满不在乎地说：“我去世后传位给梁王。”太后十分高兴。窦婴举了一杯酒，献给景帝，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这是汉朝的制度，皇上怎么可以擅自做主传位给梁王呢！”太后因此憎恨窦婴。窦婴也嫌官位小，便称病辞职。太后收回了窦婴出入宫门的门籍，不许他参加朝见。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皇帝查遍刘氏宗族和外戚窦氏的人，都没有象窦婴那样有才智的，于是召见窦婴。窦婴入朝见皇上，他坚决推辞，说自己身体有病，负不起这个责任。太后也感到惭愧。于是皇帝说：“国家正有危急，你难道可以推让啊？”就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赏给他千斤金。窦婴于是把闲居在家的袁盎、栾布等名将、贤臣推荐给皇帝。他把皇帝赏赐他的金子，摆在走廊和穿堂之内，军士官吏经过就叫他们随意取用，赏

赐的金子没有拿回自己家中的。窦婴驻守荥阳，监督讨伐齐、赵的各路兵马。七国乱军都被击败，封窦婴为魏其侯。那些游说的士人、食客们争相归附到窦婴门下。景帝的时候，每当朝廷商议大事，别的大臣都不敢和条侯周亚夫、魏其侯窦婴平起平坐。

孝景帝四年，立栗太子，让魏其侯当太子的老师。景帝七年，废除栗太子，窦婴多次谏争，没有被采纳。他便托病退居，在兰田山下住了几个月，很多宾客和辩士前去规劝，没有人能把他劝回来。于是梁人高遂劝窦婴说：“能使将军富贵的，是皇上；能亲爱将军的，是太后。现在你当太子的老师，太子被废除不能争辩；争辩也没有人听，又不能去死。自己称病引退，怀抱美女，隐居而不上朝，相比而言，这是自我表白而宣扬主上的过失。假如两宫要惩治你，妻子、儿女将无一幸免了。”魏其侯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就起身，入拜朝见如同从前一样。

桃侯刘舍被免去丞相，窦太后多次提出让窦婴任相。景帝说：“难道你以为我有所吝惜，而不肯让窦婴为相么！魏其侯这个人，只会沾沾自喜罢了，办事常常草率轻浮。很难胜任丞相，担当重任。”终于没用他，让建陵侯卫绾当了丞相。

武安侯田蚡，是景帝皇后的同母弟弟，生长陵。窦婴已经当了大将军，正当权力兴盛时，田蚡只是个普通郎官，还没有显贵，往来于窦婴家，侍宴斟酒，跪起恭敬如同窦婴的子孙一样。到景帝晚年，田蚡高升而且得宠，任职太中大夫。田蚡善辩论，有口才，能传习古文字，王太后更看重他。景帝去世，当天太子继位，王太后临朝称制，所有安抚、镇压的事大多采纳田蚡及其宾客的计策。田蚡弟弟田胜，都因是太后弟弟，景帝后三年，封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武安侯开始想当权做丞相，谦恭自下，延揽宾客，推荐闲居在家的有名望的人，给予优厚的待遇，想以此排挤窦婴一派的将相们。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因病免官，皇帝让大臣们讨论谁来担任丞相、太尉。籍福劝田蚡说：“魏其居高官时间很长，天下有识之士都归附他。现在你刚刚兴盛，比不过魏其。即使皇帝让你当丞相，你也要让给魏其。魏其当了丞相，你一定是太尉。太尉、丞相地位同样尊贵，而你又得到让贤的名声。”武安侯就把这一意见含蓄地告诉了太后，让她转达给武帝，于是让魏其侯当了丞相，武安侯当太尉。籍福去向魏其侯祝贺，顺便告诫他，说：“大人您生性喜欢好人，讨厌坏人，现在好人称誉大人，所以您当

了丞相，但大人还讨厌坏人，坏人很多，也能够毁掉大人。您如果好、坏都能兼容，那就可以长期受宠幸；如果不能，马上就会受到人家的诽谤而失掉相位。”魏其没有听。

窦婴、田蚡都喜欢儒家学说，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藏为郎中令。请来鲁申公，准备设立明堂，让列侯都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废除诸侯的关禁，按照古礼来规定吉凶的各种服制，用这来兴起太平之治。检举窦氏和刘氏宗室中品行不好的人，取消他们在族谱中的名字。当时很多外戚是列侯，他们大多娶公主为妻，都不想回封国。因此，毁谤窦婴、田蚡等人的话每天都传到窦太后耳朵里。太后喜欢黄老学说，而窦婴、田蚡、赵绾、王藏等人却极力推崇儒家学说，贬低道家学说，所以窦太后更不喜欢窦婴等人。到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武帝不要再把政事奏告窦太后。太后大怒，就罢免了赵绾、王藏等，撤了丞相、太尉。让柏至侯许昌任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任御史大夫。从此，窦婴、田蚡以侯的身分在家闲居。

（田蚡虽然不当官了，但由于王太后的关系，照样受到宠爱，多次发表意见都被采纳，各地官吏士人中趋炎附势的，都离开窦婴跑到田蚡门下。田蚡日益骄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丞相许昌、御



史大夫庄青翟因操办窦太后的丧事不力，被免去职务。让武安侯田蚡任丞相，大司农韩安国任御史大夫。天下士人、郡国官吏及诸侯更加依附于田蚡。）

田蚡其貌不扬，出身非常高贵。他认为：诸侯王年纪都比自己大，新皇帝刚刚继位还很年青，自己以外戚的地位来当汉相，如果不以礼法屈服诸侯，使他们狠下决心收敛行为克制自己，那天下便不能整肃。当时，丞相入朝奏事，坐在那里谈话一谈就是很久，他说的皇帝无不采纳。他推荐的人有的由家居之人提拔到二千石的职位，权力足以左右皇上。于是皇帝就说：“你委任官吏完了没有？我也要委任几个官呢！”田蚡曾经请求占用考工衙门的余地扩大自己的私宅，皇帝大怒：“你何不占取武库！”此后他稍稍收敛了一些。他曾经请客喝酒，让自己的哥哥盖侯面朝南而坐，自己面朝东而坐，以表明汉朝丞相的尊贵，不能因为哥哥的缘故而私自降低身份。田蚡从此更加骄横，修造自己的住宅胜过一切府第，田园都是极好的肥沃之地，派到各地郡县去采办器具物品的人在路上接连不断。前堂排列着钟鼓之乐，树立着整幅绣帛制作的曲柄长幡；后院妇女上百人。诸侯进献的狗马玩物，多得数也数不清。

魏其侯失去窦太后的庇护，更加被疏远不受重

上  
下  
一  
心

五  
二

用，没有权势了。门下的许多宾客渐渐地离开了他，对他怠慢起来，只有灌将军不改变原来的态度。竇婴因不得志而闷闷不乐，只是对灌将军很优待。

灌夫将军是颍阴人。他的父亲张孟，曾经当过颍阴侯灌婴的家人，得到宠信，因此被灌婴推荐，当到品秩二千石的官，顶灌氏的姓改名为灌孟。吴楚七国叛乱时，颍阴侯灌何任将军，隶属于太尉周亚父，他请求灌孟任他的校尉。灌夫带一千人和他父亲同行。灌孟年老，颍阴侯极力请他同行，心里很不痛快，所以战斗时常常冲击敌阵的坚强处，终于战死在吴军阵中。军法规定：凡是父子都从军的，如有一人死亡，没有死的可以护送灵柩归乡，灌夫不肯随父亲的灵柩回去，激奋地说：“我要取吴王或者吴将的头颅，来报杀父之仇。”于是灌夫披甲持戟，召集军中素来相好的或情愿跟他一起去的壮士几十人。等到走出营门，大多不敢向前。只有二人和随从的奴仆十几骑冲入吴军中，冲到吴将的指挥旗下，杀伤了敌人几十人。不能再向前冲，才又退回汉营，家奴都阵亡了，只和一骑返回。灌夫身受重伤十多处，恰好有名贵的刀疮药，才没有死。灌夫的伤略微好了一些，又去请命于将军说：“我更熟悉吴营中的地形了，请允许我再出战。”灌何

为灌夫的胆量所感动，怕灌夫战死，于是把这件事告知太尉周亚夫，太尉便坚决阻止他。吴军被打败后，灌夫因此名闻天下。

灌何把灌夫的英勇行为告知景帝，景帝任灌夫为中郎将。几个月后，因违法行为而免官。后居住在长安，长安的很多贵人没有不称赞灌夫的。景帝时，当过代相。景帝死，武帝刚刚即位，认为淮阳是天下的交通枢纽，又是强兵聚集的地方，所以将灌夫由代相调任淮阳太守。建元元年，由淮阳太守内调为太仆。建元二年，灌夫和长乐卫尉窦甫饮酒，酒量不一样。灌夫醉，打了窦甫。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皇上怕太后诛杀灌夫，调他任燕相。几年后因违法免官，居住在长安。

灌夫为人刚强直爽，常使酒性，不喜欢当面恭维人。对一些权势在自己之上的贵戚，不愿意特别恭敬他们，而且一定要冒犯他们；对一些地位比自己低下的士人，越是贫贱的，越加敬重，和他们平起平坐。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奖掖后辈。士人也因此推重他。

灌夫不喜欢斯斯文文，好仗义任侠，答应了人家的事，一定办到。他所交往的人，无不是有名有势的豪强或狡黠之徒。积累家财值数千万金，食客每天有几十上百人。广占陂堤池塘和田园，宗族宾

客为争权夺利，在颍川一带横行霸道。颍川的儿童于是为此而歌唱道：“颍水清清，灌家安宁；颍水混浊，灌家灭族。”

灌夫家里虽然很富有，但失去势力，位居卿相侍中的显贵及宾客们来往的越来越少了。等到魏其侯失势时，也打算依靠灌夫去打击那班先前敬慕自己，后来又背弃自己的人。灌夫也依靠魏其的地位借以跟那些列侯宗室往来，以抬高自己的名声。两个人互相攀引，互相借重。他们的交往简直象父子一样，彼此投机，十分要好，没有一点矛盾，只恨认识得太晚了。

灌夫家有丧事，登门拜访丞相。丞相田蚡从容地说：“我想和你一块拜访魏其侯，不巧你有丧事。”灌夫说：“你光临他家，是他的幸事，我怎敢因居丧服而推托呢！请让我先告知魏其侯，好叫他有所准备。请您明天早晨早些光临！”田蚡答应了。灌夫原原本本告知窦婴以及自己对田蚡所说的话。魏其侯与夫人买了很多酒肉，连夜打扫房屋，早早陈设起来，直忙到天亮。刚天亮，魏其侯就命家人等在门外探听侍候。到中午田蚡也没来。窦婴对灌夫说：“丞相难道忘了吗？”灌夫不高兴了，说：“是我居丧约请他，现在应该我亲往他家。”于是备车驾，亲自去迎接丞相。丞相昨天只是开玩

笑地答应灌夫，根本无意前往。等灌夫到他家，丞相还在睡觉。灌夫进去见他，说：“昨天将军答应过到魏其侯家去，魏其夫妇酒席已经置办好了，从早晨等到现在，还不敢开席。”田蚡一楞，表示歉意说：“我昨天喝醉了，一时间忘记了与你的约会。”于是坐车前往，路上走得很慢，灌夫越发生气。等到酒喝到高兴时，灌夫起舞完毕，邀请田蚡接着起舞，田蚡不起来，灌夫在席上的谈话上讽刺田蚡。魏其侯于是把灌夫扶下去，向田蚡表示歉意。田蚡最后喝到夜里，尽兴而归。

田蚡曾经派籍福求取窦婴在城南的土地。魏其侯大为怨恨，说：“我虽被置弃不用，将军虽然在高位，难道可以仗势夺取吗！”没有答应。灌夫听说后，大怒，骂籍福。籍福不愿让田蚡和窦婴之间发生矛盾，就撒了一个谎，自己用好言去回报田蚡，说：“魏其侯年老将死，容易动气，姑且先等等吧！”不久，田蚡听说魏其侯、灌夫实际是出于愤怒而不肯把田给他，也很气愤，说：“魏其的儿子曾经杀过人，是我救了他。我服侍窦婴的时候什么都肯干，为什么他却吝惜这几顷田地呢！况且这与灌夫又有什么关系？我不敢再提求田的事了！”田蚡从此十分怨恨灌夫、窦婴。

元光四年春天，丞相说：“灌夫家在颍川，横

行霸道，百姓受他们的苦，请查办！”皇上说：

“这是你丞相的事，何必请示！”灌夫也抓住了丞相的短处：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财利；收受淮南王的贿赂，泄露不该说的话。宾客们从中调解，双方的争执平息了，所得到的怨恨也得到了缓解。

这年夏天，丞相娶燕王的女儿为夫人，太后下诏叫列侯宗室都前往祝贺。魏其侯去找灌夫，打算和他一齐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为酒醉使气而得罪丞相，他现在跟我有仇。”魏其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硬拉灌夫一起去。喝酒到高兴的时候，田蚡起立为客人敬酒，客人都离开自己的坐席，伏在地上。轮到魏其侯敬酒，只有那些与魏其侯有旧交情的人离席，其余半数的客人不过稍稍欠身一膝跪在席上。灌夫很不高兴。灌夫起来按次序敬酒到主人面前，武安一膝跪在席上说：“我不能喝满杯。”灌夫怒，因而嘲笑道：“你是贵人，请喝干！”田蚡不肯。按顺序行酒轮到了临汝侯，他正在凑着程不识耳朵低声说话，又不离坐，灌夫正没地方出气，就大骂临汝侯灌贤：“你平日诽谤程不识，把他贬得不值一文钱，现在长辈来敬酒，你反倒学那女人样子，叽叽咕咕地说个没完！”田蚡对灌夫说：“程不识和李广都是宫廷的卫尉。你今天当众羞辱程将军，你难道不给李广留点面子

吗！”灌夫说：“今天准备着砍头穿胸，管什么程啊李的！”坐客们于是借故上厕所，陆续散去。魏其侯也离开了，并令灌夫也退下去。田蚡气愤地说：“这是我平时骄宠灌夫的过错。”便命令手下的军士扣留灌夫。灌夫想走但走不了。籍福站起来为灌夫谢罪，并且用手按住灌夫的脖子叫他低头认错。灌夫更加气愤，不肯认错。田蚡于是命令手下把灌夫捆绑起来，看押在客馆里，把长史叫来说：

“今天宴请宗室，奉有太后的旨意。”参奏灌夫故意辱骂客人，轻侮旨意，应该按不敬罪处理，关押在居室。于是重提旧案，查办他以前在颍川的不法事实，派遣人分头去追捕灌氏各支的族人，捉拿到的灌氏族人都处以死刑。窦婴十分懊悔，出钱请宾客为灌夫讲情，没有成功。田蚡的手下都是他的耳目，灌氏的人都躲藏了起来，而灌夫本人又被拘押，因而他们不可能再揭发田蚡的罪行。

魏其侯挺身而出全力营救灌夫，他的夫人劝他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和太后作对，难道可以救吗！”窦婴说：“侯爵是我自己得来的，又是我自己抛弃的，得失无所遗憾！何况我也绝不能让灌夫一个人去死，我窦婴倒一个人活着！”便瞒着家里人，偷偷上书给皇帝。皇上立刻把他召进宫里，窦婴详细说明了灌夫酒醉失态的事情，够不上死罪。

皇上同意他的看法，招待他吃饭，说：“到东宫太后那里去当面解释。”

魏其侯到东宫去了，他极力推奖灌夫的长处，说明他因为喝醉酒而犯了过错，丞相却用别的事端来对他诬陷治罪。田蚡又极力诋毁灌夫，说他所作所为骄横而且放肆，他的罪行实为大逆不道。魏其侯揣度对田蚡再没有办法了，就揭出了田蚡的隐私。田蚡说：“天下有幸平安无事，我得以充任肺腑之臣，我所爱好的也只是音乐田宅狗马而已。我所喜爱的歌舞乐人、能工巧匠之类，远不如窦婴、灌夫日夜招集天下豪杰壮士，和他们讨论商议，心怀不满，暗地里诽谤朝政，不是仰视天文，便是俯画地理，窥测太后和皇上的动静，希望天下变乱，妄图趁机建立大功。我倒不明白窦婴他们究竟在那里干些什么。”于是皇上问大臣们：“窦婴、田蚡两个人谁是谁非？”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侯说，灌夫父亲为国战死，他亲自持戟闯入险恶的吴军营中，身受重伤几十处，名冠三军，他是天下的勇士，没有太大的罪，只不过是喝醉了酒而发生口角，不能够援引别的过失来杀他。魏其侯说得有道理。丞相也说，灌夫勾结奸猾不轨之徒，侵夺小民，家财积累多达千万，在颍川任意横行，触犯宗室，欺凌皇族，这正象俗语说的‘树枝比树干粗，小



腿比大腿粗，不折断一定分裂’，丞相说得也对。只有请贤明的皇帝你来裁决了！”主爵都尉汲黯认为窦婴说得对。内史郑当时先前也认为窦婴说得对，后来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其余的人都没敢发表意见。皇上气愤郑当时的态度，说：“你平时多次谈论魏其侯、武安侯的长短，今天当廷公开辩论，却又象驾在车辕下的马一样畏首畏尾，我把你们这些家伙一并斩了！”罢朝后进入宫内，皇上侍候太后吃饭。太后也已经派人暗中探听朝廷辩论的情况，这些人把情况详细地告诉了太后。太后很生气，不吃饭，说：“现在我还活着，他们都竟敢糟践我弟弟；假如我死后，我弟弟还不是任人宰割。况且皇帝你能象石头人那样无动于衷吗！特别是现在皇帝尚健在，就这样附和他們；试想你去世后，这批人还能靠得住吗！”皇上解释说：“都是皇族和外戚家的人，所以让他们当廷辩论。否则，一个狱吏就能决断这件事。”这时，郎中令石建把窦婴和田蚡两个人的事分别向皇上作了介绍。

田蚡下朝出了宫禁的外门，招呼御史大夫韩安国共乘自己的车子同行，生气地说：“我和你共同对付一个秃老头子，你为什么还犹豫不定呢！”韩安国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对丞相说：“你为什么不暗自高兴？魏其侯攻击你，你应当免冠解下印绶归

还天子，说‘我因为至亲的缘故，侥幸身居相位，本来是不能胜任的，魏其侯说的都是对的’。这样，皇上一定赞赏你有谦让之德，不让你辞职。魏其侯必定自己内心惭愧，屏人独居，缄口不言，终致自杀。现在别人攻击你，你也攻击别人，好象奸商泼妇吵架，多么不识大体啊！”田蚡认错说：“争辩时性急，没有想到这样做。”

这时皇上派御史按簿籍所载的灌夫罪状，而去责问窦婴，多有与事实不相符合的，认为窦婴故意欺骗、隐瞒。窦婴被弹劾而拘押在都司空的狱中。景帝时，窦婴曾经接受过景帝临死的遗书，遗书上说：

“遇到麻烦，可以看情况向皇帝报告、说明。”等到灌夫被捕后，罪该灭族。情况一天比一天紧急，多数大臣不敢再向皇帝公开请求。魏其侯就让侄子上书，说明受有遗诏，有幸又被召见。上书奏给皇帝后，但查对尚书省的档案，找不到先帝的遗诏。诏书只藏在魏其侯家，由家臣封存的。于是指控魏其侯伪造景帝遗诏，罪应处死。元光五年十月，把灌夫和家属全部都处决了。魏其侯过了很长时间才听说，听说后非常恼怒，得了风肿病，拒绝进食，打算就这样死去。有人听说皇上不准备杀魏其侯，他才又吃饭、治病了，盼着能定个不死罪。这时有制造恶毒的谣言陷害窦婴，故意让皇上听到，所以

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把窦婴处决在渭城。

当年春天，田蚡患病，只是叫喊服罪谢过的话。让能看见鬼的巫师来看这种怪病，只见窦婴、灌夫一齐守住了田蚡，要杀死他。田蚡终于死去。他的儿子田恬继承武安侯封号。元朔三年，田恬被处以揭短衣入朝的不敬罪。

淮南王刘安准备谋反被发觉，审问追查党羽。淮南王前次入朝时，田蚡是太尉，到霸上迎接淮南王，对刘安说：“皇帝没有太子，大王您最贤，是高祖的嫡孙，等皇帝去世后，不立大王，还有谁可立呢！”淮南王大喜，厚赠田蚡金帛财物。武帝自从魏其侯被杀时起，就对田蚡不满，只因碍于太后面子的缘故，不便把他怎样罢了。等听说淮南王与武安侯勾结赠金等事，武帝说：“假使武安侯还活着的话，一定要灭族的！”

太史公说：“窦婴、田蚡都是以外戚身分被重用，灌夫因为一时决策驰入吴军报父仇而出名。魏其侯窦婴是因为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而发迹，武安侯田蚡的尊贵是凭借武帝刚继位和窦太后、王太后当权等机会。但是窦婴实在不懂随时变通的道理，灌夫没有手腕却又不肯谦让，窦、灌二人互相依重，于是酿成祸乱。田蚡自恃地位尊贵而好弄权术，因为杯酒之间的小事而怨恨别人，陷害两个好人，可哀

可痛！因为恨灌夫而兼及窦婴，自己也没有活多久。朝野上下都不推重，终于蒙受了坏名声。唉，可悲可叹！这就是招致祸患的缘由！



## 李将军列传

本篇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名将李广的感人形象。作者用神来之笔赞颂了李广良好的军事素质和敢于拼杀的英雄气概。李广以其高超的箭术，英勇善战，被誉为“飞将军”。李广为人简易，号令不烦，爱惜士兵，不贪钱财，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然而，这位身经七十余战的杰出将领，最后不得不自刎结束自己几十年的征战生涯。司马迁深切地惋惜和同情李广壮志未酬的境遇，同时揭露了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内的矛盾与倾轧。

司马迁曾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入狱，蒙受残酷的腐刑，因此，他在写这篇传记时，不可能不灌注个人强烈的主观情感，对李广、李陵的事迹和功劳作了某些不太客观的渲染。这一点也

是我们在读这篇传记时应当加以分辨的。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sup>①</sup>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sup>②</sup>，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sup>③</sup>，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sup>④</sup>。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sup>⑤</sup>，秩八百名。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是道哉<sup>⑥</sup>！”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sup>⑦</sup>，徙为骑郎将<sup>⑧</sup>。吴、楚军时<sup>⑨</sup>，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sup>⑩</sup>，取旗，显功名昌邑

---

①陇西：郡名，在今甘肃省东部。成纪：县名，在今甘肃省秦安县北。 ②槐里：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③萧关：在今甘肃省环县西北。 ④中郎：郎中令属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秩比六百石。 ⑤武骑常侍：郎官的加衔。 ⑥万户侯：食邑万户的列侯。 ⑦都尉：即郡尉，掌佐郡守典武职甲卒，景帝时改名都尉。 ⑧骑郎将：郎官有户、车骑三将，骑郎将即其中一种。 ⑨吴、楚军时：即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的叛乱。 ⑩太尉，最高军事长官。

下①。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②，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③：“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④，皆以力战为名。

匈奴大入上郡⑤，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⑥。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⑦，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⑧，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

---

① 吕邑：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 ② 上谷：今河北省西北部及中部一部分地区。 ③ 典属国：处理外族降人的官。公孙，姓，昆（hūn 魂）邪，名。 ④ 北地：今甘肃东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一部分。雁门：今山西西北部。代郡：今山西、河北两省北部。云中：今山西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 ⑤ 上郡：今山西省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分。 ⑥ 中贵人：指亲近宦官。中：禁中。 ⑦ 还（xuán 旋）：旋转身。 ⑧ 亡：通“无”。

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sup>①</sup>。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sup>②</sup>，

---

①陈（zhèn 阵）：通阵。 ②未央卫尉：未央宫门禁卫军的长官。



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sup>①</sup>。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sup>②</sup>，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sup>③</sup>，莫府省约文书籍事<sup>④</sup>，然亦远斥候<sup>⑤</sup>，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薄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程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sup>⑥</sup>。为人廉，谨于文法。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sup>⑦</sup>，使大军伏马邑旁谷<sup>⑧</sup>，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

---

①长乐卫尉：长乐宫门禁卫军的长官。 ②行陈（háng zhèn 杭阵）：行列阵势。 ③刀斗：即刁斗，铜锅，可盛一斗。行军时，白天做饭，夜间用为巡更的器具。 ④莫府：即幕府。 ⑤斥：侦察。候：望视，窥视。斥候：侦探敌情的哨兵。 ⑥太中大夫：郎中令属官，掌议论。 ⑦单（chán 蝉）于：匈奴君主的称号。 ⑧马邑：今山西省朔县。

军①。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②。行十余里，广佯死③，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④，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马，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⑤。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⑥，霸陵尉醉，呵止

---

①骁骑和护军都是当时将军的冠号，冠号的将军不常设，后世称之为“杂号将军”。 ②盛(chén成)：以器具受物。 ③佯(yáng羊)：通佯，假装。 ④睨(nì逆)，斜视。 ⑤屏野：退職家居，犹言下野。蓝田南山：蓝田县的南山之麓，当时为朝贵退休后的游乐处。 ⑥霸陵：县名，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亭：守卫霸陵的驿站。

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sup>①</sup>，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sup>②</sup>。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sup>③</sup>，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sup>④</sup>，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

---

<sup>①</sup>辽西：今河北省卢龙县东。 <sup>②</sup>右北平：秦置郡名，地在今河北省东北部。治所在平刚，即今河北平泉县。 <sup>③</sup>二千石：汉代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尉的俸禄等级，都是二千石。后因称郎将、郡守和知府为二千石。猿：同猿。

及广。广讷口少言<sup>①</sup>，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sup>②</sup>，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sup>③</sup>，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sup>④</sup>。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

---

①讷(nè)：说话迟钝。 ②度(dúo 夺)：料想、估计。③定襄：今山西省右玉县以北和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 ④左贤王：匈奴单于手下的统帅。当时置左贤王和右贤王。左贤王居东方，右贤王居西方。

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①，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②，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③，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④。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⑤。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⑥，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

---

①大黄：连弩名，又称角弩。因体大色黄，故名大黄。 ②罢（pí疲）：通疲。 ③轻车将军：杂号将军之一。 ④乐安：故城在今山东省博兴县北。 ⑤公孙弘：字季，薛人，武帝初为博士，元朔中为丞相，封平津侯。 ⑥望气：是一种迷信活动，望人面色或天上云彩来预测凶吉的征兆。

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①？”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稍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②，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③，毋令当单于，恐不得

---

①也：读如耶。 ②结发：指童年初能胜冠的时候。

③数奇(jī 基)：命运不恰当。

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sup>①</sup>，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因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

“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sup>②</sup>。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sup>③</sup>，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sup>④</sup>。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

---

①公孙敖：初为骑郎，因三次从卫青攻打匈奴有功，封合骑侯。元狩二年因耽误军期，失去列侯爵位。②食其（yì jī 异基）。③糒醪（bèi láo 备劳）：糒，干饭。醪 酒浆。④对簿：听审受质。

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①。”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②，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于是天子以为勇。当户早死，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死。当户有遗腹子名陵③。广死军时，敢从骠骑将军。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墙地④，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三鼓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⑤，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⑥。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

---

①刀笔之吏：主办文案的官吏。②韩嫣（yàn 偃）：韩王信的孙子。官至上大夫，后为太后赐死。③遗腹子：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子女。④墙：空地。⑤关内侯：下于列侯一等，有侯号，居京畿，无国邑。⑥甘泉宫：本秦之离宫，为汉武帝游猎避暑处。



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居岁余，去病死。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sup>①</sup>，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

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sup>②</sup>，监诸骑。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sup>③</sup>，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sup>④</sup>，将丹阳楚人五千人<sup>⑤</sup>，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sup>⑥</sup>。

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sup>⑦</sup>，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

---

①中人：没还位号的官妾。 ②建章监：督带建章营羽林骑郎的长官，隶属郎中令。 ③居延：今甘肃省酒泉居延海。 ④骑都尉：掌监羽林军，秩比二千石。 ⑤丹阳：郡名，治宛陵县，即今安徽省宣城县。 ⑥酒泉：郡名，治所在禄福，今甘肃酒泉。张掖：郡名，郡治故城在今甘肃省张掖县西北。 ⑦贰师：指李广利，武帝李夫人之兄。

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sup>①</sup>”。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sup>②</sup>，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sup>③</sup>。”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sup>④</sup>。

---

①“其身正……”四句：见《论语·子路篇》。

②悛(xún旬)悛：诚实恭谨的样子。悛，同恂。③蹊(xī奚)：小路。④喻：通喻。

李将军名广，是陇西成纪人。他的祖先有个李信，秦王嬴政时为将，就是追逐捕杀燕太子丹的人。原籍槐里，后来迁徙到成纪。李广家世世代代传习箭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入侵萧关，李广以良家子的身份从军抗击匈奴，因他精通骑马射箭，杀死俘获了很多敌人，做了汉朝的中郎。他的堂弟李蔡也做了郎官，他们俩都是武骑常侍，品秩八百石。李广曾经随文帝出行，每逢冲锋陷阵，守关御敌以及跟猛兽搏斗，总是奋勇当先。文帝说：

“可惜呀，你生不逢时！假使你生在高祖时，封个万户侯又算得了什么！”

景帝即位时，李广就做了陇西都尉，后又调任骑郎将。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跟随太尉周亚夫迎击吴、楚叛军，在昌邑夺取敌军帅旗，立功扬名。因为李广接受了梁王给他的将军大印，回京后，未得到封赏。调任上谷太守，每天与匈奴兵交战。典属国公孙昆邪哭着对皇帝说：“李广的才能天下无双，可他十分自信自己的能力，多次与匈奴人力战，我很担心他会阵亡的。”于是，景帝就将李广调任上郡太守。李广历任边郡太守，徙上郡。后曾辗转徙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都以力战匈奴出名。

匈奴大举入侵上郡，汉景帝派亲信宦官到李广

部下接受军事训练，参加抗击匈奴。有一次这个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纵马前进，看到三个匈奴人，就和他们交战。那三个匈奴人转身射伤了这个宦官，把骑兵也差不多杀光了。宦官逃回去告诉李广。李广说：“这三个人一定是射雕手。”于是李广马上带领一百名骑兵去追赶那三人。那三人因没有马而徒步行走，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手下骑兵向左右两侧散开。李广亲自射击那三人，射死两人，活捉一人，一问，果然是匈奴射雕手。把捕获的一人捆上马后，远远望见有几千名匈奴骑兵过来了，他们看见李广军，以为是诱骗他们的疑兵，都很吃惊，立即上山摆开阵势。李广手下的一百名骑兵都非常惊慌，想策马飞驰回营。李广对他们说：“我们离大部队几十里，现在就这样凭一百人马往回跑，匈奴人会来追赶，很快会把我们全部射死。现在我们停下来，匈奴人一定认为我们是大部队派出来的诱兵，一定不敢来袭击我们。”接着李广命令手下骑兵：“前进！”前进到离匈奴人阵地约二里左右处停下来，又发布命令：“全部下马，卸鞍！”骑兵们说：“敌人这么多，离我们又这么近，如有紧急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李广说：“敌人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却都解下马鞍，表示不走，使他们更加相信我们是疑兵。”果然，匈奴骑兵不敢出

击。有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监护他们的军队，李广跳上马和十多名骑兵飞奔过去，射死了匈奴白马将，又还至自己的队伍中，卸下马鞍，让士兵们放开马，躺下歇息，这时恰巧天快黑了，匈奴人始终捉摸不定，不敢前来攻击。到半夜，匈奴军队也以为汉军埋伏在附近，准备趁夜袭击他们，就都连夜撤走了。天亮后，李广才回到大本营。大本营中不知道李广的去向，所以没有能派兵接应李广。

过了很久，景帝逝世，武帝即位，左右大臣认为李广是名将，武帝就将他从上郡太守任上调回任未央宫卫尉，这时程不识也担任了长乐宫卫尉。程不识和李广过去都是任边郡太守而兼管军屯事务的。他们出击匈奴，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编制和一定的行列，只是靠近水草充足的地方屯驻，起居听任将士们自便，夜间也不打更警戒，军营的公文表册十分简单，但也派哨兵深入侦察，从未遇到什么危险。程不识却严格约束手下的部队，整顿编制和军规，晚上总有人打更巡夜，部下们办理军事文书非常详明，大家都不得休息，然而也从未碰到过什么危险。程不识说：“李广带兵十分简易，可是如果匈奴突然袭击李广，也没有办法箝制他，他的士兵安闲舒适，都乐意为他出死力。我带兵虽然忙乱

一些，可是匈奴也奈何不了我。”当时，李广、程不识都是边郡名将，但是匈奴更害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大多乐意跟从李广而不愿跟随程不识。程不识在景帝时因屡次直言劝谏，被任命为太中大夫。他为人清廉，谨守文书法度。

后来，汉朝想用马邑城诱破匈奴，派大军埋伏在马邑旁的山谷里，这次李广任骁骑将军，受护军将军韩安国节制。这一次单于发现上当了，逃去，汉朝军队都没有成功。此后四年，李广从卫尉调任将军，领兵北出雁门，出击匈奴。这次匈奴兵力强大，打败了李广的军队，活捉了李广。单于一向听说李广贤能，发布命令说：“抓住李广，一定要活的给我送来！”匈奴骑兵抓住了李广，这时李广受了重伤，匈奴兵就让他躺在一张网里，挂在两匹马中间兜着走。走了十几里，李广装死，偷眼看到旁边有一年轻的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纵身跳上那个年轻的匈奴兵的马上，趁势将他推下马，夺取了他的弓箭，快马加鞭向南奔驰几十里，又会合了部下残兵，带他们进了雁门。这时，匈奴骑兵几百人追赶他们，李广一边策马一边拿起年轻匈奴兵的弓箭，射杀匈奴追兵，这样得以脱手。当时回到汉朝后，汉朝皇帝将李广交执法官审问。执法官判决李广军队伤亡惨重，自己又被匈奴人生擒，罪

该斩首，后来纳金免刑，削去爵位；降为平民。

一转眼李广在家住了好几年。李广家和从前颍阴侯的孙子灌强都赋闲家居蓝田县南山脚下，他们常到山中打猎。一天夜晚，李广带着一名骑马的随从跟朋友在乡村喝酒。回家路过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酒，吆喝着拦住李广。李广的随从说：“这位是前任李将军。”霸陵尉说：“就是现任将军也不准夜间通行，何况是前任将军！”命令李广停宿在驿亭中。过了不久，匈奴入侵，杀死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安国将军。韩安国被调到右北平。于是，武帝召见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请求让霸陵尉同他一起赴任，霸陵尉一到军中，李广就把他杀了。

李广镇守右北平，匈奴人听说后，称李广是“汉朝的飞将军”，一直避开他，好多年不敢入侵右北平。

有一次，李广出外打猎，看到草丛中的一块石头，以为是一只老虎，一箭射去，箭头全部钻入石头之中，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块石头。于是又连射几箭，却不能将箭镞再射入石头。李广所镇守的郡地，听说有老虎，就亲自去射杀。镇守右北平时，有一次射虎，虎猛扑过来抓伤了他，但最后李广还是把它射死了。

李广为人廉洁，得到赏赐都分给他的部下，吃喝和士兵在一起。他一生做了四十多年品秩为二千石的高官，但家里却没有多余的财产。从来不谈个人家产的事。李广身材高大，臂膀象猿一样，他射箭射得那么好，也是由于天赋的本能。即使是他的子孙和别人跟他学习，也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的。李广拙于口才，很少说话，平常和别人在一起时，就画地为军阵，按宽窄远近比赛射箭来罚酒。他专以比赛射箭为游戏，一直到死都是如此。李广带兵遇到缺水断粮的情形，发现可以饮用的水，士兵们没有全部喝到时，他是滴水不沾的；士兵们没有全部吃到时，他不尝一口饭。他对士兵宽厚而不苟刻，士兵因此都爱戴李广，乐于听他使用。他张弓射箭，见敌人离得很近，不逼近在几十步以内，或估计射不中的，他就不放箭，只要箭射出去，敌人就应声而倒。正因为这样，李广带兵作战时多次吃亏受辱，射猛兽时也被猛兽扑伤。

过了不久，石建死了，这时武帝让李广接替石建，任郎中令。元朔六年，李广又调任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匈奴。当时从征诸将，多因达到规定的杀死和俘虏敌人的标准而被论功封侯，而李广这支军队却没有什麼战绩。又过了两年，李广任郎中令，率领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发，



博望侯张骞带领一万名骑兵和他同行，他们分两路围剿匈奴。前进了约几百里，匈奴左贤王率四万骑兵包围了李广。李广部下的士兵都恐慌起来，李广就派他的儿子李敢冲向敌军。李敢只率领数十骑冲锋，径直穿过匈奴部队，突破匈奴军左右两翼回到自己的阵地，向李广报告说：“匈奴军容易对付。”军心这才安定下来。李广命令士兵摆成图形的阵势，面向敌人，匈奴兵疯狂进攻，箭如雨下。汉军阵亡超过了一半，箭也快用光了。李广命令士兵拉满弓，控弦不发，他自己亲自用威力很大的硬弓射敌军副将，射杀数人，敌人的进攻才慢慢缓和下来。到傍晚时，将士们都面无人色，但李广神色自如，精神焕发地指挥战斗。他的部下因此更加钦佩他的勇气了。第二天，又和匈奴军队激战，正好博望侯张骞的军队也赶来了，匈奴兵才解围而去。汉军已非常疲惫，无力追赶。这一次李广几乎全军覆没，只得撤兵而归。按汉朝法律，张骞误了军期，应处死刑，后出钱赎了死罪，贬为平民。李广功过相当，没有得到封赏。

当初，李广的堂弟李蔡与李广一起事奉汉文帝。汉景帝时，李蔡累积军功，做了俸禄二千石的高官，汉武帝时，做了代国的国相。元朔五年，李蔡任轻车将军跟从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右贤王，功

劳合乎封侯标准，封为乐安侯。元朔二年中，李蔡替代公孙弘为丞相。李蔡的行为品格在下等之中，名声较李广低得多，但李广没有得到爵位和封邑，官位不超过九卿，而李蔡被封为列侯，身居三公高位。李广手下的将士有的已立功封侯。李广曾和善于占候天色星相的王朔私下交谈说：“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我李广没有一次不参与其中，而那些各部校尉以下的将士，他们的才能还够不上中等水平，但凭攻打匈奴立功封侯的有几十人，我李广从不落在别人后面，但却没有些小的功劳来取得爵位和封邑，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的色相不该封侯的吗？还是我的命数早已注定的么？”王朔说：“你自己想一下，难道心里曾有过什么抱恨的事情吗？”李广说：“我做过陇西太守，羌人曾起兵反汉，我诱骗他们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又行诈把这八百人在同一天内杀掉了。到现在我心里一直非常抱恨的，就这么一件事。”王朔说：“祸殃没有比杀戮已经投降的人更大了，这就是你不能得到封侯的报应呵！”

过了两年，卫青、霍去病大举出兵攻打匈奴，李广屡次自动奏请随军征战。武帝认为他年老，不同意；过了好长时间才允许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前将军。这一年是元狩四年。

李广已经跟从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出塞后，卫青捕捉了匈奴俘虏，得知单于居住的地方，就自己率精兵去攻打单于，命令李广的军队与右将军赵食其的军队合并，从东路出兵。东路稍稍迂回辽远些，而且大军经行水草不多，这种情势不能并队行进。李广请求说：“我是前将军，现在大将军让我从东路出兵，我自少年时和匈奴作战，今天才得到一个迎战单于的机会，我愿居前锋，先和单于拼一死战。”大将军卫青也暗中接受了武帝的吩咐，以为李广年纪大了，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从正面迎战单于，恐怕不会获得预期的胜利。这时，公孙敖刚失去列侯爵位，以中将军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卫青也想让公孙敖和他一起从正面迎战单于，所以调开前将军李广。李广知道这件事后，坚决向卫青请求不要调出前锋。卫青不允许他的请求，命令长史下一道文书给李广的幕府，文书上说：“赶快到右将军军部，照文书所说的办！”李广不向卫青告别就启程了，他心里非常怨愤，回到指定的部队，带领士兵和右将军赵食其合兵一处，从东道进军。军中没有向导，有时迷路，耽误了与卫青会师的约期。卫青和单于交战，单于败逃，没有能俘获单于便还军。卫青向南横渡沙漠，才遇上李广和赵食其的军队。李广见过卫青后，回到自己军中。卫青派

长史送酒食给李广，顺便询问李广、赵食其迷路情况，卫青要把东路军迷路的情况详细报告汉武帝。李广没有回答，卫青派长史催迫李广的幕府人员前往接受质询，李广说：“校尉们没有罪，这次是我自己迷了路。现在，我自己去接受质询。”

到了幕府，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刚成年就与匈奴作战，到现在经历了大小七十多次战斗，这次有幸跟从大将军出塞和单于交战，但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走迂回遥远的道路，而我又迷了路，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再说我李广已六十多岁了，到底不能再受刀笔之吏侮辱了。”于是抽出刀来自杀了。他的幕僚军吏士卒等全军上下都哭了。老百姓听到他自杀的消息，不论是熟识的还是不熟识的，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为他流下眼泪。只有右将军赵食其一人交执法官审问，被判处死刑，后以钱财赎免了死罪，贬为平民。

李广有三个儿子，名叫李当户、李椒、李敢。他们都做郎官。有一次，皇帝和韩嫣调笑戏谑，韩嫣稍稍有些放肆，李当户打了韩嫣，韩嫣逃走了。这样，皇帝认为李当户很勇敢。李当户很早就死了，任命李椒为代郡太守，他们两人都比李广先死。李当户有遗腹子，名叫李陵。李广在军中自杀时，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李广死后的第二年，李蔡在丞

相任上，因侵占景帝陵园神道外边的空地而获罪，应交执法官审问，李蔡也自杀了，不愿意接受审问，他的封邑也被取消了。李敢以校尉身份跟随骠骑将军攻打匈奴左贤王，他奋力拼战，夺取了左贤王的军鼓和旗帜，斩杀敌人的首级很多，皇帝赏赐他关内侯爵位。有食邑二百户，接替李广做了郎中令。不久，因怨恨大将军卫青害得他父亲自杀，李敢就打伤了大将军卫青，卫青避而不谈这件事。不久，李敢跟随皇帝到雍地，去甘泉宫打猎。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卫青有亲戚关系，他便射死了李敢。霍去病这时正得到皇帝宠幸，皇帝便讳言霍去病杀死李敢，而称李敢是被鹿撞触而死的。过了一年多，霍去病也死了。李敢有一个女儿为太子中人，得到太子宠爱，李敢的儿子李禹也得到太子宠爱，但喜欢贪小便宜，李氏家族到此时已是颓败不振了。

李陵成年后，被选为建章监，监护骑兵。李陵善于射箭，爱护士卒，皇帝因为李氏家族世世为将的缘故，派李陵带领八百骑兵。李陵曾深入匈奴境内二千余里，经过居延时，视察过地形，没有遇到敌人，便回师。后来，任命他为骑都尉，带领五千名丹阳楚人，将他们分别驻扎在酒泉、张掖一带，教他们箭术以备匈奴。

又过了几年，到了天汉二年秋天，贰师将军李广利带三万骑兵在祁连山攻打匈奴右贤王，派李陵带他的射手步兵五千名从居延出发向北推进约一千多里，想以此来分散匈奴兵力，不让匈奴军队专门集中在李广利的一路。李陵到了约定时间后，带兵南还，但匈奴单于派兵八万名包围攻打李陵军。李陵军只有五千士兵，武器、弓箭都已用尽，士兵死了一大半，但所杀的匈奴也有一万多人。他们一边撤退，一边作战，连续打了八天，离居延还有一百多里，匈奴军挡住沙漠中的狭路，切断李陵的退路。李陵的军队给养缺乏，援兵又不到，匈奴一边加紧攻击，一边派人招降李陵。李陵说：“我没有脸面去见皇上了。”于是就投降了匈奴。李陵全军覆没，剩下逃亡回到汉朝的只有四百多人。

单于得到了李陵，一向听说李氏家族的声誉，又作战勇敢身体健壮，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使李陵得到富贵。汉武帝听到这些后，把李陵的母亲妻子儿女等家人都杀了，从此以后，李氏家族名声败坏了，在李陵门下的陇西人士都因为他投敌而引以为耻。

太史公说：《论语》上说“立身正的人，虽不发号施令，别人也乐意听从；立身不正的人，虽发号施令，别人也并不愿意听”。这几句话不正是说

的李将军吗？我看到的李将军，老老实实，象个乡下人，不善于言辞。到他死的时候，天下人无论是熟识的还是不熟识的，都为他哭泣致哀。那是他一片忠实心情，使得士大夫对他产生了真诚的信仰啊！谚语说：“桃树李树不会说话，凭着花和果实，自能吸引人们前来观赏，在树下走成一条路。”这谚语虽然是讲桃李那样的小事，但可以说明大的道理。



## 汲 郑 列 传

本文记载了汲黯和郑当时二人的事迹。他们都在汉武帝时期任职。当时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汉武帝在军事上耀武征战，政治上尊儒术而又多用严官苛吏，致使国家财力日益消耗，阶级矛盾加剧。司马迁在这篇列传中，对当时的社会情状，多有描述，而其着力记述的是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居于相当重要地位的汲黯和郑当时。这两人都习黄老学派的学说，而行为表现却不尽相同。汲黯的刚直不阿，遇事好犯颜直谏，与郑当时的守法求官，克己求容，胆小如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居于高官显位时，以廉洁为当时所重，但到中途罢官，家境贫困，宾客就多离散而去，这一事实，足以反映当时的世态炎凉，可以说是真切的社会写



照。

在这篇传文中，对于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以及朝廷官场中的矛盾，多有叙述，它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sup>①</sup>。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sup>②</sup>，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sup>③</sup>。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sup>④</sup>，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

---

①濮（pú 菩）阳：县名，地在今河北濮阳县南。②太子洗（xiǎn 险）马：太子宫中的官属，秦为先马，掌管传达，太子出行时作前导。③谒者：官名，掌管晋见、接待宾客、奉诏出使等，充当皇帝近侍。④便（pián 骈）宜：指看事情的方便适宜，酌情处理。

闻，乃召拜为申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sup>①</sup>，少礼，面折<sup>②</sup>，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sup>③</sup>。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sup>④</sup>。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sup>⑤</sup>，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

---

①倨(jù)：傲慢，不恭敬。 ②面折：当面指斥。 ③傅柏：梁人，为梁孝王将。袁盎：楚人，曾任吴王相。两人都因仗直出名。 ④宗正：九卿之一，掌管王室亲族的事物。 ⑤揖(yī)：拱手行礼。

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

“甚矣，汲黯之愁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①，奈辱朝廷何！”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②，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踰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③，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⑤。丞相弘燕见⑥，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

①纵爱身：纵，即使。爱身：指贪恋官位，苟全性命。

②赐告：皇帝优赐归家治病。告，汉制二千石官员病满三月，得以居家养病。③守城：《汉书》作“守成。”

④贲（bén奔）：指孟贲。育：指夏育。两人都是古时的勇士。⑤踞：蹲或坐。厕：这里通“侧”，指床边。

⑥燕见：在皇帝内廷朝见。

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圜圉空虚<sup>①</sup>，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sup>②</sup>，放析就功<sup>③</sup>，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sup>④</sup>，忿发骂曰：

“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sup>⑤</sup>，侧目而视矣！”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sup>⑥</sup>。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讞以幸<sup>⑦</sup>。而黯

---

①圜圉(líng yǔ灵语)：监狱。 ②非：这里指事情的是非或过失。苦：指别人的痛苦。 ③放析：散乱。

④伉：伉直。厉，凌厉。守高，指把握事情的最高原则。

⑤重足：叠足站立，不敢前进。形容非常恐惧。 ⑥公孙弘，字季，菑川薛（今山东微山）人，武帝初以贤良为博士，他善于援引儒家经义议论政治，深得武帝信任。

⑦讞(niè涅)：判决的罪案。

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sup>①</sup>，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sup>②</sup>。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于平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

①面触：当面指责。 ②亢礼：也作抗礼，平等地行礼。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sup>①</sup>，或尊用过之。黯褊心<sup>②</sup>，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

“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sup>③</sup>。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

---

①丞相史：当为丞史，中央或地方官吏的助理官。

②褊心：指心地狭窄。褊，或作偏，指褊急，气量狭小，性情急躁。 ③贳（shì世）：租借，赊贷。

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sup>①</sup>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娇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sup>②</sup>？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sup>③</sup>，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sup>④</sup>，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

---

①卤获：即虏获。卤，通“虏”。②阑出：擅自输出。③微文：这里指苛细的法律条文。④填沟壑（hè 荷）：谦辞，意思是死无葬身的地方，尸体填塞在荒谷野沟中，借指死。

之。臣常有狗马病<sup>①</sup>，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闕<sup>②</sup>，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sup>③</sup>，曰：

“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sup>④</sup>，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sup>⑤</sup>，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sup>⑥</sup>。”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后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

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

---

①狗马病：谦辞，指自己生的病象狗马的病一样。

②禁闕：宫廷的门户。 ③大行：官名，掌接待宾客，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鸿胪。 ④佞：谄媚。数：数落、责备。 ⑤内：指内心。御：这里指侍奉，有迎合讨好的意思。 ⑥僇：通“戮”。



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sup>①</sup>，出其下。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sup>②</sup>。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籍死，已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sup>③</sup>，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sup>④</sup>，声闻梁楚之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sup>⑤</sup>，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sup>⑥</sup>，天下有名之士也。

---

①卫人仕者：这里指濮阳县在外做官的人。因濮阳是从前卫国的境地，故将濮阳县的人称作卫人。 ②陈：县名，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县一带。 ③名籍：直呼项籍姓名，称呼。 ④张羽：梁孝王之将。 ⑤洗沐：这里指放假休息。 ⑥大父行：指祖父的同辈。

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sup>①</sup>。

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sup>②</sup>。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

郑庄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sup>③</sup>。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请治行者何也？”然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sup>④</sup>。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匮。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

---

①詹事：官名，秩二千石，掌皇后、太子家事。大农令：官名，掌管钱谷之事。 ②算：盛食物的竹器。

③治行：整理行装。 ④引：这里是决断的意思。

人<sup>①</sup>，多逋负<sup>②</sup>。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上以为老，以庄为汝南太守。数岁，以官卒。

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修洁。此两人中废<sup>③</sup>，家贫，宾客益落。及居郡，卒后家无余赀财<sup>④</sup>。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邳翟公有言<sup>⑤</sup>，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sup>⑥</sup>。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sup>⑦</sup>：“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

①僦(jiù就)人：承雇服役的人。僦，本是租赁的意思。②逋负：拖欠款项。③中废：指在中途免官。④赀财：即资财，财产。⑤下邳(guī归)：春秋秦邾邑，汉分置上邳、下邳两县，下邳县在今陕西省渭南县城内。⑥雀罗：捕雀的网。罗，本为张网捕捉。⑦署：写，刻。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他的祖先得宠于古代的卫君。到汲黯时已有七代，代代都为卿大夫。汲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而被保任为官，孝景帝时担任太子洗马的职务，因行事严肃而为他人所敬畏。孝景帝死后，武帝即位，汲黯担任谒者。当时东越正在内部互相攻杀，武帝便派汲黯前往视察。汲黯未到达东越，只到吴地就回来了，他回报武帝说：

“越人内部相互攻杀，他们的习俗本来就是这样，不值得烦劳天子的使者前往视察。”河内郡失火，漫延焚烧了一千多家，皇帝派汲黯前往察看。汲黯回报说：“百姓失火，房屋因毗连漫延焚烧，不值得忧虑。我在经过河南郡时，河南郡的贫民遭受水旱灾害的有一万余家，有的父子相食，我就酌情处置，凭着符节而散发河南郡粮仓中的粟米以赈救贫民。我请求缴还符节，愿接受假传皇上命令之罪的处治。”武帝因器重他的贤能而没有给他定罪，将他外调为荥阳令。汲黯耻为县令，托病回乡。武帝知道后，就召回来并拜他为中大夫。汲黯由于屡次切直上谏，所以不得久留朝廷，被外调为东海太守。汲黯治习黄老学说，治官理民，喜欢清静无为，选择郡丞和能干的书史并加以重用。治理郡政，求个大体而已，从不苛求琐碎的小节。汲黯体弱多病，常卧内室不出。一年多的光阴，东海郡治

理得非常好。人们都称道他。武帝听说后，便召他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汲黯处理事务只是讲求无为而已，宏扬大体，不拘泥于规章条文。

汲黯为人性情高傲，不太注重礼节，常当面驳斥别人，不能容忍他人的过失。对于与自己合得来的人就很好地对待他们，而对于那些和自己合不来的人则连见他们一面也容忍不了。士人也因此不愿依附他。然而汲黯喜欢治学，结交游侠，讲求气节，并且操守严正而廉洁，喜欢直切上谏，屡次触犯君主的面子。平常敬慕傅伯、袁盎的为人，和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等人交往很好。也因为屡次直切上谏，不能久居官位。

正值此时，皇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职位在二千石左右的官前来谒见他，都行拜礼，田蚡不还礼，然而汲黯见田蚡却不曾行过拜礼，经常只是作揖而已。当时，天子正在招纳通经儒士，正当武帝开口我将如何如何时，汲黯打断他的话说：“陛下内心存有许多欲望而表面上却装出施行仁义的样子，想要效法唐虞之治怎么能行呢！”武帝沉默不语，很恼怒，面带怒色而罢朝。公卿大夫们都为汲黯担惊害怕。武帝退朝后，对左右的人说：“汲黯真是憨透了！”群臣中有人数落他，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佐朝廷的大臣，难

道只是要他们阿谀奉承而使主上陷人不义之地吗？况且我身处公卿之位，纵然爱惜自己的生命，又怎么能渎职而给朝廷带来耻辱！”

汲黯体弱多病，病将满三个月，汉武帝曾多次特许他在家养病，但最终他的病还是不能好。汲黯最后一次病倒后，庄助为他向武帝请假。武帝问庄助：“你以为汲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庄助回答说：“如果让汲黯当官行事，他倒没有什么超过他人的地方。但至于说到他辅助少主，却能坚定不移，别人招揽引诱他，他不盲从，别人胁迫他，他不动摇，即使有人自以为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也不可能移夺他的志节。”武帝说道：“是的。古时有许多能与国家共患难的忠臣，至于汲黯，也就近乎是这样的臣子了。”

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武帝只是坐在床边召见他。丞相公孙弘因事私见武帝，武帝有时不整冠就召见了。至于汲黯求见，武帝不整齐衣冠不见。武帝有次曾坐在武帐中，汲黯上前奏事，武帝没有戴冠，见汲黯走来，躲入帐中，派人过去许可他的奏事。汲黯就是这样受到武帝的敬重和礼待。

张汤刚因更定律令而担任廷尉，汲黯多次在汉武帝面前责难张汤，说道：“你身为公卿，对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不能遏止天下群民的邪恶

之心，既不能安定国家，致富百姓，又不能使监狱中没有犯人，这两方面你没有一方面做到了。不论是非与别人的痛苦，我行我素，事情散乱，没有章法，只顾成就自己的功名，怎么竟敢把高皇帝的旧章律令胡乱加以更改呢？你将因此而遗祸子孙了。”汲黯常与张汤展开辩论，张汤辩论往往纠缠于文字细节，汲黯高傲犀利、坚守大的原则的持论却说服不了他，他怒骂张汤道：“人们都说舞文弄墨的书吏不能委任公卿的职务，果真如此。如果一定要按张汤的苛法行事，那么将会使得天下的人连路都不敢走，眼睛也不敢正视了！”

当时，汉正在征讨匈奴，招徕安抚四夷。汲黯为省事起见，常趁武帝空闲时进言，劝说与匈奴和亲，不要兴兵征伐。武帝当时正倾向儒家学说，尊用公孙弘。等到国事增多，官吏乘机巧弄文法，百姓也巧取规避。武帝使用律法来分别处治这些吏民，于是张汤等人便常把重罪要案奏上迎合武帝。汲黯却常诋毁儒学，当面指斥公孙弘等人只会心怀诡诈卖弄技巧以阿谀君主求取信任，而张汤等刀笔吏专门罗织罪名诋毁他人，陷他人于深罪之渊，并使他们不能申辩事情的真相，以制服他人为功。武帝更加器重公孙弘和张汤，他们二人心中极为痛恨汲黯，因为武帝也不喜欢汲黯，他们便想法

寻找事端陷害汲黯。公孙弘担任丞相，就对武帝说：“右内史所辖区中多达官显贵宗室，很难治理，不是素有威望的重臣不能胜任，请调汲黯为右内史。”汲黯任右内史几年，政事料理妥贴不荒废。

大将军卫青已日益尊贵，他的姐姐为皇后，但汲黯仍和他行对等之礼。有人对汲黯说：“自皇上要求群臣屈从大将军后，他更加尊贵，你对他不能不行拜礼。”汲黯说：“以大将军的尊贵，还有客向他作揖不拜，反而不是使自己更被人尊重吗？”大将军卫青听说后，更加礼遇汲黯，常向他请教国家朝廷中的疑难大事，对待汲黯超过平生所有相好的朋友。

淮南王刘安谋反，但惧怕汲黯，说道：“汲黯喜欢切直上谏，坚守志节，誓死捍卫正义，很难用假的来迷惑他。至于游说公孙弘，那就只不过容易得象揭开一个罩盖，振落几片枯叶一样罢了。”

武帝既然屡次征伐匈奴都有所建树，汲黯的建议也就更加不被采用了。

当初汲黯位列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仅为小吏。等到公孙弘、张汤逐渐日益尊贵，和汲黯地位相等，汲黯又常诋毁公孙弘、张汤等人。后来公孙弘位至丞相，封为侯爵；张汤位至御史大夫；从前汲黯任职时的下属官吏，到这时已升到了与他同等



的地位，有的被重用超过了他。汲黯为人心胸狭窄，对此不能不有些不满之意，他见到武帝，便上前说道：“陛下用群臣象堆柴垛一样，后来的居上。”武帝缄口无言。过了一会儿，汲黯退了出去，武帝便说：“一个人果真是不能没有学识，看汲黯说的这番话，可见他的没有学识，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不久，匈奴浑邪王率众前来降汉，汉朝征发两万余辆车前往迎降。国库中没有足够的钱以供使用，只得向民间借马。民间有人将马匹藏起来，于是预定征调的马匹不能足数。武帝很气愤，准备处斩长安县令。汲黯说道：“长安县令无罪，您只须将我汲黯杀掉，百姓就肯献出马匹。匈奴人背叛自己的君主而归降汉室，汉室只须由沿途各县挨次传送这些匈奴降众也就够了，何至于使全国骚动不安，竭尽国中的财物来侍候这些匈奴降众呢？”武帝默默不语。等浑邪王到来，内地商人与匈奴人往来贸易，因此判死罪的有五百余人。汲黯请求得到武帝接见的机会，并且在未央宫的高门殿内见到了武帝，便对武帝说道：“匈奴进攻扼守边境通道的要塞，断绝与中国和亲，中国兴师讨伐他们，伤亡不可胜数，消耗的钱财多达好几百万，我浅陋地认为，陛下应当将所俘获到匈奴人，都作为奴婢赏赐

给那些从军阵亡者的家属，所得到的财物也应分给他们，用以慰劳天下百姓的辛苦，满足百姓的心愿。现在你既不能做到这一点，当浑邪王率数万人来投降，您又竭尽府库储藏来赏赐，征发百姓侍奉供养他们，有如供养骄子一样。老百姓哪会知道买卖长安当地物品而遭致执法官以妄出财物至边关的罪名加以惩罚呢？陛下既不能从匈奴那儿得到财物来慰劳天下的百姓，反而还凭借苛细的法令条文诛杀五百多名不习知法令的人，这就是人们所讲的‘庇护了树叶而损伤了枝干’的做法，我私下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武帝听后默然不语，不答应汲黯的建议，说道：“我很久没有听到汲黯的言论了，今天他又乱发议论了。”事后过了几个月汲黯因犯小法而应当治罪，但恰逢大赦，仅被革除官职。于是汲黯便隐居于乡村田园中。

过了几年，正遇上政府更用五铢钱，平民私自铸钱成风，楚地更为突出，武帝以为淮阳郡为昔日楚国的交通要道，就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辞谢不肯接受印信。武帝几次下诏，强制地将印信授给汲黯，最后汲黯只能受命。武帝下诏召见汲黯，汲黯流着泪对武帝说：“我自以为到死也不会再见到陛下，想不到陛下还会重新起用我。我常患病，力不能胜任郡政事务，我希望能任中郎，出入宫

禁，好替陛下补过救失，这也是我的心愿了。”武帝说道：“你难道嫌弃淮阳这个地方吗？我不久就会召你回来的。只是因为淮阳的官民不能融洽相处，我只想借重你的威望，你可以在那里很安闲地躺在床上治理淮阳。”汲黯告辞上任，到大行李息那儿，对他说：“我被弃谪到外郡，不能参与讨论朝廷大事。但御史大夫张汤的机智足以拒绝别人对他的批评，他的诡诈足以掩饰他自己的错误，并专门讲些媚上取宠，强辩责下的词句，不肯公正地为天下人说话，一味地迎合君主的意图。对于君主不想干的事，顺势诋毁，而对于君主想干的事，则顺势赞誉。喜欢惹是生非，搬弄法令条文，心怀奸诈以左右皇上的意图，并利用身边贪酷的官吏来显示自己的威严。你位列九卿，如果不及早揭露张汤，你也会和他一起受到同等的刑罚。”李息惧怕张汤，最终还是不敢揭露张汤。汲黯在淮阳处理政务，仍保持和从前一样的作风，淮阳郡政治清明了。后来张汤果然事败，武帝知道了汲黯对李息的这番言论后，判了李息的罪。不久汲黯在淮阳太守任内领取诸侯王相的俸禄，七年后去世。

汲黯死后，武帝因他的缘故，委任他的弟弟汲仁做官直到九卿地位，让他的儿子汲偃也做到了诸侯国丞相的位置。汲黯姑母的儿子司马安年轻时和

汲黯一样担任太子洗马。司马安心计乖巧，善于做官，他的官位四次达到了九卿，在任河南郡太守时死去。司马安的兄弟也因他的缘故，官位同时达到二千石级别的有十人。濮阳县的段宏最初在盖侯王信手下干事，在王信的推荐下，段宏的官职也两次达到九卿的位置。但是濮阳籍在外做官的人都很敬重汲黯的为人，他们的名声也都在汲黯之下。

郑当时，字庄，陈县人。他先父郑君曾是项籍手下的将领，项籍死后，不久归附了汉朝。汉高祖下令所有项籍的旧臣直呼项籍姓名，只有郑君不肯接受这一命令。汉高祖下诏将那些直呼项籍姓名的人都拜为大夫，而驱逐郑君。郑君死在孝文帝时。

郑当时常以自己喜欢仗侠义而自豪，他曾解救张羽于危难之际，并在梁、楚有很大的名气。孝景帝时，他担任太子执事。当时官吏办公，每五天照例休假，郑庄常在长安四郊的驿站中安置马匹，以探望故交好友，访问拜谢宾客，经常不分昼夜，通宵达旦，唯恐不能周到。郑庄喜爱黄老学说，他所敬慕的长者，惟恐见不到。他年轻官小，但他所交往的好友都是与他祖父同辈的人，以及一些蜚声天下的名士。武帝继位后，郑庄逐渐升迁为鲁国中尉、济南郡太守、江都国的丞相，到位列九卿而担任右内史。因为武安侯田蚡、魏其侯窦婴争议时的事

情，被贬为詹事级别，调任为大农令。

郑庄任太史时，常告诫自己门下执事的人说：

“有客到来时，无论贵贱，不能让他们滞留门外等候。”不论来客贵贱，他都能执宾主相见的礼节，以高贵的身分礼贤下士。郑庄为人廉洁，又不治理产业，全靠应得的俸禄和赏赐来供应接待宾客。然而他送给别人的东西，也仅仅是几个竹制的食货而已。每次上朝的时候，便乘武帝空闲时，向他推荐天下的有名之士。他推荐的贤士及自己的属吏，对于那些确实能体会他言论的人，他常认为胜过了自己，他从不直呼自己属吏的姓名，和他们讲话时，也唯恐触伤他们。每当听到人家讲了一句好话，便立即推荐给武帝，唯恐拖延给耽误了。东方的贤士长者们也因此都敬服地称赞郑庄。

郑庄奉使视察黄河的决口，他向武帝申请给他五天时间收拾行装。武帝说道：“我听说‘郑庄出门在外，可以行千里而不自备粮食’，请求收拾行装又是什么原因呢？”然而郑庄在朝廷时，常随顺迎合他人，从不敢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说明事情的正确与否。及至晚年，正值汉政府征讨匈奴，招抚四夷，国家耗费甚多，钱财匮乏。郑庄所荐举的人及他的宾客，有许多在大农令属下负责运输的官员，常常亏欠款项。司马安为淮阳太守，检举了

这件事，郑庄也因此受连累而获罪，赎身为平民。不久，他又临时兼任丞相长史之职。武帝认为郑庄年老，便让他担任了汝南太守。几年后，郑庄便死在汝南太守的任上。

郑庄、汲黯开始都位居九卿，清廉，操守整肃。这两个人都在中途罢官居家，且家境贫困，宾客大多离散。等到他们迁居外郡，死后家中没有剩余的资产。郑庄的兄弟子孙因为他的缘故，官位做到二千石的有六、七个人。

太史公说：就是象汲黯、郑庄这样的贤能之士，在得势的时候，前来拜访的宾客十倍于平时，一旦失势即门庭冷落，更何况一般人呢！下邳县的翟公曾经说过，当初他任廷尉时，宾客盈门，等到他被免职，他的门前则寂静得可以设网捕鸟。翟公重新担任廷尉时，许多宾客又想前往，翟公就在他的门上写了这样几行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黯、郑庄的遭遇，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真是可悲呀！



## 游侠列传

本篇记载的游侠，司马迁认为是“匹夫”之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敢于藐视统治者的法网禁令，仗义行侠，铤而走险，扶危济困；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不矜其能。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儒、墨等学者们对其事迹都排摈而不予载录，以至湮灭而不可考见。对此，司马迁深感不平，便特地搜集和记录了汉朝建立以来匹夫之侠的生平事迹，其中对朱家、剧孟、郭解的记载较为详细。作为封建的史学家，司马迁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气氛下，能将视线和笔触投注到社会下层，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这是《史记》一书，富有人民性的具体例证之一。但需要提及的是，司马迁也受着阶级

及历史的局限，他一方面揭露“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封建统治现实，另一方面却又反对盗跖及盗跖之侠，而提倡有逡逡退让君子之风的侠者。实际上不能超越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仁义道德的范畴。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sup>①</sup>，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sup>②</sup>。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sup>③</sup>。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

---

①季次：孔子弟子，齐人，名公皙哀，字季次。原宪：也是孔子弟子，鲁人，字子思。 ②疏食：古人把粗糙的食物称为疏食，或作稷食。 ③多：这里作动词用，是推重、称许的意思。



者虞舜窘于井廩①，伊尹负于鼎俎②，传说匿于傅险③，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④，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⑤？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饷其利者为有德⑥。”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⑦，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

---

①虞舜窘于井廩（lǐn 廩），传说舜的父亲瞽叟，偏爱后妻之子象，存心杀害舜，他吩咐舜涂廩（修缮粮仓）、穿井，却故意放火烧廩，推土下井，欲置舜于死地。但舜都设法逃脱了灾祸。廩，粮仓。②伊尹负于鼎俎（zǔ 俎），伊尹操持鼎俎，为商汤和五味，供饮食。鼎，烹食用具。俎，割肉的砧板。③传说（yuè 悦），殷王武丁的贤相，本隐匿在傅险地方，从事版筑劳作（筑墙）。④菑，同灾。⑤末流：本指河水的下游，这里指衰乱时代的不良风气。⑥饷：享受。⑦侪（chái 柴）俗：平庸之辈。侪，等，辈。俗，这里指平庸。

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sup>①</sup>？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sup>②</sup>，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sup>③</sup>，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网<sup>④</sup>，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欺凌孤弱，

三

①间者：即间出者，是间隔一定时期才出现的人才。引伸为杰出的人才。 ②砥：琢磨，磨砺。 ③湮（yīn 因）：埋没。 ④扞（hàn 汉）：同“捍”，违反、触犯。

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①、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②，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③，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④，食不重味⑤，乘不过犗牛⑥。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阨，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⑦，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⑧，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

---

①猥(wěi)：滥，杂。 ②歆(xīn)：欣喜，悦服。这里指自满，炫耀。 ③振：通“赈”，赈济。 ④采：同“彩”。 ⑤重(chóng)味：多种菜肴。 ⑥犗(gōu)牛：挽轭的小牛。犗：车轭两边下伸反曲以夹马颈的部分。 ⑦周人：即洛阳人，洛阳原来属周，故那里的人也被称为周人。 ⑧传车：驿站里的车子。

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眭氏<sup>①</sup>、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郭解，轵人也<sup>②</sup>，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sup>③</sup>，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sup>④</sup>，藏命作奸剽攻<sup>⑤</sup>，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sup>⑥</sup>，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

---

①眭（xián弦）：姓。 ②轵（zhǐ纸）：战国时魏国的轵邑，汉置县。地在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的轵城镇。  
③阴贼：狠毒。 ④交：指朋友。 ⑤藏命：隐藏亡命之徒。作奸：犯法。剽攻：抢掠，劫夺。 ⑥折节为俭：转变操行，抑制自己。俭，抑制，约束。

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sup>①</sup>，与人饮，使之嚼<sup>②</sup>。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sup>③</sup>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家皆之。有一人独箕踞视之<sup>④</sup>。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sup>⑤</sup>，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sup>⑥</sup>：“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sup>⑦</sup>。”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

---

①负：依靠。 ②嚼：同“酌（jiào）”，喝干杯中酒。 ③去：这里指放走。 ④箕踞：展开两足而坐，形象箕，是一种傲慢不恭的态度。 ⑤邑屋：指村舍。 ⑥属：通“嘱”，嘱托。尉史：县尉手下的书吏，掌兵役之事。 ⑦急：这里指热切、看重。践更：轮流更替地服役。

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sup>①</sup>，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sup>②</sup>。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sup>③</sup>，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sup>④</sup>。吏恐不敢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积人

---

①居间者：从中调停的人。 ②曲听：委屈地听从，勉强地听从。 ③严重：非常敬重。 ④不中（Zhōng仲）訾：不合资产标准。当时家产三百万即中訾。“訾”同“貲”。 ⑤县掾（yuàn院）：县廷的助理官。

杨季主子为县掾⑤，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①。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②。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③，身至临晋④。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⑤，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⑥。少公自杀，口绝⑦。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积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

“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

---

①交驩：交欢，交好，结好。 ②阙下：宫阙之下，即皇宫前。 ③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南。 ④临晋：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 ⑤冒：假冒他人姓名。 ⑥迹：踪迹，线索。 ⑦口绝：追导线索的口供断了。

权，以睚眦杀人①，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②。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儒，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遂遂有退让君子之风③。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④！”于戏⑤！惜哉！

---

①睚眦（yáizì崖自）：瞪眼睛，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②敖：傲慢。③遂（qun因）：退让。④既：终结，完了。这里指衰颓。⑤于戏：同“呜呼”。



韩非子说，“儒生往往用繁文缛礼扰乱国家的法律，而侠士又往往因仗私义斗武触犯国家的禁令。”这二者虽然同样遭到非议和讥笑，但儒学之士还是被后世称道的多。至于象以权术取得宰相公卿大夫的职位，辅佐当世君主，从而使自己的功名都载于国家史册上的人们，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至于象季次、原宪，是居家没有出仕的人，胸怀志节高尚的德操，守正义不与当世浊流苟合，当世的人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只能终身居住在草房破屋里，衣着简陋、食物粗疏而感到满足。他们去世已经四百多年了，但他们的弟子仍然不断地纪念称颂他们。今天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常规，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已经答应的事情，一定真心实意去办，不惜自己的生命，为解救士人的急难而奔走，做到了使亡者存、死者生之后，还不愿显示自己的能力，羞于别人夸耀自己的恩德，大概任侠的人也有值得推重的地方吧！

况且为难的事情是人人都会时常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经被困窘在仓廩和井里，伊尹曾经负辱操持炊事，傅说曾隐逸埋在傅险，吕尚曾经受困于棘津，管仲曾遭囚禁，百里奚曾自卖为奴，为人饲牛，孔子过匡地，几乎遇害，过陈、蔡，断粮而面有菜色。这都是学士们所说的有道义

的仁人君子，他们尚且遭到这样的灾难，更何况中等才能的人而又碰上动荡的乱世呢？他们所遇到的灾害怎么说得完哟。

俗话说：“怎能辨别仁义哟，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事物就算是好的。”所以伯夷对周室讨伐商纣感到耻辱，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并未因此而贬低；盗跖、庄跻凶暴残忍，但他们的徒众却不断地称赞他们的义气。从这样看来，“偷钩的人被诛杀，窃国的人得封侯，王侯的家门就有仁义在”，这话说得不假。

如今那些拘守仁义的学士，往往抱住他们所认定的区区道义，长期孤立于世间，怎么比得上把自己的调门放低些，与世俗的看法一致起来，跟着世俗进退，因而获取功名呢！而平民百姓，或取，或予，讲求信用，说话兑现，不辞千里，倡行道义，勇于献身，不顾世人非难，这些人也自有他们的长处，而不是任意行事而已。所以士人在困顿窘迫的时候能得到的可寄托自己生命的人，难道不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贤能杰出的人物吗？如果使民间任侠的人与季次、厚宪那样的人来较量智能，效劳于当时社会，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要是以事功显现，说话诚信来说，那么侠客的行义又怎么可以轻视呢！

古代平民侠士，不能听到他们的事迹了。近代的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等人，都因为是王侯的亲属，凭借着有封邑和卿相的地位而享有富厚的家资，招纳天下贤士，扬名于诸侯，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明的人。这就好象顺着风而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快，只是风势把它激荡传播罢了。至于说到民间的侠士，他们修养德行磨砺名节，名声传扬于天下，天下人没有不称说他们贤明的，这才是难于做到的啊。然而儒、墨两家都摒弃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自秦往上推，平民侠士都湮没无闻了，我对此深感遗憾。以我自己所听说的，汉朝建立之后，游侠之士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样一些人，虽然他们时常干犯当世的法网，然而他们自己的行为都那么廉洁退让，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游侠的名声不是凭空树立的，士人也不是凭空去依附他们。至于说到那些朋党和强宗豪族互相勾结，掌握大量的资财以役使贫苦的百姓，以豪势暴力欺凌势孤力弱的人，放纵私欲，以满足自己，游侠也以这种行为为羞耻。对于现在世俗的人不去认真考察游侠们的思想行为，而乱把朱家、郭解等游侠之士跟那些横行不法之徒看作是同类而一起加以讥笑，我感到悲叹！

鲁国的朱家，与汉高祖同时。鲁地人大都以儒

学为教化，而朱家则通过任侠出名。他所藏匿救活的豪杰之士数以百计，其他平凡的人数不胜数。然而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能力，不炫耀自己的德行，对那些他曾经施过恩惠的人，他唯恐再见到他们。赈济人家的困乏，先从贫贱的人开始。而他自己家里却没有多余的财产，衣着陈旧，吃的也很简单，乘坐的不过是小牛车。专为人家的急难而奔走，胜过办自己的私事。曾暗中解脱季布将军的困厄。等到季布尊贵以后，他终身不见季布。从函谷关以东各地的人，没有不殷切盼望和他结交的。

楚国的田仲因为任侠而闻名，喜欢剑术，象服侍父辈那样服侍朱家，自己认为行为比不上朱家。田仲死了以后，洛阳有个剧孟。洛阳人大都靠经商为生，而剧孟却以任侠扬名于诸侯。吴、楚七国反叛时，条侯周亚夫当太尉，他乘着驿站的车子，在快到河南的地方，得见剧孟，条侯高兴地说：

“吴、楚七国图谋大业却不去寻找剧孟，我料到他们不能成什么气候了。”天下动乱时，宰相得到一个剧孟就象得到一个敌国一样。剧孟的行为很象朱家，但喜欢赌博，大多是些年轻人的游戏。然而剧孟的母亲死时，从远方赶来送丧的车子大约有一千辆。到剧孟死的时候，他家里没有余下十金的财产。符离人王孟也以任侠著称于江淮一带。

这时，济南的眭氏、陈地的周庸也以豪侠闻名，景帝听说他们后，派人把这些豪侠全部杀掉。这之后，代地的白氏们，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况、陕地的韩孺陆续又在各地出现。

郭解是轵地人，字翁伯，是会看相的人许负的外孙。郭解的父亲由于任侠，在汉文帝时被处死。郭解生得短小精悍，不喝酒。年轻时为人狠毒，感到不快意时，就动手杀人，亲自杀害的人很多。以身相许为朋友报仇，隐藏逃犯、作奸犯科，抢劫掠夺，此外便铸私钱，盗掘坟墓，作恶不可胜数。他多遇到上天的保佑，常常在窘急危亡的时候得以脱身，或遇大赦等。到他年岁大了后，转变操行，检点自己的行为，以德报怨，给予人家的很丰厚，而对人家的要求却很少。然而他却更加以行侠仗义而感到得意。他救人性命以后，不夸耀自己功德，但他的狠毒已成为本性，在一件小事上会象以前那样突然爆发。而有些年轻人仰慕他的为人，也常常为郭解报仇，而不让郭解本人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着郭解的威势，同别人一起喝酒时，强迫别人把酒喝干。那人喝不完，便强行灌他。那人火了，拔出刀将郭解姐姐的儿子杀死，然后逃走。郭解的姐姐发怒说：“郭解这么讲义气，别人杀了我的儿子，而杀人凶手却抓不到。”便将他的儿子的尸体

抛弃路旁，不安葬，想以此来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暗中察访找到了杀人凶手的住处。凶手为势所迫，自己投报郭解，并将事实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郭解。郭解说：“你杀他是应当的，是我的外甥不对。”于是放了凶手，归罪他自己的外甥，并且收尸安葬。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赞美郭解的侠义，更加依附他了。

郭解每次进出，人们都回避他。唯独有一人偏偏盘腿坐着看他。郭解派人去问这个人的姓名。门客准备杀这个人。郭解说：“住在乡里竟至于不受人敬重，这是我的德行不好啊，他有什么罪过呢！”于是他暗中嘱咐尉史说：“这个人是我所看重的，轮到他服役时，免了他。”因此每到轮流更替服役的时候，屡次放过他，官吏也不追究。这人对此感到很奇怪，问其中的缘故，原来是郭解使得以免除服役。这个傲慢的人于是向郭解负荆请罪。轵地的年轻人听说后，更加羡慕郭解的为人。

洛阳人有两家结仇，当地的贤明豪绅数十人从中进行调解，但这两家始终不听劝解。门客于是去见郭解，郭解当夜便去见两个仇家，仇家勉强听从了他的调解。郭解便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的诸位豪绅从中调解，你们多不听他们的劝解。现在你们给我面子听了我的调解，我怎么能从别县来夺取本地

乡贤绅士手中的调解权呢！”于是当夜便离开了，不让别人知道，并对仇家说：“暂且不用我的调解！等我离开后，让洛阳的豪绅进行调解，你们听从他们的！”

郭解为人执守恭敬，从不乘车子进入县衙门。到别的郡、国，为别人帮忙办事，事情可以解决的就解决，解决不了的，也让各方满意。然后他才肯接受别人置办的酒食。豪绅们因此十分尊重他，争着替他效劳。当地的年轻人以及附近各县的豪绅，深夜来叩门拜访的，常常有十多驾车，请求郭解收他们当门客。

等到政府迁徙豪富人家到茂陵，郭解家贫，不符合豪富的资产标准。当地的官吏惧怕犯令，不敢不将他迁徙。大将军卫青出面为他说话：“郭解家境贫穷不够迁徙的资格。”皇上说：“一个平民的权势竟至于使你这样的将军为他说话，那么他家就一定不贫穷，”于是郭解家便迁徙茂陵。当地送行的人士出资达一千多万钱。轺地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掾，提出要迁徙郭解，为此郭解的侄儿就杀了他的头。从此杨家和郭家结下了仇怨。

郭解入关以后，关中的贤明豪绅不管是了解他还是不了解他的，听说他的名声，都争着与他交朋友。郭解身材矫小，从不喝酒，他出外也从来没有

坐骑。后来又有人杀死杨季主。杨季主派人上书告郭解，又有人将上书者杀死在宫阙之下。皇帝听说后，于是派官吏追捕郭解。郭解只得逃走，他将母亲妻子儿女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的籍少公素来不认识郭解，郭解假冒姓名，请籍少公放他出关。籍少公将他放出关后，他又转到太原，在所经过的地方，往往把来踪去迹告诉接待他的人家。官吏追捕他，根据行踪线索找到了籍少公，籍少公自杀。行踪线索断了。过了很久，才捕得郭解。官吏彻底地追查郭解所犯的罪，被郭解所杀的人，都在大赦以前。軹地有一个儒生陪侍追查郭解的使者。门客称赞郭解，而儒生说：“郭解专门做好邪的事触犯国家的法律，怎么能称得上贤明呢！”郭解的门客听说后，将这个儒生杀了，并割断他的舌头。官吏以此来责问郭解，而郭解确实不知凶手是谁。杀人的凶手也终于追查不出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奏议说：“郭解身为平民，行侠耍弄权术，因小怨小恨就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然而这样的罪行比他本人杀人还要重。应判大逆不道罪！”于是便下令将郭解族灭了。

从这以后，行侠义的人很多，都很傲慢不足以提及。然而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



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义但温文尔雅有谦让君子的风格。至于说到北方的姚氏、西方的诸杜，南方的仇景，东方的赵他、羽公子，南阳的赵调等这样一些人，都是些流落在民间的盗跖，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这些都是以往侠士朱家的羞耻。

太史公说：我看那郭解，状貌比不上一般人，讲的话也不足以采用。然而天下无论是贤明的还是愚昧的，了解他的还是不了解他的，都仰慕他的名声，自称是游侠的人都借他的名字为幌子。谚语说：“用荣誉的名声来装饰容貌，难道会衰老吗！”唉，真可惜呀！



## 滑稽列传

本篇列传以“滑稽”为名，共记载了九个人物的事迹。前三个，即：齐国赘婿淳于髡，楚国乐人优孟、秦国歌舞手优旃，是司马迁原作。这三个被司马迁称为“滑稽”的人物，出身低贱，但说话幽默机智，善用巧喻，旁敲侧击，或以议论时政，或以讽谏人主，或以拯人困危，或以讥恶扬善，充分表现了古代下层人民的聪明智慧以及高超的语言才能。从司马迁的记载和评价之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动辄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僵硬死板的陈词滥调的厌恶，对下层社会的语言大师们随事譬况，富于哲理的语言表述，由衷地欣赏与佩服，正如其所言：

“岂不伟哉！”

其余六个人物及事迹，系由西汉末学者褚少孙

补作附益于篇内的。虽然都是佳作，流诵至今，很有影响，但限于本书篇幅，故删而不录。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sup>①</sup>。《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sup>②</sup>，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淳于髡者<sup>③</sup>，齐之赘婿也<sup>④</sup>。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sup>⑤</sup>，好为淫乐长夜之饮<sup>⑥</sup>，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sup>⑦</sup>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

---

①六艺：指下文的《礼》、《乐》、《诗》、《书》等。 ②恢恢：广大无边的样子。 ③淳于髡（kūn坤），淳于，复姓；髡：名。 ④赘婿：即上门女婿，秦汉时社会地位很低，为人轻视。 ⑤隐：隐语，不说本意而借别的词语暗示的话。 ⑥淫：过甚。 ⑦蜚：通“飞”。

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sup>①</sup>。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资金百斤<sup>②</sup>，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sup>③</sup>。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禳田者<sup>④</sup>，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瓠窋满篝<sup>⑤</sup>，汙邪满车<sup>⑥</sup>，五谷蕃熟，穰穰满家<sup>⑦</sup>。’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资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sup>⑧</sup>。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

---

①加齐：加于齐，即侵凌齐境。 ②资（jī机）：以物送人。 ③索：尽，完全。 ④禳（ráng瓤）：向神求福，祈祷消灾。 ⑤瓠窋（hù lóu欧楼）：高而狭的地方。 ⑥汙（wū乌）邪：低田。 ⑦穰穰（ráng瓤）：禾丰盛的样子。 ⑧革车：古代的重战车。

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帻鞬鞢<sup>①</sup>，侍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sup>②</sup>，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sup>③</sup>，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sup>④</sup>，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sup>⑤</sup>，当

---

①帻鞬（juàn gōu卷勾）：卷上袖子戴上臂套。鞬鞢（jì思）：屈膝小跪表示恭敬。②六博：古代一种赌棋游戏，共十二子，黑白各半，两人各执六子相博。投壶：古代流行于士大夫中的一种游戏，用短棍投入酒壶口，以投中多少决胜负。③眙（chī斥）：瞪眼直视。④履舄（xì细）：木底鞋。⑤芗泽：同香。泽，湿润，这里指汗。

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

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槨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

“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

“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槨，槨、枫、豫章为题凑①，岁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

---

①豫章：一说豫为枕木，章为樟木；一说即樟木。题凑：古代贵族死后，槨室用厚木累积而成，木头皆内向，称题凑。

②穿圹（kuàng 矿）：穿，挖掘；圹，墓穴，埋棺材的坑。

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垆灶为椁，铜历为棺<sup>①</sup>，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

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sup>②</sup>，岁余，象孙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

---

①历：通“鬲（lì力）”，古代烹饪用的三脚锅。

②抵（zhǐ纸）掌：击掌。

何？”孟曰：“妇言慎无 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贼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此知可以言时矣。

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sup>①</sup>。

优旃者，秦倡俳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sup>②</sup>。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

---

①优旃：旃(zhān沾)。②楯(shùn吮)：宫殿四面的栏杆，直的叫槛，横的叫楯。



“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sup>①</sup>。”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无何，二世杀死，优旃归汉，数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

<sup>①</sup>荫室：这里指用来阴干漆过器物的房子。

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一致的。《礼》用来节制人的欲望，《乐》用来感发和谐的心情，《书》用来记述历史事实，《诗》用来表情达意，《易》用来明晓事物变化的奥妙，《春秋》用来阐明大义。”太史公说：自然法则广大无边，难道不是包罗万象的吗！谈笑之间稍微有合乎大道的地方，也可以替人们排忧解难。

淳于髡是齐国的人赘女婿。身高不到七尺。为人滑稽有口才，多次出使其他诸侯国，从未受过屈辱。齐威王在位的时候喜欢隐语，爱穷奢极乐通宵达旦地饮酒，沉湎酒色，不理政事，将朝政都委托给卿大夫。文武百官也荒废紊乱，诸侯竞相侵略，齐国的危亡，只是旦夕之间的事。齐威王左右亲近的大臣都不敢进谏。淳于髡用隐语劝说齐威王道：

“我国有一只大鸟，栖止在王宫的庭上，三年不飞又不鸣叫，大王知道这只鸟是什么样的鸟吗？”齐威王说：“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齐威王就朝见了七十二个县的长官，奖赏了一人，诛杀了一人，奋勇率军出战。各诸侯国都很震惊，纷纷交还已侵占的齐国土地。齐国振威三十六年。这件事记载在《田敬仲完世家》中。

齐威王八年，楚国大举进兵压迫齐境。齐威王

派淳于髡出使赵国，去请救兵，齐王付给淳于髡一百斤金，十辆四匹马拉的车子。淳于髡仰天大笑，结帽子的绶带都笑断了。齐王说：“先生是嫌它太少了么？”淳于髡说：“岂敢！”齐王又问：“你发笑是为什么呢？”淳于髡说：“今天我从东边来，看见路边有人祈祷田神，他手里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求说：‘希望高地上的庄稼收满篝笼，低田里的谷物装满车辆，所种的五谷都茂盛成熟，堆满我的家院。’我看到他所拿的东西那么少而所要求的东西又是那么多，所以我才大笑。”于是齐威王就加给他黄金一千镒，白璧十对，四匹马拉的车子一百辆。淳于髡辞别齐王而启程，到达赵国。赵王给他精兵十万人，重型战车一千辆。楚国听到这消息，当晚就撤军回去了。

齐威王非常高兴，在后宫里置办酒宴，召淳于髡去一块喝酒，齐王赐酒给他，问道：“先生能喝多少酒才醉呢？”淳于髡回答说：“我喝一斗也会醉，一石也会醉。”齐威王说：“先生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能喝一石呢！其中的理由我能听听吗？”淳于髡回答说：“在大王面前饮酒，执法官在旁边，御史在后边，我心里恐惧，只顾埋头饮酒，不到一斗就醉了。如果我父亲有朋友来家作客，我卷起袖子，鞠躬跪着，在旁边侍酒，他们不时给我些

剌酒，我捧着酒杯向他们进酒，屡次起身应酬，这样喝不到二斗就会醉了。如果是朋友交游，久不相见，突然重逢，兴致勃勃地追述往事，彼此倾吐衷情，这样可以喝到五六斗才会醉。如果是乡里之间的宴会，男女杂坐，彼此劝酒耽擱，进行六博投壶的游戏，互相招呼，三两为伴，男女握手不受罚，互相注目也不禁止，有落在地上的耳环，也有掉到地上的发簪，我私下里喜欢这种场合，这样我可以喝到八斗，而醉意却只有两、三分，日已向晚，宴会将散，把剩余的酒合盛一樽，大家促膝而坐，男女同坐一个坐席上，靴鞋错杂，杯盘狼藉，堂上的蜡烛烧尽了，主人留下我而送走客人，解下罗衫衣襟，微微能闻到香汗气息；在这种时候，我感到最快乐，这样我能喝到一石。所以说，酒喝过头了难免失礼，乐极会生悲，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这就是说，做事情不能走向极端，走向极端就会衰败。以此来进行讽谏。齐威王说：“讲得好！”于是罢除通宵达旦的饮酒，并以淳于髡为接待诸侯宾客的主管官。王室置办酒宴，淳于髡通常都在旁边。

淳于髡之后百多年，楚国有优孟。

优孟，是楚国善于歌舞的老艺人，身高八尺。能言善辩，常以谈笑的方式对君王进行讽谏。楚庄

王在位时，有一匹他所喜爱的马，给它穿上锦绣，把它安置在雕梁画栋的屋下，睡在设有帷帐的床上，用枣脯去喂养它。后来马由于长得太肥得病死了，庄王命令大臣们为马服丧，并用葬大夫的棺槨和礼仪来安葬死马。左右大臣都反对这样做，据理力争。楚庄王下令说：“有敢对葬马之事进谏的，一律以死罪论处。”优孟听说后，进入宫殿的大门，仰天大哭。庄王惊异地问他为什么哭。优孟说：“马是大王的珍爱之物，凭楚国地大物博，要什么东西而会得不到呢！而只用大夫的礼节来安葬它，太薄了。请求用葬君王的礼节来安葬它。”庄王问：“那该如何办呢？”优孟回答说：“我请求用雕琢的玉石做棺，用雕了花纹的梓木做槨，棺材的两头用上好的椴、枫、豫章木做成，并差遣甲士为死马挖掘墓穴，用老弱人丁去背土筑坟，令齐赵等国的使者侍坐在前，韩魏等国的使者护卫在后，为死马建立庙宇，用牛羊猪三牲来祭祀它，并封以万户之邑给它守墓。这样诸侯国听说后，都知道大王以人为贱而以马为贵了。”庄王说：“难道我的过错竟到了这种地步么！这该怎么办才好呢？”优孟说：“请求大王将它作为六畜来安葬。用土灶做它的槨，用铜锅做它的棺，用姜枣来调味，用木兰来解膻，用粮食稻谷祭祀它，用火光作它的衣服，

然后将它葬入人的肚肠里。”于是庄王便把马交给太官，不使天下的人总议论这事。

楚国的宰相孙叔敖知道优孟是贤德的人，很好地对待他。孙叔敖在他病重将死的时候，嘱咐他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你肯定会贫困。你去见优孟，就说自己是孙叔敖的儿子。”过了几年，孙叔敖的儿子果然很贫困，以卖柴为生，遇见优孟，对他说道：“我是孙叔敖的儿子。我父亲临死时，嘱咐我在贫困的时候去见优孟。”优孟说：“你不要远行到别的地方去。”于是优孟穿戴孙叔敖的衣帽，模仿孙叔敖的举止言谈。一年多以后，他学得很象孙叔敖，楚王和左右大臣都不能辨认出来。楚庄王置办酒宴，优孟前去敬酒。楚王非常惊讶，以为是孙叔敖复活了。楚庄王打算让优孟担任相职，优孟回答说：“请让我先回家与妻子商议一下，三天后再来就相位。”庄王答应了他。三天以后，优孟又来到王宫。楚庄王问道：“你妻子是怎么说的？”优孟说：“我妻子说千万不要为相，楚国的相没有什么好当的。譬如孙叔敖的担任楚相，竭诚尽忠，廉洁奉公来治理楚国，使得楚国得以称霸诸侯。现在他死了，而他的儿子却无立锥之地，贫困到了以卖柴糊口的地步。倘若象孙叔敖那样，还不如自杀。”于是唱道：“居山耕田多辛苦，难以得食

物。出仕去当官，贪婪卑鄙的有余财，全然不顾耻与辱。想要身后家室富，又怕受贿违国法，为官奸诈犯大罪，身遭杀戳家随灭。贪官怎可为！要想做个清廉吏，遵循王法尽职守，至死不能出差错。廉吏怎可为！楚相孙叔敖，保持廉洁直到死，到头来妻穷子困，卖柴以糊口，楚相不可为！”听完后，楚庄王向优孟致谢，于是召来孙叔敖的儿子，将寝丘的四百户封给他，用来祭祀孙叔敖。以后十世一直不断。这种智慧可以说正合时宜了。

优孟之后二百多年，秦国有优旃。

优旃，是秦国一个身材矮小的乐人。善于说笑话，但是都合乎大的道理。秦始皇时，有一次置办酒宴而碰上下雨，侍候在殿槛外的卫士都被雨淋湿，饱受风寒。优旃看到后很同情他们，对他们说：“你们想休息吗？”卫士们都说：“非常希望！”优旃说：“我马上叫你们，你们要赶快答应说‘有。’”过了一会儿，殿上群臣进酒高呼万岁。优旃挨着栏杆大声叫道：“卫队郎。”卫士们答道：“有。”优旃说：“你们虽然长得高，有什么益处呢！只能在雨中站着。我虽然矮小，却有幸在这儿休息。”于是秦始皇允许卫士可以分成两半轮流替换。

秦始皇曾经计议要扩大苑囿，东边到函谷关，

西边到雍、陈仓。优旃说：“好啊，多养一些飞禽走兽在里面，如果敌寇从东边来侵犯，那么只须派麋鹿去触撞他们就足够了。”秦始皇因为优旃讽谏的缘故，于是就放弃了扩大苑囿的打算。

秦二世继位后，又想漆城墙。优旃说：“好啊，皇上就是不说，我本来也打算这样做的。漆饰城墙虽然对于老百姓来说会愁怨糜费钱财，然而确实是好事呀？把城墙漆得光光亮亮的，敌人来侵犯时爬也爬不上来。如果要办成这事，漆饰倒容易，只是难建这么大的荫室来荫干油漆。”秦二世听后大笑，于是停止了这件事。过了没有多长时间，秦二世被杀死，优旃归附汉朝，几年后去世。

太史公说：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得以称霸天下。优孟摇着头而歌唱，使得背柴的人得以受封。优旃挨着栏杆大声一呼，殿下的卫士得以轮流替换，这难道不也很伟大吗！